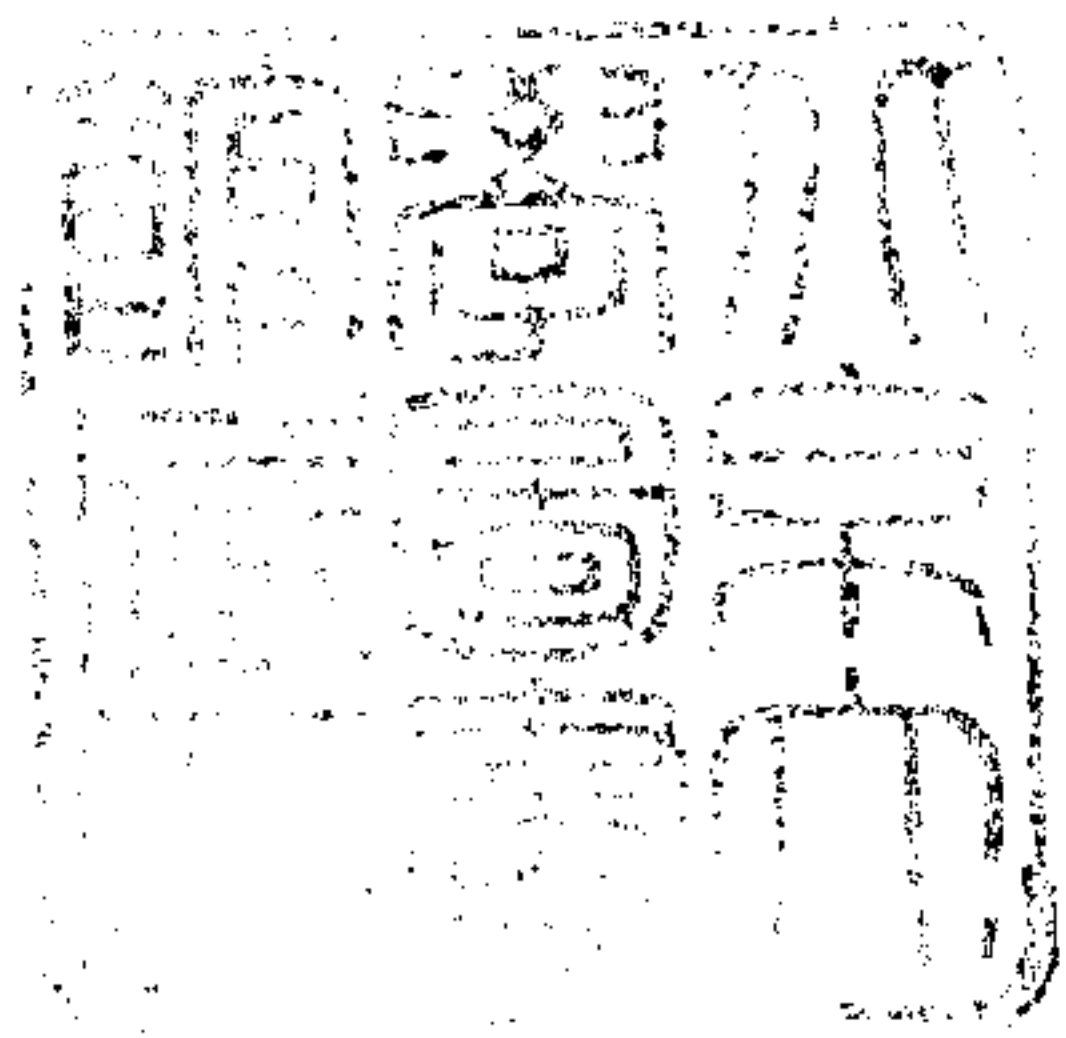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七・子部・雜家類

羣書治要五十卷（存卷一至卷三、卷五至卷十二、卷十四至卷十九、卷二十一至卷五十）

〔唐〕魏徵等撰……

羣書治要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煎風揚乎百代勅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近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伎流宕忘反殊塗

羣書治要 序

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叡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已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翰海龍庭之野並為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繆冕天地成平外內禔福猶且為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為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

羣書治要 序

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叙大略咸發神衷雅致鈎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已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為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

羣書治要 序

為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為綱為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宏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徽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哲婦亡國豔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為五奏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為名但皇覽遍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

一



清亂文義斷絕尋究為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  
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  
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  
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  
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  
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宏茲九德  
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  
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  
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  
之如左

羣書治要

序

三

羣書治要目錄

第一 秦十卷

第一 周易

第二 尚書

第三 毛詩

第四 春秋左氏傳上 闕

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第六 春秋左氏傳下

第七 禮記

羣書治要目錄

第八 周禮 周書  
國語 韓詩外傳

第九 考經 論語

第十 孔子家語

第二 秦十卷

第十一 史記上

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第十三 漢書一 闕

第十四 漢書二

第十五 漢書三

第十六	漢書四
第十七	漢書五
第十八	漢書六
第十九	漢書七
第二十	漢書八 闕
第三泰十卷	
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
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
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	
第二十五	魏志上
第二十六	魏志下
第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第二十八	吳志下
第二十九	晉書上
第三十	晉書下
第四泰十卷	
第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羣書治要 目錄

第三十二	管子
第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第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第三十五	列子 墨子 曾子
第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第三十七	尸子 慎子 尹文子
第三十八	莊子 尉繚子 孫卿子
第三十九	呂氏春秋
第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第五泰十卷	
第四十一	淮南子
第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第四十三	說苑
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第四十五	崔寔政論 昌言
第四十六	申監 中論 典義
第四十七	劉廙政論 蔣子政要論
第四十八	蓋論 典語

本文作  
劉廙別  
傳



本文作  
袁子正  
書

第四十九 傅子

第五十 袁子書 抱朴子

羣書治要

目錄

四

羣書治要卷第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周易

乾元亨利貞 文言備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處下體

上體之下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天故曰飛龍也龍

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

九亢龍有悔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羣書治要 卷之一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大明乎終始

不失其時而成也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保合

大和乃利貞 不暴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萬國

各以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

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



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居下

上在上體之下明夫終故故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無咎矣惕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

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元龍有悔何

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下無賢人在下

位而無輔賢人雖在下而是以動而有悔也君

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以君德而處下體寬以

羣書治要 卷之一

居之仁以行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彖曰至哉坤

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

宏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

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

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君子經象曰天造

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

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於建侯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象曰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我謂非童蒙者問

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蒙以養正

羣書治要 卷之一

聖功也

師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初六師

出以律否臧凶為師之始齊師者也失令有功

皆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處師

師之終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開國象曰大君

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

以比建諸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象

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

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九五休否大

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居否之世能全其身者唯大人耳巽為木

羣書治要

卷之一

四

木莫善於桑人雖欲有亡之者衆根堅固弗能拔之也

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於上而火炎上同人之義君子以

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象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君子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唯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唯

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為德者也

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

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奉天德休物之命也象曰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處尊以柔居中以大

上下應之義所不納大有之義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

時行是以元亨德應于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無違是以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居大有之元亨也

于位志尚於賢者也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

施多者用謙以為裒少者用謙以為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也象曰謙亨天

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無

羣書治要

卷之一

五

害也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九三勞謙

君子有終吉勞謙匪懈是以吉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

也豫象曰雷出地奮豫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澤中動兌之象也象曰隨時之

義大矣哉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動兌之象也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於時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



之義大矣哉

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象

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

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六四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

故曰利用賓于王也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故觀

民之俗以察已道百姓有罪在余一人君子風著已乃無咎上為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整法象曰剛

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剛柔分動不滯乃明雷電並合不亂乃章

皆利用獄之義也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無敢折獄也象曰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五賁

于丘園束帛芟芟吝終吉為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

矣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曰賁于丘園束帛乃芟芟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物之可畜於懷令德不散盡於此也象曰大畜剛健

德不散盡於此也

篤實暉光日新其德凡物能暉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者也

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飲食猶慎而節之而況其餘乎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地

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習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至險未夷故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習于坎然後能以險難為困而德行不失常

象曰習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不可得升故

地險山川丘陵也有山川丘陵故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國之為衛恃於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險之時用大

矣哉非用之常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謂

象曰離麗也麗猶著也各得所著之宜者也日月麗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

也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二氣相與乃化生也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感也

見於所感也



恆象曰雷風恆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君子以立不

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彖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得其所久故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

久成望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所恆故皆能久長

也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

見於所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德行無恆自相違錯不可

致詩故或承之羞也不恆其德無所容也

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天下有山陰長之象也君子以遠小

人不惡而嚴九五嘉遯貞吉遯而得正反制於內小人應命率正

羣書治要 卷之一 八

其志不惡而嚴得正之吉遯之嘉者也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無不利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增

繳不能及是以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而

違禮則凶凶則失壯矣故象曰大壯利貞大者

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宏正極大

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以順著明自顯

道之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莅衆顯

百姓者也故以蒙養用晦而明藏明於內乃得正以明夷莅衆矣

乃所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相成識也君子以言有

物而行有恆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者也故君子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

必有恆而身無擇行也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

外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一 九

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矣

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天地睽而其事同

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

之時用大矣哉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除難莫若反身

修德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

哉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處難之時履當其並執心不同志同



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履象曰中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

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解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象曰天地

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菓草木皆甲坼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菓草木皆甲坼也

解之時大矣哉無所而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於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寇之來也自巳所致矣雖幸而免正之所賤也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可損之善莫善

羣書治要 卷之一 十一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自然之質各定其分損益將何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矣從善改過益莫大焉

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處中正自上下故有慶也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慶也以中正有慶之德有攸往也何適而不利哉

大 革象曰澤中有火革象曰革水火相息凡不合而後變

羣書治要 卷一

生火欲上澤欲下水火相戰而後變生者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上六君

子豹變小人革面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則變

鼎象曰木上有火鼎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

飪也聖人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者鼎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亨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飪熟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下以大亨養聖賢焉

震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威震驚乎百里則足以不喪七鬯矣七所以

羣書治要 卷之一 十一

震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

遠而懼邇也威震驚乎百里則出可以守宗廟

社稷以為祭主也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

艮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各守其位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

豐亨王假之大而行通于其時道乃光明

勿憂宜日中豐之為

微細通夫隱滯者也為天下之主而令微隱者

不亨憂未已也故至豐亨乃得勿憂也用夫豐

九



亨不憂之德宜處天中也象曰雷電皆至豐君

子以折獄致刑不文以動象曰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豐之為用困於長食者也施於未足則尚

消息之道也豐施於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為常故具陳

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象曰兌悅也

剛中而柔外悅以利貞悅而違剛則諂剛而違

剛中而柔外悅以利貞悅則暴剛中而柔外所

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悅之大民

勸矣哉以悅以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

無咎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盪險阨

節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象

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為節過苦則物不能堪

正悅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無悅而行險

則道也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

也

於中雖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悅而巽乎

有上四德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

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內則剛得中各當其所也

則爭爭不作如此則物無巧競敦實之行著而

篤信發乎豚魚吉信及豚魚魚者蟲之潛隱者

乃應天盛之中孚以利貞

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

過乎哀用過乎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

謂凡諸小事也過過以利貞與時行也過而得

於小事而通者也

應時宜也施過於恭得中是以小事吉剛失位

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成大事者必在剛也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

之存不忘亡既濟象曰既濟亨利貞剛柔正而

位當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九五東隣之殺

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

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濟矣將何為焉其

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修德故沼止

惟馨是以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方有類物有羣，則有

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

化見矣。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

是故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

行，一寒一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可久則賢人之德。

既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

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

生之說也。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知周

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樂天知命，

故不憂。順天之化，故曰樂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範圍

備天地而周，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者，乘變應

也，則物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則陰陽不測，易

以一方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體道

也，體斯道者不亦鮮乎？

顯諸仁，藏諸用，用而不知，故曰顯諸仁，日

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廣而悉備，日新之

謂盛德，故曰日新，生生之謂易，以成化生，陰陽

不測之謂神，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

測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廣大

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

善配至德，此四義也。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

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窮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濟萬物，其業廣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故曰擬諸其形容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

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道也。鳴鶴在陰

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鳴則子和

我有好爵與物散之物亦以善應也鶴鳴手陰

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應之出言猶然況其

大者乎千里或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

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制動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韋書治要 卷之一 十六

同人終蕪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夫所況同

者豈係乎一方哉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則

其迹雖異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藉用白茅無

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白茅何咎之

有慎之至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

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

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不出

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為之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為易者其知盜

乎言盜亦乘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乘而至也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蔽誨

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四存乎器象可得而用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

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

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

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

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

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四者由聖道以成

故曰聖人之道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韋書治要 卷之一 十七

冒



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是故聖人以通天

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其孰能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萬

物而不以威刑者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以

神明其德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見乃謂之象兆見曰象形乃謂之器成形曰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

也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亶亶莫善乎蓍龜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

無不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日月

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物生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

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子曰小人不耻不

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

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

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

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

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

曰荷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

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

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

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

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

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

石不終日貞吉定之於始故不待終日君子知微知彰知

柔知剛萬夫之望此知幾其神者也子曰顏氏之子其

羣書治要 卷之一 十八

羣書治要 卷之一 一九



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君子安其身而  
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  
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  
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

子曰履德之基也基所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

也恆德之固也固不傾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

也能益物者其困德之辨也困而

德寬大也羣書治要 卷之一 二十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

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

諸侯之慮諸侯物主有為者也定天下

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易之情近而不相

得則凶近況比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

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

失其守者其辭屈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是以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

羣書治要卷第一

羣書治要 卷之一



羣書治要卷第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尚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作堯典、

典者常也、言可為、曰若稽古帝堯、言能順考古、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助功也、言堯放、

也、明文思之四德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天下之當安者也、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

也、雍、和也、言天下眾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微、側、賤、將使嗣位、歷試

諸難、歷試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常之

母慈、兄弟友、弟恭、子孝、舜舉八元、使布、納于百揆、

百揆、時叙、揆、度也、舜舉八凱、以、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賓、迎也、四門、官、四門也、舜流四凶、族、請侯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納、舜於尊顯之官、使

陰陽清和、烈風雷雨、各以期、應、不有、正月上日、

迷、錯、魯、伏、明、舜之行、合於天心也、

受終于文祖、堯天祿永終、舜受之也、五載一巡、

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

猶遍進也、諸侯每見、皆以次序、稱進而問焉、以

觀其才、既則、效試其居國為政、以著其功、賜之

車服、以旌其、象以典刑、典、常也、象、用之者、謂上

所用、任也、象以典刑、刑、常也、象、用之者、謂上

而民耻之、而反於禮、流宥五刑、流、放也、宥、三宥

之罪也、皆災肆赦、皆、過也、災、害也、肆、失也、言

終賊刑、皆、謂、赦宥而為者也、流共工于幽洲、

共工、窮奇也、放讎兜于崇山、讎、兇、渾敦、崇

苗于三危、三苗、國名也、經、雲、氏、之後、為、

羽山、羽、檣、杓也、極、誅、四罪而天下咸服、美、舜之

其、微、用、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

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也、密、止也、堯崩、百

八音之、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開、關、四

廣、致、衆、明四目、明、視、四、達四聽、聽、達、於、

通、能、安、遠、者、則、能、安、近、也、不、敦德允元、尊、者、德

也、所、信、而、而、難、任、人、任、佞、也、辨、給、之、言、易、

率服、遠、無、不、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黜、退

升、也、三、歲、考、功、九、載、三、考、退、其、幽、庶績咸熙、九



三考象功 皆興也

曰若誓古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

乃又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為君之難為臣不

也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

咸寧收所也嘉言無所伏言必用也誓于眾舍

已從人弗虐無告弗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堯也廣謂所覆

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神

妙無方文經緯天地武定禍亂也皇天眷命奄

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有此德故為天禹曰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

不虛應聲言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

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源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

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者日以廣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也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拂戾也

成犯眾興禍故戒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

四夷歸往之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

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正德利用厚

生准和以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九功惟

序九序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文序戒之用

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也董督

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也帝曰兪地平天成

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

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也帝曰咎繇惟茲臣庶罔或

干予正或正言順命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期于予治欲其能以刑誨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

之功勉之也合于大中是汝咎繇曰帝德罔讐臨下以簡御

眾以寬君人臣之善則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亦

也而及其賞世也廷及也父子罪不相及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過誤所犯雖大必有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刑疑附輕雖小必刑也與其殺弗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茲用弗犯于有司各繇因帝勉已

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帝曰來禹汝惟

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



爭功自賢曰務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入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

也衆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也不詢專獨也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庶

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惟

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成也惟

口出好興戎朕言弗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

成於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

一也王謙率循也往也不循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帝道言亂逆也命禹討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五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也軍

也旅曰誓齊濟衆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弗恭

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弗保天降之咎言民叛

也肆予以爾衆士奉詞伐罪肆故爾尚一乃心

力其克有勳三旬有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

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

遂班師兵入曰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

振旅言整衆也

儻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

也

咎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

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禹曰兪如何然其言問

廣聰明以輔諸其政也

咎繇曰都慎厥身脩思永身思美之重也慎脩其

惇叙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言慎脩其身

則衆庶皆明其敬而自勉厲翼戴

上命邇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禹拜昌言曰

兪以各繇言爲當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數

故拜受而然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 六

身親親之道在知人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言帝堯亦以知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哲知也無所不知故能官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孔甚也壬佞也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

其亂政故

咎繇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

遷放之也

眞信則寬而栗性寬宏而柔而立和柔而

可知也恭而敬亂治也擾而毅擾順也

恭恭恪也亂而敬亂治也擾而毅擾順也

也毅直而溫氣溫和也簡而廉性簡大而

剛而塞

羣書治要 卷之二 六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剛斷而彊而義無所屈撓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

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九德咸事俊又在官九德

德之人皆用事則俊德德百僚師師百工惟時百僚

皆官也師師相師法也百官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

無敬逸欲有邦不為逸欲貪欲之教兢兢業業兢兢

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慎萬事微也無曠庶官天無曠

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

政事懋哉言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鄰近也言臣道近

相須而成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予欲觀

古人之象之服制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

服汝明天子服日月以下諸侯自龍衰以下上

色作尊卑之服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出納

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出納仁義禮智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

無得面從我違退後言我不可弼也禹曰兪哉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賢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七

也萬國象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

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

也誰敢弗讓敢弗敬應敬應上命而讓善也帝

弗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

位優劣共無若丹朱稟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

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傲虐而為虐無晝夜常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

舟言無度也羣淫於家妻妾亂也帝其念哉變日於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

和諧言神人治也始於在賢立政帝庸作歌曰

以禮治成以樂所以致太平也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

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咎繇拜手稽首乃賡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成也

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也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叢脞細碎無大畧

隋萬事隳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也帝拜曰兪欽哉拜受其歌戒

職也往敬太康尸位以逸豫啓子也尸主也以尊滅厥德

羣書治要 卷之二 八



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

改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表洛水有窮后羿因民

弗忍拒于河有窮國名御其母以從御侍言俟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

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予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予言能敬畏小民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不見是謂予臨兆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廩危貌也朽腐也爲人上者奈何弗敬能

羣書治要 卷之二

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

作會荒迷亂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

或弗亡此六者有一必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

冀方陶唐帝堯氏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

亡言失堯之道亂其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典謂經籍荒隨厥緒覆

宗絕祀言古制存而太康其五曰烏虍曷歸予

懷之悲曷何也言萬世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

誰以復言當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鬱陶言哀思

也顏厚色愧

伍怙心慙也慙愧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有慙德慙德曰予

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仲虺乃

作誥陳義告湯曰烏虍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

亂也治民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亂不恤下民

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弗吝勉於德者則

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乃葛伯仇餉初

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

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

君君來其君則助之德則右賢輔德顯忠進良賢則助之德則

良則進之道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

此國乃昌盛也輔而固之王者如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

族乃離日新不懈怠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自滿志盈溢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德立大中之道

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也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聖

賢而謂人莫己若者亡益己亡之道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也烏虜慎厥終

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殖有禮覆昏暴禮

者封殖之昏故戒慎終如其始也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

命之事則敬天安道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

衆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

人衆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

威弗敢赦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汝萬方烏虜尚克

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

成湯既歿伊尹作伊訓作訓以教曰烏虜古有

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

災也以德禳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

命言桀不循其祖道天下禍災借惟我商王布

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德以

民以此皆信我商王之德也今王嗣厥德罔弗在初言善惡

不在初欲其慎始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烏虜先后敷求

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制

官刑傲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曰敢有恆舞于

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也樂酒敢

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味末

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

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

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邦君有一于身國

必亡諸侯犯此國臣下弗匡其刑墨邦君卿士

刑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烏虜嗣王祗厥身念哉

念祖德也言當敬身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也爾惟德罔小

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爾惟弗德罔大隆厥宗

苟為不德無大必隆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也

太甲既立弗明不用伊尹之訓伊尹放諸桐湯

書書治要

卷之二

十一

書書治要

卷之二

十二



地也。主祖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也。克終允德，言能思終其信也。

惟三祀，伊尹奉鬯，王歸于亳，王拜稽首曰：予小子弗明于德，自底弗類，類善也，聞於德，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追，孽災也，道災不可逃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往之前，不能悔過之辭也，伊尹拜手稽首，至手也，曰：修厥

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脩其身，使信德，命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弗悅，言湯子愛困，得其所，故民心服其，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

為孝，以不驕，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慢為恭也，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烏虜，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於人無所親疏，民無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唯親能敬身者，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也，常也，天位難哉，言居天子之位，德惟治，否則亂，為

祀也，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則亂，為

也，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則亂，為

以德則治，不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言安危在所任，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

道，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也，有言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非道察之，勿以自賊也，烏虜，弗慮胡

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貞正

道，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也，一君罔

以辨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臣罔以寵利居成

功，成功不其志，無以安之也，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

保於美也，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

歸邑，陳德以戒，曰：烏虜，天難忱，命靡常，以其無常，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

也，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

民，皇天弗保，言天不安，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

一德，使代桀為，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

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也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

于一德非商所以力求民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

三動罔弗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

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也德一今嗣王

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也新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任官惟賢材左

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也其慎無以

羣書治要 卷之二 十五

善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生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弗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

高宗夢得說小乙子也名武丁夢使百工營求

諸野得諸傅岩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管求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諫若金用汝

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

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

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其若既弗視地

厥足用傷言欲使爲已視聽也惟暨乃僚罔弗

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說復于

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

后克聖臣弗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誰敢

弗祇若王之休命言如此誰敢不敬順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乃進于王曰烏虜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五星皆有尊卑

設都也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上下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一六

也將隸爲治之本弗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

豫於民上也言立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言不

教令易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

兵不可任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弗休言王

非其才也惟治亂在庶官所官得人則

官弗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唯爵弗及惡

德惟其賢言非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

也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無耻過作非耻過



文之遂成大非，王曰：「言哉說，乃言惟服。」言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也。乃弗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之難，以勉也。

王曰：「來汝說，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孽。酒醴須麴孽以成，亦我須汝以成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梅酢以和之，須說曰：王人求多聞。

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古訓乃有所得。

事弗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而以能長世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

十七

非所聞，王曰：「烏虜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成聖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也，正，長也。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一則心耻之，若見撻于市也。

夫弗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右，所則以爲己罪也。

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惟后非與伊尹同美也。

賢弗又，惟賢非后，弗食。言君須賢以治，賢須君以食也。

其爾克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衛之功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受美命而稱揚之也。

武王伐殷，師渡盟津，王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

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也。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也。

焚炙忠良，剝斃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剝斃之。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甚也。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也。

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彊，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也。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言同欲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罪同，天鈞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時哉不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也。

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弗足；凶人爲不善，亦惟

羣書治要

卷之二

十八



日弗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者也今商王受力行

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虧考之者稱黎老布棄不禮敬也昵近也

罪人謂天下通逃小人也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也

長良善也以諫轉紂反殺之謂已有天命謂敬弗足行謂祭

無益謂暴無傷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也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也予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也今朕必往

百姓廩廩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推其角無所容頭也

烏虜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

書治要 卷之二 十九

王曰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也酷虐民

也結怨也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崇信姦回放黜

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也箕子正諫而以爲囚

也奴也郊社弗修宗廟弗享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

唯今惡紂也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

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讎明不可不討也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

務滋長除惡務除本紂爲天下惡本也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

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也

武王與受戰于牧野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知外事雖代雄鳴則家

則國亡也盡婦奪夫政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紂已惑紂則國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衆其忠臣而尊長逃

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

爾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也今予

發惟冀行天之罰

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倒載于戈示不復用也行禮射

書治要 卷之二 二十

設庠序修文教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不復乘用也王若曰今商王爲天下

逋逃主肆予東征陳于商郊受率其旅若林會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血流漂杵壹戎衣天下大定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

成功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封益其土也商容賢

人紂所黜退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紂所積之府舍也皆散發

以賑貧民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責救乏賜無所謂

周有大賚也天下皆悅仁服德也

舊功字皆補之



西旅獻葵西旅遠國也大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陳貢葵之義曰烏虜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

德以懷遠故無有遠近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區盡貢方土所生之物惟可王乃昭德

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王乃昭德

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

姓諸侯使無分珺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

王分同姓之國是用人弗易物惟德其物言物

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德盛弗狎侮盛德必自

人也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德也

有也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狎

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其勞則盡力矣玩人喪德

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矣弗作無

益害有益功乃成弗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

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犬馬非其

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

土生弗畜非此土所生不畜珍禽奇獸弗育于國

皆非所用有弗珺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所

所損害故也

珺惟賢則邇人安實賢任能則邇人安烏虜夙

夜罔或弗勤言當常勤於德弗務細行終累大德輕忽

積害毀大故君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論向成也

慎其微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二十一

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允迪茲生民保

聖人乾乾日惻慎終始也

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民安

王雖聖猶設此誠況其非聖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

王若曰小子封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惠恤窮

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往盡乃心無

康好逸豫往當盡汝心為政我聞曰怨弗在大

亦弗在小惠弗惠怒弗懣不在大起於小也不

怨不可為故當使不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養

順者順不勉者勉也民如赤子不失其欲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

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非汝封劓刑人

劓劓鼻也無或劓刑人所以舉輕刑以戒王曰

則截耳也無或劓刑人為人所輕行之也

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弗友言人之罪惡莫乃

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亦速用文王

此無得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備已

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小子封惟命弗于常命之不

於常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二十二



王若曰乃穆考文王誥庶邦御事朝夕曰祀茲

酒文王所告衆國治事吏朝夕勃曰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飲惟祀

德將無醉飲酒惟當因祭祀在昔殷先哲王惟

御享弗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不矧曰

其敢崇飲崇聚也自逸暇猶不弗惟弗敢亦弗

暇非徒不敢志在助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酣

其身不惟荒腴于酒弗惟自息言紉大厚於酒

庶羣嗜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紉衆羣臣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二十三

腥穢聞在天故天非虐惟人自速辜言凡爲天

虐人惟人所行惡自召罪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鑿當于民

鑿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鑿當於民鑿今惟殷

隆命我其可弗大鑑今惟殷紉無道墜失天命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成王即政周公

曰烏虜君子所其無逸數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猶然況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我聞曰昔在殷王

中宗大戊治民祗懼弗敢荒寧爲政敬身畏懼

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其在高宗嘉

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於小

也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湯孫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弗侮鰥寡知小人之所依

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憚獨也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

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弗知稼穡

之艱難弗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

荒淫言亦罔或克壽有能壽者之故無或十年或

七八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也惟我周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二十四

大王王季克自抑畏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

也天命文王昇服文王節儉自朝至于日中昃弗

皇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

厥享國五十年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

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者

此厥弗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



下司怨讎之叢，聚於其身也。鳥虞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為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也。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王成王也，父卒

命子罪及，王若曰：小子胡，胡仲名也。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

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往之。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

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其終，康濟小

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

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也，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二十五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

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欲其終身奉行之。

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順大道，告四方。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

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弗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衆

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

汝亦當和之。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職事也。周公戒于王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

有司牧夫而已，勞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

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

也。武王率惟救功，弗敢替厥義德。武王循惟文

之功，不敢廢其義，孺子王矣。稚子今已為王矣，

德奉遵父道也。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

是又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也，從今以往，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

大道，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豫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

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

下相維內，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

安所以為，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

及唐虞之清要也。明王立政，弗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

政修教也，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

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天子保，保天子於德

義者也，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也。官弗必備，唯其

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孤，孤，特置此三人也。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



予一人副貳三公宏大道化敬信家宰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天官稱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

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

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

國之主宗廟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

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法禁治姦惡刑

疆暴作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

居土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

書治要 卷之二 二十七

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導九州之

命皆能其官則政治矣王曰烏虜凡我有官

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

從政之本也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政二三其

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情則民其信歸之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言當先學古訓

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其爾典常作師無以利

口亂厥官其汝為政當以善典常故事為弗學

牆面蒞事惟煩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戒爾卿

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

由志業廣位弗期驕祿弗期侈貴不與驕期而

由勤也修期而侈自來驕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言當

以行己所以速亡也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德

惟以立德無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德

行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居寵

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之也

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危懼無所不畏若乃

不畏則入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在官所以和諧

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所

能備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也舉王曰烏虜三事

非其人惟亦汝之不勝其任也王曰烏虜三事

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勅公卿以下

官治汝所以右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言

有之職也以右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言

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也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

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王若曰君陳我聞曰至治馨香感

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

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厲之以德也凡人未見

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言凡人有



下民惟草汝戒勿為凡人之行也民從上教無

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民上無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殷民在

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殷民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也我有

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順於

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爾無忿疾于頑無求

備于一人人有頑者不給汝當訓之無忿怒疾

王曰烏虺父師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政貴有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二一九

恆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體

於先王君子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

念哉紂以靡靡利口為賢覆亡國家今殷我聞

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世

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弊化奢麗萬世

同流言弊俗相化車服奢麗雖茲殷庶士驕淫

矜侗將由惡終開之惟艱言殷士驕恣通制矜

用惡自矜以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

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

之訓能和其中也畢公欽若先王成烈以休

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穆王命君牙作周大司徒穆王昭王若曰烏虺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

于大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

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

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

方言已無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

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也虎今命爾予翊作

羣書治要 卷之二 三一九

股肱心膂今命汝為我輔翊股肱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

中從女取中必當正夏暑雨小民惟日怨咨夏

暑雨天之常道小民惟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

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

民猶怨嗟治民其惟艱哉當王若曰伯冏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聰明聽視遠也齊通無滯礙其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且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小臣皆良僕從皆正以且夕承輔其

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弗臧下民祇若

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也惟予

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弗及

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者也繩譬

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持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

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也今予命汝作大僕正正于羣僕

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群僕無敢佞偽也懋乃后德交脩弗逮

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逮也慎簡乃僚無

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

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實便辟足恭僕臣正

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

乃自謂聖后德惟臣弗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

惟臣諛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也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

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

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法也

王曰嗚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也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

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先戒以勞謙之德文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

直之三德也天子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

刑吁歎也有國有土諸侯也告汝以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

擇非人何敬非刑在今汝安百姓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

敬非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造謂四證也造至

五刑五刑之辭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信有罪驗

則正之於五刑不簡核謂不應五刑五刑當出金贖

羣書治要卷之二 三十一

罪五罰弗服正于五過不設不應罰也五刑

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刑疑赦從免刑罰世

輕世重惟齊非齊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

國用中典凡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哀敬折獄咸庶中正

可以斷獄無非在中正也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其刑其罰其審能之無失中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

中下有正字



羣書治要卷第三

秘書監鍾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詩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

羣書治要

卷之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

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

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易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故曰

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書在安  
雅在矣  
下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與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

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

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窈窕淑女君子

好仇窈窕幽閉也淑善也仇逮也后妃有歸

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有接茶也流求也后妃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有窈窕淑女

窈窕淑女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

哉悠哉展轉反側悠思也言已誠思之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仇逮也  
仇逮也  
仇逮也  
仇逮也  
仇逮也  
仇逮也  
仇逮也  
仇逮也  
仇逮也  
仇逮也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

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謂請也采采卷耳不盈傾

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卷耳也傾筐

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也寘置

也周之列位謂朝廷之臣也君之官賢人置之周之列位

邵南

甘棠美邵伯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國邵伯姬姓名奭作上

公為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蔽芾小貌

芟草舍也邵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悅其化敬

其樹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

雍之德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興也穠猶我我也

彼我者乃移之華興者唐棣移也云何乎

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也曷弗肅雍王姬之車

肅敬也雍和也曷何也之往也何不敬和平

王姬往乘車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矣

鄘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也柏木所以宜為舟也汎

其流不以濟渡也舟載渡物也今不用而與眾

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用與羣

小人並列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微也

不遇憂在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悄悄憂貌

既多受侮不少閱病也閔閔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

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

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之貌東風言之谷風陰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

非夫婦之宜也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芣蒨也菲芴也下

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

可以根惡之時并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以

顏色親亦不可以顏色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莫

也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

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也

鄘風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

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

也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處偷

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也人而

無儀不死胡為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

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子子于旄，在浚之郊。子子，旄

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旗也。浚，衛邑。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者也。素絲

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統於此。成文

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與。時賢者既

又欲以善道與之，誠愛厚之至焉。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瞻彼淇澳，綠

羣書治要

卷之三

五

竹猗猗，興也。猗猗，美貌也。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也。有斐君子，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瑤也。聽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

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也。芄蘭之支，興也。芄

弱，恒延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童子佩

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雖則佩

觿，能不知我知。此幼穉之君，雖佩觿焉，其才能實

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也。

王風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

綿葛藟，在河之漘。水，漘曰漘。葛也。藟也。生河之

者，喻王之同姓。得王恩施以生長其子。終遠兄弟，謂他人父。族，親

也。王寡於恩施，今以遠弄族親矣。是我以他人為已父也。

采芣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芣，所以為

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興者，以采芣喻臣以小事使出者也。

鄭風

羣書治要

卷之三

六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

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

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悅也。思而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學子而俱在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續也。汝曾不傳聲問

我，我以恩責其忘己也。

齊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



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則以作早於常時敬也

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夫人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其

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無

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

德積小以成高大也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憂勞此言無德而求諸

魏風侯徒勞其心忉忉然

卷之三 七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爾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

漣漪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

貍兮一夫之居曰廛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彼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之重斂蠶食於民

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

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碩大也大鼠大鼠者

斥其君汝無復食我

黍疾其君稅斂之多我事汝已三歲矣曾逝將

去汝適彼樂土往矣將去汝與之訣別

唐風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杜之杜其葉湑湑

不如我同父昭公遠其宗族獨行國中踽踽然

秦風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軌疾飛貌也晨風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穆公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言穆公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

遭嬖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

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

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滑陽滑水名也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贈送也乘黃駟馬皆黃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

瑰玉佩瓊瑰美石而次玉者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

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此言君今遇我薄其

食我裁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

羣書治要

卷之三

九

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

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

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將迫屬君臣死亡之無日如渠略然也心之憂矣於我

歸處歸依歸也君當於何依歸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荷戈與祲候人道送迎賓客者也荷揭也祲受也言賢者之

官不過候人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芾韞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之子是

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

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大萍也鹿得苹草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于中以興

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承猶奉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以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君命也皇皇者

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

色矣無遠無近惟所之則然也駉駉征夫每懷靡及駉駉衆多之貌也征

羣書治要

卷之三

十

夫行人也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替留則於王事將無所及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

甲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常棣之華萼

不焯焯承華者曰萼不當作踏踏尊足也萼足得華之光明焯焯然也興者喻弟以敬

事兄兄以榮覆弟思義之顯亦焯焯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之

無如兄弟之最厚鶉鴒在原兄弟急難鶉鴒猶渠也飛能自舍爾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况也永

長也每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兄弟閱于墻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

外禦其侮雖內閱外猶禦侮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

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丁嚶嚶

直也言昔日未居位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而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謂喬時

友道然故連言之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

今移處高木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

其朋友也友生矧況也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乎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臣亦歸

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俾爾戩戩聲無不宜

受天百祿保安也爾汝也戩福也戩聲也聲盡

舉事盡得其宜如月之恆如日之昇恆也也昇

受天之多福祿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言俱

進也月上弦而就盈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或之言有也如松柏

相承無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者則能為邦家立太

平之基矣人君得賢者則其德廣大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自以

堅固如山之有基趾也

臺夫須也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

舊詩滄頌 卷之三 十一

自作貌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

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蓼彼蕭斯零露漙漙興也蓼

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微者

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天所以潤萬

物喻王者恩澤不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見君

為遠國則不及之燕笑語兮是以有

譽處兮天子與之燕而吟語則遠國之君各得

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

雖湛湛然見陽則乾與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

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

貌唯天子賜爵則自變肅敬

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厭厭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

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

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

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

矣杖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

舊詩滄頌 卷之三 十二



則言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上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機機簡閱貌飭正也記六月者盛夏出兵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孔甚也明其急也玁狁來侵甚熾故也北狄來侵甚熾故也王以是急遣我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

十三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也東雒邑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善聞而無謹諱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乎繇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之弊而興復先王之鴻鴈于飛集于中澤道以安集衆民為始

澤中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而又集于澤之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也之子于垣百堵皆作侯伯卿士又於壞敗之國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絆也維繫也永久也願此去者乘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甚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

十四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巖巖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大師也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也斬斷也天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四月也繁多也夏之四月霜多急恒寒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訛偽也人以此言相陷入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局曲



也。踰累足也。此民疾苦王。哀今之人胡為虺蜺。

政上下皆可畏之言也。虺蜺之方揚寧或威。

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燎之方揚寧或威。

之能滅息之者乎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

為甚。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名。

也。褒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姒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日有蝕之亦孔之醜。也。周十月夏之交會也。醜惡。

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為君辰為臣。彼月。

而蝕則維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也。善。百川。

沸騰山冢峯崩。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峯者。

貴小人也。山頂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君。

者崩喻君道壞也。胡憚莫懲。憚會也。變異如此。

處上也。哀今之人胡憚莫懲。禍亂方至哀哉。今。

無以道德止之。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見時如賢者。

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無罪無辜讒口踴躍。賢。

敢自謂勞畏刑罰也。其被讒口見椽語驚然。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臧善。

之善者不從之。其。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圖也。

不善者反用之。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

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

事者眾多而非賢者是非相。發言盈庭誰敢執。

其咎。謀事者眾詘訟滿庭而無能決當是非事。

智而。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

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為路。不敢暴虎不敢馮。

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凌也。人皆知暴虎馮。

畏慎小人能。危亡已也。如集于。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温温恭人。柔貌。和。如集于。

木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隕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踧踧周道鞠為。

茂草。蹶蹶平易貌。周道周。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也。擣。

心疾也。不脫冠衣而。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

已尚不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

于衷。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皮膚之氣乎不處母之胞。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逝之也。何曾無恩於我也。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我躬不閱追恤我後。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

我躬不閱追恤我後。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

我躬不閱追恤我後。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



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  
身尚不能得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亂之初

生僭始既涵僭不信也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斥在位者信讒

信盜亂是吊暴盜謂小人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餒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巷伯奄

內小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與也萋斐文章貌貝

臣 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 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工之集采色成錦文也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太甚者謂使 已得重罪 羣書治要 卷之三 十七

界有北北方寒涼而不毛也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

天使制 其罪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

風維風及雨與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風而有

成 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且也恐懼將安將樂

汝轉棄予汝今已志達而安樂而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大德切嗟以道

蓼我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

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莪長大貌也莪已蓼

蓼長大我視之反謂之蒿興

者喻憂思心不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者恨

精識其事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脚血入

長己之苦也 則靡至恤憂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

門又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憂旋入

我育我願我復我出入腹我鞠養也願旋視也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此言王之土地廣大矣王之臣又

羣書治要 卷之三 十八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勞或燕燕以居息燕

安息 貌也或盡瘁以專國盡力勞病或息偃在床或

不已于行不止也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

荷也掌謂捧持之也負荷 或耽樂飲酒或慘慘

長咎咎猶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

貌類藩也興者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

喻讒佞之人變亂善惡也止於藩欲外之令遠

也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愷悌樂營營青蠅止于

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猶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

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言賓

之初筵，温温其恭。温温，和柔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言重

慎也。幡幡，失威儀也。仙仙，舞也。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僂僂。是日

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號呶，號呼

傲，僻不能自正也。僂，不也。郵，過也。側，傾也。俄，傾貌也。

琴書治要 卷之三 十九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菽，所以若大牢。君子來朝，

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

言雖無與之，尚以為薄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駢駢角弓，翮其友矣。興也。駢

也。不善維繫，巧用則翩然而反。與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心。兄弟

婚姻，無胥遠矣。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

以成，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爾，汝。爾，幽王也。胥，皆也。言王汝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斯。汝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下化下，不可不慎也。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苑者，柳不尚息焉。

尚，庶幾也。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

朝焉，憂今不然也。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靖，謀也。

朝，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

琴書治要 卷之三 二十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也。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隰，中之桑

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既見

君子，其樂如何。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心乎愛

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遐，遠也。謂勤

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

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

宗，而王弗能治。申，姜姓之國，孽，支庶也。宗，適

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英



英白雲露彼菅茅

英英白雲貌白雲下露養微菅可相亂易猶天之下妖

氣生褒似使申后見黜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步行之也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殺

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為元龜童女遇之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

王幽王嬖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王失禮於內是謂褒姒

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念子懔懔視

我邁邁邁邁不悅也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操操然欲諫正之王反不悅於其所言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

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

二十一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不生而後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於是間將率

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甚也何人不將經營

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者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

空也兕虎者以此戰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在上在民上也於數辭也昭見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

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也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乃新在

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威儀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麗數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

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將于將行也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同祭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其明德日

廣大故曰大明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在上於下故赫赫然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嫡使

不挾四方忱信也披達也天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村居王位而又殷之

正嫡以其為惡乃絕弃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唯德是與耳維

羣書治要

卷之三

二十二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回違也小心猶恭慎貌也聿述也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其非但天性也思齊大任

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京室

王室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以為京室之婦言

其德行純備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之妃也

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徽美也刑于寡妻室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

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於家邦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蟲焉文王受命而作邑經始靈臺經

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文王應天命度始

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亟急也經始靈臺之基非有急成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於

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乞

從求善言可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

維葉泥泥敦聚貌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也

羊牛者無使踏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

將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其人乎

黃耆台背以引以狄台之言給也大老則背有

也以前引之在禮狄之在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其前日引在其旁曰狄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

人皆得其宜以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千求也成王行顯

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愆過也率循也成王之命德不遠誤不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

之乎愛此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

然爲猶不遠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瘁病也

天之道天下民盡瘁其出善言而不行之猶之

不遠是用大諫王之謀不能遠圖將至也介人維藩

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介善也藩屏也

太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太宗王之同姓

藩屏垣幹爲輔世嫡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

無獨斯畏懷和也斯離也和汝德無行酷暴之

於難宗子城壞則乖離而汝獨居而畏矣宗子適子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蕩蕩言法度廢壞之

貌也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

可則像疾威上帝其命多僻疾病人矣威罪人

之甚也疾威上帝其命多僻疾病人矣威罪人

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也天生烝民其命匪

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也天生烝民其命匪



謹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天之生此衆民其欲道

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既愆爾止靡明靡

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使晝為夜也愆過也汝

明晦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文王曰咨咨汝殷

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此言紂之亂非其生

王之故法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謂若

之所致也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伊尹伊陟臣

有常事故法可案用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無

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會無殷鑒不遠在夏后

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也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

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

乎為戒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亦以自警也無競維人四

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競也訓教

也人君為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

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

所以眉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慎爾出話敬

爾威儀無不柔嘉謂善言也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玷缺也斯此也王之玷缺

一失誰能反復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王憂心殷殷念我土

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居

也俾厚也此士卒從軍久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不怠勞苦自傷之言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

心是願是復迪進也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

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

其忽賢者愛小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

則對誦言如醉類猶等夷也貪惡之人見道聽

則眠臥如醉君居上位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灾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

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

彼雲漢昭回于天雲漢謂天河也精光轉運於天

時早漏雨故宣王夜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

降喪亂飢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辜罪也王憂

仰視天河望其候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下之人天仍下旱灾亡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之道飢饉之害復重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

所愛於三牲也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

會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者與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維嶽降神生甫

羣書治要 卷之三

二十五

羣書治要 卷之三

二十六



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翰，幹也。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

為周之楨。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

四國。猶言四方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好是懿德。天之生衆民，莫不好有美德之人也。天監有

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監，視也。假，至也。天視周室

之政教，其光明乃至於下，謂及於衆民也。仲山

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嘉，美也。令，善也。

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也。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

若否，仲山甫明之。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夙，早也。匪，非也。一人，斥天

子也。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御，人亦有

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輶，輕也。儀，

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

政事易耳，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疋圖

之而未也。維仲山甫舉之，仲山甫能獨舉是德而行之，

哀職有能為也。闕，維仲山甫補之。王之職有缺，輒能

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仰昊天，降此大厲。

昊天，斥王也。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瘵，病也。厲，惡也。人有土田，

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王刑黜諸

罪者也。覆，猶反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

說之。收，拘收也。說，放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謂多謀

也。懿，厥哲婦，為臯為鷗。鷗，惡聲之鳥也。喻褒也。臯

之言無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寺，近也。長舌，喻多言

致亂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致亂，語王為惡者，是維近愛婦人，用其言，是故

羣書治要 卷之三

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識，知也。

賈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而君子反

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織，任之

事，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不弔

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殄，至也。瘁，

不能至於天矣。不能致微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可

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

歌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於，歎之辭也。穆，美也。

詩也。肅敬也。雍和相助也。



顯光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敬且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對配也。越於也。

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振鷺于

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興也。振。羣飛

鳥也。雍。澤也。客。二王之後也。白鳥。集於西雍之

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與者。喻祀未之君有潔白

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

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鳥然也。

雍。禘大祖也。禘。大祭也。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相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

有是來時雍雍。然既至而肅

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

子是時穆穆。然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有客。微子來見於祖廟也。微子代殷後。既受

命來朝見之也。有

客有客。亦白其馬。殷尚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

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

也。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專。故因此時戒

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

吉凶。不復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

闕宮。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也。宇。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王成

元首也。宇。居也。成。王。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

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以爲周公後也。大

開汝居。以爲周家。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賜之

謂封以方七百里也。

山川土田附庸。既告周公。乃策命伯禽。使爲君

庸。令專

統之也。

商頌

長發。大禘也。大禘。郊

祭天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

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遲。言疾也。躋

升也。九圍。九州

也。降。下也。假。暇也。祗。敬也。式。用也。湯之下士。尊

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能以其聰明。寬

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

天用是故愛敬之。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

下。言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絀。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殷武。祀高宗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

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不僭不濫。貴不







羣書治要卷第五

秘書監鍾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雕畫也從臺上彈

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觸熊蹯不熟殺之寘諸

羣書治要 卷之五

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箕屬趙盾士季患之將諫

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

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

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

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覓退歎而言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

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庭樹晉

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

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扶以下公喉

夫爇焉明搏而殺之爇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

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鬪且出趙穿攻靈公於

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境之山

而還聞公殺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

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

羣書治要 卷之五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

罪盾之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焉示欲還周取天下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禹之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

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使民知神姦鬼

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魑山

怪也罔兩水神也莫能逢之逢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民無災害則上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

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言可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文

也孫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

尹曰吾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楚書治要 卷之五

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矣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

縣陳滅陳以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

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汝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

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抑蹊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

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特

諫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也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

還桓子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聞用師觀豐而

動豐罪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楚書治要 卷之五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政有

經矣經常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

卒車事不姦矣姦犯焉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刑刑勅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

選於舊言親陳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尊卑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子曰：不可。先穀成師

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夫，非丈夫也。師遂濟，楚子北

師，次於管。管，陽有管城。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

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樂武子曰：

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

懼之不可怠也。于，日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軍實，軍器也。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也。箴，誡也。先大

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不德而徼

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徼，要也。鄭

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

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也。武，彰武功也。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

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為武。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

矢。戢，藏也。櫜，鞘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曝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

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

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晉師歸，

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屋

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况國相

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

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

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纊也言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

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

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

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

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

損大德之喻也君其待之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

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

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

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

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

有死無賈賈賈隊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成君命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

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僞才僞絕異也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不

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

其僞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命若之何

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為

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



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家

也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士伯士曰吾獲狄

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羊舌職

悅是賞也職叔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

物也夫庸用也祇敬也言文王士伯庸中行伯

言中行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

伯可用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也稱舉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

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

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辭請曲縣軒縣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

也美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名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九

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

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路

以壅壙多埋車馬重器備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

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死則益

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直十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

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

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

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

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

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

莊子荀范文子士韓獻子韓諫曰不可吾來救

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雖克

羣書治要 卷之五 十



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

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也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

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

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蓋何

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

也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

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鈞夫善眾之主也三卿

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從之不亦可乎傳善

得從眾之義也

卷之五 十一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餞送行私焉私與曰大國制義以為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

田弊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弊邑用師

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

事晉猶女之專夫不敢過差而七年之中一與

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霸

主乎將德是以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

音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

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僻

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

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

卷之五 一二

侯之法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過申子反

入見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

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

睦周旋不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

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

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而外絕其

好建利瀆齊盟不詳而食話言信不奸時以動



不順時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

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左傳十五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疆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

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九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三

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

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

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

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偏屬

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曲梁女也魏絳戮其僕

御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

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

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

馬斯此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

犯為敬字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羣書治要 卷之五 十四

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

從請歸死於司寇公蹠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

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

以為請請使無死友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魏

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

師於我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我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

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

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曰茫茫

禹迹畫為九州茫茫遠貌經啓九道啓開九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

亂也故德不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忘其國恤而

思其麀牡言但武不可重重猶用不恢于夏家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五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五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五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五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五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五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五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五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五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一五

言音侯能 用善謀也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

而使之隨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方猶其

卿讓於善讓勝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其士競

於教奉命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商工皂隸

不知遷業四民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冬諸侯伐鄭鄭從鄭人行成與晉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考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使士匄

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句今將，故謂爾時之

已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匄佐之

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位武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趙四等。韓起佐之。位

羣書治要 卷之五 十七

也。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欒亦如故，絳自晉國新軍，佐超一等。

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遠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

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

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

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

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

其技以馮君子。馮，倚也。自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

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弊，恒

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

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蟜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

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侯曰衛

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羣書治要 卷之五 十八

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

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

賞之。賞，謂宜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

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

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必書。瞽為詩，為詩以風刺。工誦

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君

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失，傳。商旅于市，陳



也陳其貨物以百工獻藝獻其伎藝以天之愛

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

而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

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

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替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

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

復其所賣玉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仁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

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

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為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

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使食漆間仁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給其賤役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

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樂

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室老聞

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

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為也叔向曰祁大夫外

舉不弄離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弄其親

其有焉言叔向為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之

卷之五 十九

卷之五 二十



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

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竟以弟故以弄社稷不亦惑

乎蘇廸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為戮周公右

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弄社稷乎子為

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一

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疾也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疾猶藥

疾石療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疾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

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崔杼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

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也曰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言安可歸也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

也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任之謂以公義死亡也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

哭以公尸枕已股興三踊而出親愛無為當其禍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

問為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二

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

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椒舉也伍舉奔晉聲子

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

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

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也雖楚有材

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

也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子名也

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也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

加膳則飲賜飲厭也酒食賜下無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也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藝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三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

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在文十晉人以為謀主繞角之役

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

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雍子奔

晉晉人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

城而歸諸宋在元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為也楚

小國見楚不能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子靈

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

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鄢陵

之役在成十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

之役六年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

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

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

比叔向以舉才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

藝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四

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為會於宋將

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州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

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

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趙孟患楚衷甲

救彭城皆叛也



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

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

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

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五

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

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

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焉、昭四年、豎牛作亂

三十年、楚公子鬻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申

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

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

川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昭

十三年、弒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等

分部也、輿各有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六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

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

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

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呼為疇及三年、

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其

失、得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請議國政子產

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怨為忠善則怨謫息也豈不遽止然猶防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稱校即作威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川也遠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為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書治罪卷之五 二十七

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製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

如田獵射御實則能獲禽實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書治罪卷之五 二十八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

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

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樣棣富而開也選猶敷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

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書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

象上象上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九

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開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

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

羣書治要卷第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訖訖鄭邑也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

七年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

晉得志謂先軟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

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得志楚復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耻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

羣書治要 卷之六

一

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

於晉也駕猶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非

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

穠是莠穠穠也莠苗為莠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

早息必獲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自恐未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僭不信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

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

陳氏矣公弄其民而歸於陳氏弄民不恤之也公聚朽

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履

賤踊貴踊則足者屨也言則多也民人痛疾而或煨燠煨燠

痛念之聲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

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也庶人罷弊而官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而

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也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

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

羣書治要 卷之六

讒鼎之銘讒鼎名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怠昧且早

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况日不悛悛改其能久乎晉

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踰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請更諸

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

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

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

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故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

也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

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君也吾又誰與爭公曰晉

羣書治要 卷之六

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

多難多難多難也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對曰特險

與馬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岱華衡常三塗陽

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剎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

至險無德則滅人冀之北土冀代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

特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

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享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

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

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十二年秋滅衛衛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

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商湯有景亳

羣書治要 卷之六 四

之命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

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皆所以示諸侯

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

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

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皆所以示諸

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

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

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

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三

年楚弑其君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

禮揖讓之禮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及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

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子家羈不能取也羈莊公元

孫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謂伐晉取鄭利人之難往

羣書治要 卷之六 五

年首亂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也為國君難

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

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及楚楚子朝其

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

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闞別足使守門也

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官刑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

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

行禮、不求耻人、城濮之役、在僖二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在宣十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在

十六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

欲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

言怨重也、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若其

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

羣書治要

卷之六

六

麋至、麋、科也求婚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

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

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

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厚為韓子禮

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叔向使詣子

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

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

開之以義、開、防也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也嚴斷

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

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使之以和、悅、以臨

之以敬、益之以彊、施之於斷之以剛、義、斷猶求

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

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

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並有爭心、以徵

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微弗可

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羣書治要

卷之六

七

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周之衰、亦為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

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又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如是何辟之有、

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

徵、書為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亂獄滋豐、賄

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數改法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

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晉韓宣子之適楚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境

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僻邪衷正若何效

僻書曰聖作則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而

則人之僻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

侯悅乃逆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芋

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

羣書治要 卷之六

八

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闈入焉有罪亡入

章華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

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字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略營

天下略有四海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

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天有十日

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

也今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

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有亡人當大蒐其衆也所以

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

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

而舍之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

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

而歸之為淵藪集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君王始求諸

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

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

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也遂舍之赦無字也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

羣書治要 卷之六

九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不

然民聽濫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也曰作事不時

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

民力雕盡雕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

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鹿祁之宮

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其身怨各遠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各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虎祁也賀官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  
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可弔也而亦賀之大叔  
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

獨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閻嘉閻大夫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也曰文武成康之建母

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為後世廢墜凡弟之國當救濟之也

先王居構杙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構杙略舉四凶之一也故

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也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

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我有

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

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

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

塞源專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

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

文

公雖難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翼佐自

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悅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反潁俘

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

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養來勸樂為

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勸勞無囿猶可無民

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僕析父從楚大

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服

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

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

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

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也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書治要 卷之六

十一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王入析父謂子革

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識其願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之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惡王出復語左史倚

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司馬掌甲

招兵之職其名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其基臣問其詩

羣書治要

卷之六

十二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也

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

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此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費邑宰也南

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

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

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

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

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

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

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鼓人

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羣書治要

卷之六

十三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

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

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吾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能則進否則速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

以事君也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急將焉用邑邑以賈息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息無

卒卒終也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

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

在所有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

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星也梓慎曰七日其火作乎

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裨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雖鄭人請用之子產

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

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

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

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

城城父而寘太子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

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

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覲見龍鬪

我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

龍亦無求我乃止也言子產之智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

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

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何

信于讒王執伍奢切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

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去太子建走宋王召

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

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

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

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

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舍善其言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

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

舊無字補之

舊書治要

卷之六

十四

舊書治要

卷之六

十五



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者曰

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自以智不及員我能死爾

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也名不可廢

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患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也

齊侯疥遂疢疢疢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孽大夫言於公曰吾

事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

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嚚來問疾之賓公悅告晏

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

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也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

文襄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

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無廢事也上下無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

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也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

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

辟違斬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非度不思謗讟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

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

為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

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布常無藝藝法制也

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官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

寵之妾肆棄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

政令於邊鄙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為人

羣書治要 卷之六 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六 十七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也。成，君之可也。君所謂不可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和，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經者，道之常也。義者，利之宜也。人之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

羣書治要

卷之六

十八

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為五味，酸醎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見也。章為五聲，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傷性也。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緯，經

羣書治要

卷之六

十九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和，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禳，除也。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恭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

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要喜悅之心，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

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婦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和事君，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卻宛。又謂子惡，令尹

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張惟，陳兵甲其

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

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熱之。熱，燒也。子惡聞之，自殺。國人弗熱，令尹炮之。炮，燔也。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

弟。皆卻氏黨。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既尹，莫

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

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



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一年屏王之耳

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

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

以興大謗三不辜卻氏陽氏晉陳氏後及子矣子而不圖將

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

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

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

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互之罪敢不良圖子

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

言乃止

羣書治要 卷之六 二十二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為政魏舒也以司馬彌牟為

鄢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

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

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魏子謂成鱣鱣晉

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

之為人也遠不忘君遠疎也近不偏同不偏同位居利

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雖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

善所在親疎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

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

敬之哉母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

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也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

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也曰魏

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梗

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

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

二人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

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之庭

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

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

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饑甚饋之始

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軍食之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

君子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心亦宜然獻

子辭梗陽人言魏氏所以興

羣書治要 卷之六 二十三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

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

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

也，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與也

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江

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

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郢公辛之弟懷將

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

羣書治要 卷之六 二十四

之子鬪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

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避

疆凌弱也，違疆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

廢祀，非孝也，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

余將殺汝，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

害如蛇豕，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

即安，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

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

縣西有白水，藍尹豐涉其帑，豐，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

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王賞鬪

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鬪懷，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

羣書治要 卷之六 二十五

懷也，以初謀殺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

是大德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

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

求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九年，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

之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益，猶加，猶

不責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

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

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

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書言治要

卷之六

二十六

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弗聽退而

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池

二十二年越及吳平吳之入楚在定四年使召陳懷

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

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無田者從黨而立逢猶當公

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

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也

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也對曰國之有

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其亡也以

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

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

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

乃脩舊怨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

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

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

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平地作室不起壇器不彤鏤形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也

書言治要

卷之六

二十七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

天有灾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

分而後敢食分猶通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

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

不曠知身死不曠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

反易猶反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

御焉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

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

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

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

故身當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氣守之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

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祭孔子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

也夫秦養也若人養養性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

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得志於齊猶獲石

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

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

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欲以避反役王聞

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屬鏹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

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

季孫欲以田賦上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焉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賦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公而

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仁亦足矣仁十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

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

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

由弗能濟成也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

使宗人豐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汝

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

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放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也

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

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

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也



羣書治要卷第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禮記

曲禮

曲禮曰毋不敬禮主於敬儼若思言人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

審言安民哉此三句可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

不可滿樂不可極此四者慢遊之道賢者狎而

敬之狎習也近也畏而愛之心服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不可以已心之愛夫禮者所以定

羣書治要卷之七

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

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

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

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班次也莅臨也莊敬也富

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

不懾懾懼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

取麇卵生乳之時歲凶年穀不登登成也君膳不

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

以善之  
以事之  
作之

羣書治要卷第六

羣書治要卷之六

三十



則祭所  
先作  
祭則祭  
之屬也

梁士飲酒不樂皆自為貶損憂民也禮食則祭所先不祭則不殺除治也縣

檀弓 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也平公飲酒師曠李調

侍鼓鐘杜蕢自外來歷階而升堂酌曰曠飲斯

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

出三酌皆平公呼而進之曰蕢爾飲曠何也曰

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樂以乙卯亡王者謂知

悼子之喪在堂未葬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夫喪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二

重於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詔告也太

疾日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

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言調食酒食也褻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

知防是以飲也防禁放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

酌而飲寡人則義杜蕢洗爵而揚觶舉爵公謂

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欲後世至于今

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遠因杜蕢為名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

子貢作

而聽之怪其哀甚也使子貢問之曰昔吾舅死於虎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之父夫子曰何

為不去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

虎也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也介夫甲冑衛士司城子罕

入而哭之哀子罕樂晉人之胡宋者反報於晉

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

不可伐也視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胡國乎善其

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也論辨然後使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三

之無謂考問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位定然後

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弃之

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

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

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

而藏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

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



以樂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也

月令

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者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

恤其不足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

祈農事也上帝太微之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元辰蓋郊後

為天神借民力禁止伐木盛德母覆巢母殺孩

羣書治要 卷之七 四

蟲胎天飛鳥母麋母卵為傷萌幼之類母聚大衆母置

城郭為始也掩骼埋胔為死氣逆生氣也骨不

可稱兵稱兵必有天殃逆生氣也

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氣也命有司省囹圄

去桎梏母肆掠順陽氣也省減也母竭川澤母

澆陂池母焚山林順陽養物

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

窮振乏絕振猶救也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

聘問也名命司空日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脩利

士不仕者

堤坊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母有鄣塞所以除水潦便民事

也田獵罝罃羅罔畢翳餽獸之藥無出九門為

天時也天子九門也命野虞母伐桑柘愛穀食也野虞謂

妃齋戒親帥東向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

以勸蠶事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向者

命工師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于時母

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咸皆也於百工皆治理

日號令戒之以此二事百工工作器物各有時逆

之則功不善也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

奢泰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五

孟夏之月無起土功母發大衆為妨蠶農之事命野虞

勞農命農勉作母休于都急趣農事

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實陽氣盛而恆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雩

帝謂雩五精之帝也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

下若句龍

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為其未母發令

而待以妨神農之事發令而待謂出籍後之令

害土神之氣也土神稱曰水潦盛昌舉大事則

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



有天殃

孟秋之月，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命大理審斷刑，命百官完堤坊，謹壅塞，以備水潦。

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為備冬之備也。乃勸民種麥，毋或失時。

季秋之月，命冢宰，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簿。藏帝籍之收於神倉，霜始降，百工咸休。寒而膠漆作不堅好。

孟冬之月，賞死事，恤孤寡。死事，謂以國事死也。命百官謹

蓋藏。謂府庫困倉也。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大飲烝。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天子乃

祈來年于天宗，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仲冬之月，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山林

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

季冬之月，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

飲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

命田官告

民出五種，明大寒，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

來歲之宜。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也。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起，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令者，御如今小吏直日也。內豎曰：安。文王乃

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

履。節，謂居處故事也。履，節也。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膳，所食也。然後

退。武王帥而行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

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壹飯，亦壹飯。文王再飯，亦再

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

脩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為之行也。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為之說也。太傅在前，少

羣書治要 卷之七 六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七



傳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

是以教諭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

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

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

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

然後能使人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

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

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位費海內之士而近不能以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之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羣書治要

卷之七

八

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

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

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知君臣

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

長也然然而眾知長幼之節故父在斯為子君在

斯謂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

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學也

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司主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真正也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養之亦祭宗廟

時孔子仕魯而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

在助祭之中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言偃孔子弟子孔子

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公猶共也禪位授聖

不家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

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九

養無匪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

謂大同同猶和平今大道既隱隱猶去也天下為家傳位於子

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

溝池以為固亂賊繁多為此以服之大人諸侯也禮義以為紀以

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

度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

本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

此其選也由用也能用禮義成治者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

謹於禮者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



曰夫禮者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民知禮則易教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瑕穢養精華也故人情

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和其剛柔陳義以種之合其善道講學以釋之存是去非類也本仁以聚之所盛播

樂以安之感動使之堅固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之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嘉穀無由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也為義而不講以學猶種而不耨也苗不殖講也

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穫也無以知收之豐荒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以樂猶穫而不食也不知味之甘苦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也功不見也四

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

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

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

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

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無水旱昆蟲

之灾民無凶飢妖孽之疾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灾螟螣之

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人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

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俶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審丹甌也馬圖龍馬

禮以達義體信而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禮器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七

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

二者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也或柔韌於外或和澤於內以此不變傷人之得禮亦猶

然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

仁鬼神饗德懷歸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

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內

具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

人心理萬物者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

禮鬼神弗饗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其地所生也是故昔



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作

大事必順天時大事祭也為朝夕必放於日月日出

東方月生西方也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為下必

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之

因地事地地以下者以事之因名山升中于天名山大也升猶

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因吉土以饗

帝于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升中

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

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五行

書治要 卷之七 十二

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燥水為寒土為風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

下大治是故先王制禮也以節事動反本也脩樂以

導志勸之善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亂國禮慢而樂淫也

內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冠綏纓端畢紳搢笏

咸皆也綏纓之飾也端端士服也庶人深衣也紳大帶也左右佩用必佩尊者使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

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也父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悅則復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

怨起敬起孝撻擊也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

令名必果曾子曰孝子之養老樂其耳目安其

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

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玉藻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損也君

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故謂祭祀之時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

書治要 卷之七 十三

踐當為剪聲之誤剪猶殺也

大傳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有五民不得與

焉且先言未遑餘事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

曰使能五曰存愛功功臣也存祭也五者一得於

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五者一物疵繆民不得

其死物猶事疵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也聖人

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謂此五事也是故

人道親親言先有恩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收族序以昭穆也也刑猶成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樂之無厭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官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七

十一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嗚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嗶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其性也感於物而後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嗚歔歔也嗶寬掉貌發猶揚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

本書意作估

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聲之道與政通矣言八音和否隨政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怠濇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怠濇弊敗

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

亡無日矣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荒猶散也傾也鄭衛之

羣書治要

卷之七

十五

音亂世之音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樂之隆非極音食饗



甚無先  
王至禮  
樂六字  
補之

之禮非致味極猶窮是故先王之制禮樂非以

極口腹耳目之欲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

之正教之使知好惡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言為作法度

退其欲也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

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

所以正交接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也射大射鄉飲酒也食

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由中

出和在禮自外作敬在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簡易

禮記卷之七 十六

若於清廟大饗然也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至猶遠行大樂與天地同和

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和故百物不失不失

也節故祀天祭地成萬物有功報焉也明則有禮樂教人

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

同愛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五

帝殊時不相公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

地官矣官猶事也各得其事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鼓之以

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

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所以

綴淫也綴猶止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

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

謂死也喪也

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

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

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

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禮記卷之七 十七

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

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

本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

也遂猶成也慝悞也惑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也凡姦聲感人而

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成

習焉謂人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

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



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

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猶本也然後發以聲

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

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

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格祖考也者猶成也故樂行而倫清耳目

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

陰陽也倫謂人道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

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

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對曰

君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相近而不同

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公曰敢問何如欲知音對曰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

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

父子君臣以為綱紀綱紀既正天下大定天下

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

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

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

煩志齊音敖僻驕志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

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出此溺音也為人君者謹其所好

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

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民從

難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

樂由中出致禮以治躬禮自外作故治身也心中斯須不

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也外貌

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輕故樂

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則和

禮極則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

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是故樂在宗廟

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

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

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合

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祭法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灾則祀之

能扞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羣書治要 卷之七 十八

羣書治要 卷之七 十九



子曰農能殖百穀夏后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洲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洲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堯能賞均刑法舜能勤衆事繇能治洪水禹能脩繇之功黃帝正名百物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祀典謂祭禮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二十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冬烝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夏禘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謂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

齋者見其所爲齋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享猶祭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之

也帝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也貴貴也貴老也敬長也慈幼也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

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家道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

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夫孝置之而塞

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也思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二十一

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家道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也思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

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也

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諭貧困猶不取惡人之物以親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

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

有憂色何也曰吾聞諸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

全矣故君子跬步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

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

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

道而弗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

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

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

矣徑步邪趨疾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

者是故天子巡狩諸侯待見于境天子先見百

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

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

賢者能盡祭之義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

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君子

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

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

道也必身行之言怨己乃行之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

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由教

祭而不敬何以為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焉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

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

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

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響居處有禮進

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猶道



言也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

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

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謂所操以作事者義信和仁皆在於禮也夫

禮之於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

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

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衡稱也繩墨也陳設也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

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

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

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

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

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

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

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

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鬪爭之獄繁

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

正作止

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陵

之敗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正邪

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

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仲尼燕居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

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幽

室之中非燭何以見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

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

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

序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喪紀失其

哀政事失其施凡衆之動失其宜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性者生之質也

命者人所稟受率循循性行之是曰道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猶道路也出入

之惡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乎從

左作存

禮記

卷之七

二十四

禮記

卷之七

二十五



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也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視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若有

於衆人之中為之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者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

子述之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命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緒

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積業也精業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二十六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表記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

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

其仁可知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

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功者人所食過者人所避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

不見人之為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

道則辭有枝葉

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

言行亦由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

禮出也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

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焉則不問其所舍

皆避其言而無其實也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

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

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

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

皆為有言不可實也

縮衣

子曰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

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也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

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

有遜心

格來也遜逃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

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莅之則民有遜心

也遜猶子曰下之事上也

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

言民化行不拘於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

甚者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言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



盡仁言百姓傲為仁非本性能仁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

仁爭先人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

其出如絳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畜夫所佩也絳引棺索也故大人不

唱游言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

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

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子曰君

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

終而行必替其所弊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替猶

也考也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話善言也子曰為上可

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

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上人疑則百姓惑下

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

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

好惡而民知禁也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

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通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

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者也賤者無壹德也子

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

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

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

大學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君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

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背所惡於上無以使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二十九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左所惡於

左毋以交於右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

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

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拂猶危逮及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也。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也。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于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謫之言責也，蕩蕩滌去穢惡也。射義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三十一

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尊卑老稚，乃後射以觀德行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也。內正外直，習於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芣，今詩是篇名也，狸首，亡也。

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射也，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觀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三十一



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  
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大射謂將祭擇士之射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故射者仁之道也  
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者  
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  
乎

羣書治要卷第七

羣書治要

卷之七

三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周禮 周書 春秋外傳國語

韓詩外傳

周禮

天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別四方正君臣之位體國

經野經野謂分邦畿之度經野疆理其井廬也設官分職置冢宰司徒宗伯司

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官事舉以為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不失

羣書治要 卷之八

其所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其邦治以

佐王均邦國掌主也邦治王所以治邦國者佐猶助也建邦之六典

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

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

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

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禮萬民六曰事典

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典常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

乘以理天下者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  
以為法式也擾猶馴也統猶合也詰猶禁也任



猶傳也，生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

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

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柄，所秉執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祿，所以富臣下也。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與之。勸後也。生，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也。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也。誅，責讓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

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

吏，八曰禮賓。統，所以總物者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賢，有善行也。

羣書治要 卷之八

能多才藝也，保庸，安有功也，尊貴，尊天下之貴

者也，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

所以示民親仁善鄰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

會，正處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三歲，會大計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

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

不舉。大荒，凶年也。大札，疫癘也。天災，日月晦食也。地災，崩動也。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地官

羣書治要 卷八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

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也。擾，亦安也。言饒衍也。而

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

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

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

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

以刑教中，則民不虺；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

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陽禮，謂鄉射飲酒也。陰禮，謂男女之禮也。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也。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也。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愉，謂朝不謀夕也。恤，謂灾厄相憂也。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懈怠也。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也。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也。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為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也。以保息六畜萬民，一曰慈幼，二

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

富。保息，謂安之使蕃足也。慈幼，愛少也。養老，七十養於學，五十異糧之屬也。振窮，救天民之窮者也。恤貧，貧無財業，粟食貸之也。寬疾，若今瘠不可事，不筭卒也。安富，平徭役，不專取之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馭書數

物猶事也與猶舉也民三事之放成卿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智明於事也

仁愛人以及物也聖通而先識也義能斷時宜也忠言以中心也和不剛不柔也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也姻親於外親也任信於友道也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儀也樂六樂之歌舞也射五射之法也御五御之節也書六書之品也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

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以六樂防萬

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羣書治要 卷之八 四

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

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艱阨饑乏者也

師氏掌以美詔王

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

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也教三行一

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馭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

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

曰車馬之容

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論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馭白矢參連刻注乘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鑿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旁要方程今有重差夕祭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翼翼喪紀之容景景顯顯軍旅之容暨暨詭詭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五

司教掌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天患謂災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賜恤

春官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中和猶忠也庸有常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灾

四鎮山之重大者也謂會稽沂山醫無閭霍山也五嶽岱衡華嵩恒也傀猶怪也大怪異灾謂天地奇變若大星辰奔賈及震裂為害者也去樂藏之也 大

札大凶大灾大荒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札殺厲凶凶年也灾水火也弛釋下之也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



聲慢聲亡國之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節也凶聲  
恭之

夏官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

正也平成也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於壇為界設儀辨

位以等邦國儀謂諸侯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起

禁以糾邦國詰窮治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職

簡誓鄉民以用邦國誓計均守平則

以安邦國比猶親使大國親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侵用兵淺賊殺其親則正之

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犯令陵政則杜

滅之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仲春教振旅

羣書治要 卷八

焉遂以蒐田蒐擇也擇取仲夏教拔舍拔舍猶

有草止遂以苗田夏田為苗簡取禽獸不仲

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獮猶殺也仲冬教大閱大

簡軍實備禮遂以狩田冬田為狩言守

司勳掌等其功等猶差也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烝之言名也生則書於

功無常者功之凡賞無常輕重視

秋官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謂新開地二曰

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謂舊

以圓土聚教疲民圓土猶城也聚疲民其中

明刑耻之明刑謂明書其罪於大方板其能改

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圓土者

殺以嘉石嘉石謂為凡萬民之有罪過

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

羣書治要 卷八



役諸司空刑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刑

過者也屬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役諸司空

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役月訖使其刑里之

人任之乃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

赦之也凡遠近惻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

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

長復白也長謂諸侯及所屬吏

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命夫謂大夫

夫妻也若有罪不自身坐使其屬及子弟也

凡王同族有罪不即市刑於甸師氏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日辭聽辭不

直則

善無小司寇字補之

善下有知字

卷之八

八

二曰色聽色不直則氣聽氣不直則喘也

三曰氣聽氣不直則喘也

四曰耳聽耳不直則目聽目不直則眊然

五曰目聽目不直則眊然

六曰以八辟麗邦法附

于刑罰麗附也

一曰議親之辟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也

三曰議賢之辟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

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功者也

六曰議貴之辟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七曰議勤之辟謂樵悴事國者

八曰議宥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

與後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

刺殺也致三問之然後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

刺曰訊萬民問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

宥曰遺忘不識謂愚民無所識也宥寬也壹赦曰幼弱再赦曰

老耄三赦曰蠢愚蠢愚生而癡騃也赦謂免其罪也以此三法

者求民情然後刑殺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賻喪家補其不足若國

凶荒則令賙委之委輸若國師役則令犒贈之

犒勞也合助相振為會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

禍災則令哀弔之

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

禍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滅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札喪

夜痛也禍災新有兵寇及水火也在野行軍在外也

周書 文傳解 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百姓

卷之八

九



也戒之哉不思禍咎無日矣言不遠也明開塞禁舍

者其取天下如化謂其疾不明開塞禁舍者

其失天下如化不明謂失其機兵彊勝人人彊勝天勝

勝有天命能制其有者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

人制之令行禁止王之始也

官人

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窮者觀其有德守嬖寵

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

其恭敬好學而能勇其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

勝其私其老者觀其思慎彊其所不足而不踰

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

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設之以謀

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

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

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

其失縱之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貳昵之以

觀其不狎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

其備此之謂觀誠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丙良夫解

厲王失道丙伯陳誥作丙良夫丙伯若曰余小

臣良夫誓首謹誥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

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道謂德政民歸于德

德則民戴否德民讎茲允効于前斯不遠信驗

世不遠也商紂弗改夏桀之虐肆我有周有家舉衆

為戒也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之業惟爾執政

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內顧道王不若同謂位

王為不順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龕專利

羣書治要 卷之八

進不治亂信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

善也行善則治行惡則亂皆所聞知也古人求多聞以鑒戒弗聞是

惟弗知言古人患不聞故有所不知也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

惟艱哉知而不知也夫后除民害不惟民害

害民乃非后惟其讎是與民為怨讎民至億兆后一而

已寡弗敵眾后其殆哉言上下無義對共相怨則寡者危已烏虜

野禽馴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

惟人民亦如之人養之故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爾

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專利為貪不對以備

丙良夫解

多聞下

本書對



難下民胥怨財單力竭手足靡措弗龕戴上不

其亂而言民相與怨上上加之惟禍發於人之

攸忽咎起於人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言人所輕

之所起爾執政小子弗圖大艱偷生苟安爵以

賄成苟安無遠慮賢智指口小人鼓舌逃害要

利並得其求惟曰哀哉賢者隱默以迷害小人

故君子為我聞日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

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

言事王實蕃有徒爾自謂有餘余謂爾不足敬

思以明德備乃禍難言其不足於道難至而悔

悔將安及

春秋外傳國語

周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

天灾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灾於是乎量資幣權

輕重以振救民權猶度也資財也民患輕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於是乎有

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貨物物

本書相  
權之極  
作通

其貨作  
其貨

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權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

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堪任也而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

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質其貴以輕者質其賤也

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之而行之也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

作重民失其貨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乏則

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

也給共也遠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

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念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

不備謂之急急緩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灾謂民

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為召灾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

離民以佐灾無乃不可乎言周故已為羸病之

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灾是備禦而召之則何

以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國無經何以出令令

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樹

也除除令不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

猶塞川原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



民其作  
民其

也無日無若民離財匱災至備亡王其若之何  
日數也無救 備亡無救 王弗聽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單穆公曰不

可作重幣以絕民貨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也寡

其滿者用物過其滿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

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也生財也殖長也今王作鐘也無益於樂

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

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

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發動也故必聽和

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聰則不眩惑也聰則

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民歆而德之則歸心

焉歆猶欣歆喜服也言發德教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

則能樂夫耳納和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

感於物也以為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民以心力行之

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若視聽不和而

有震眩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出令

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

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盡力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

羣書治要 卷之八

十四

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

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鐘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

也伶州鳩名也對曰夫匱財用疲民力以逞淫心逞快

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

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財匱故民離樂不和故神

也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伶人主謂伶州鳩也王謂伶州鳩

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和伶人媚王謂之

和和故曰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未可知

和和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今財亡民疲莫不怨恨臣不知

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且民所曹好鮮其不

濟曹群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諺曰衆心成城衆心

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衆口鑠金鑠消也衆口所鑠雖金石猶可消今三

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懼一之廢也

也二金中其一必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

崩鐘不和王崩而言不和明樂人之謨

晉語

武公伐翼弒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共子晉大夫共

也叔成吾以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

羣書治要 卷之八

十五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父生之師

教之君食之食謂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

在師為師也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道乎私利

死為上死也君何以訓矣無以教從君而貳君焉用

臣貳二遂鬪而死心也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

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

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修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為司馬宣子趙宣孟

也獻子韓厥

也司馬掌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

也軍大夫也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

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夫周以舉義比

也忠信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有死無犯犯而

不隱義也在公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

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勉之苟

從是行也勉之勸修其志臨長晉國者非汝其

誰臨監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

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

吾莫與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有

所造為及諫爭相為終始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

可皆從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

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引黨

以封己引取也利己而忘君別也別為

楚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美夫對

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安民

以為樂以能安聽德以為聰聽用有致遠以為

明能致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形謂

鏤謂刻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

國氛氛氣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木不妨

守備不妨城郭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民不廢

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

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疲焉財用盡焉年

穀敗焉敗廢其百官煩也為之數年乃成臣不

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

羣書治要 卷之八 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八 十七



害焉故曰美也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財用

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厚封

也胡何何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君安

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為臺無空曰榭

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

為祥其所不奪穡地稼穡之地其為不匱財用為作

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瘠瘠

之地於是乎為之不害穀土也確確城守之木於是乎

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察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間也四

羣書治要 卷之八 十八

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也夫為臺榭將以教民

利也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也不知其

以匱之也知猶也若君謂此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也

也楚其殆矣殆危也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鬬且楚大夫子常妻瓦子常與之語

問畜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

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畜聚積實如餓豺狼

也實財也殆必亡者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

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

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

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

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死

無日矣我逃死非惡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

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為楚良臣是不先恤

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先大夫

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四境盈壘盈滿也壘

境之內道殣相望道殣道旁之屍也是之不恤而畜聚不厭

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

羣書治要 卷之八 十九

亡何待期年子常奔鄭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相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

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

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言以賢為寶也能作訓辭以行事

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也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

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文也物事也

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

下悅于鬼神悅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



又有數曰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龜之數澤也。

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

以備吉凶，珠所以衛火，角所以爲弓弩，齒所以爲珥，珥兵賦也。所以供幣帛

以亨於諸侯也。亨，獻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

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

之玩也，何寶焉。玩，玩弄之物也。

韓詩外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

晏乎？」莊王曰：「今者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姬

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

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

所笑者何等也？」姬曰：「妾得侍於王十有一年矣，

然妾未嘗不遣人求美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

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

專王之寵哉？不敢以私願蔽衆美也。今沈令尹

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

爲忠賢乎？」莊王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進

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樊姬之力也。

高墻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

必先矣；草木根莖淺，未必槪也；飄風興，暴雨墜，

則槪必先矣；君子居是國也，不崇仁義，尊其賢

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

交爭，人趁車馳，汨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

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天之救也，不亦晚乎？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

鷄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

鬪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

也；雞雖有此五德，君猶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

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

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者，何

也？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

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

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

其言爲？遂去之。燕燕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哀

公喟然大息，爲之避寢三月，曰：「不慎其前，而悔



其後何可復得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  
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執尊貴不以  
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振窮救  
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不以衛上攻戰  
而反以侵凌私鬪心智慧不以端計數而反以  
事姦飾詐貌美好不以統朝泄民而反以蠱女  
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二二二

本言不以物害性矣作性不害物

字之

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理矣治  
心術則不安喜怒不安喜怒則賞罰不阿矣理  
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以物害性矣  
適情性則欲不過節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矣  
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而已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居  
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

人有六情失之則亂從之則睦故聖王之教其  
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

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  
命也速

智如原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  
礪行可以為輔檠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  
為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  
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  
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  
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  
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機得

失之要也可無慎乎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二二三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闕牖而知天道者非  
目能見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萬里之外以  
己之度度之也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欲衣食焉  
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欲安逸焉亦知天下  
之欲安逸也己有好惡焉亦知天下之有好惡  
也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者也  
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饑渴苦血氣寒暑  
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不除未可敢

樂作勇  
快作次



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乃可御以禮矣、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可不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更候、南方有鳥、名曰鸚、比翼而飛、夫鳥獸魚、猶知假、而况萬乘之主乎、而獨不知比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痛哉、故曰、以明扶明、則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觸墻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二十四

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故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貴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物、不益、山澤之出財、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車、並馬、未得

即作則  
下即不  
即疆同

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餘財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即不爭、不爭、即疆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必如吾言、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瑟固方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且有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明王之使人也、必慎其所使、既使之、任之以心、不任以辭也、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二十五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愕愕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



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愕愕昔者紂默然而亡武王愕愕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蓋作蓋

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之好之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二十六

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於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耳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此之謂也

就作集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

升作斗

在作都

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弗能用也君不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鷺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提捏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二十七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頑兄賢不過舜而象放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



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云自求伊祐此之謂也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御曰故公家畜也疲而不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對曰有天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行此三者使人勿惡可乎對曰可臣聞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二十八

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乏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不惡也文侯曰善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曰痿癘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謂也賢醫治之若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癘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使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振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用

惛惛

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害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主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齊景公使使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願使者曰齊亦有臺若此者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若此者乎於是楚

羣書治要 卷之八 二十九

王恠如也

羣書治要卷第八



羣書治要卷第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孝經 論語

孝經

仲尼居仲尼孔子字曾子侍曾子孔子弟子也子曰先王有

至德要道孔子者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化之用也睦親也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參名也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教之所由生

也教人親愛莫善於孝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也大雅者詩之篇名無念無忘也聿連也修治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愛其親者不敢敬親

者不敢慢於人已慢人之親人亦慢已愛敬盡

於事親盡愛於父母而德教加於百姓敬以直內

於百姓也盡敬於父形于四海行見四海也蓋天子之

故德教加於百姓也行見四海也蓋天子之

孝也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呂刑尚書篇名一人謂天子天子為善天下皆賴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諸侯在民上故言在上敬

危而不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費用約檢謂之制

法而不驕逸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居

位能不驕所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雖有一

而不奢泰故富貴不離其身富能不奢貴能不

然後能保其社稷上能長守富貴然後乃能安其社稷而和其民

人薄賦歛省徭役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兢兢戒慎如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不合詩書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合禮樂是

故非法不言非詩書非道不行非禮樂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

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法先王服言先

則為備矣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夙早也夜暮也一人天子也卿大夫當早起夜臥以事天子勿懈惰

人

人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事父與母愛同故母取其愛而

父以事君而敬同事父與君敬同故母取其敬而

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兼并也愛與母同敬與

道故以孝事君則忠移事父孝以事君則為忠也以敬事長

則順移事兄敬以事長則為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事君

事長能順二者不失可以事上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

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

也所生謂父母士為孝當早起夜臥無辱其父母也

因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分地之利五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行不為非為

泰為節用度財為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

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說

五孝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孝無終始能行

孝道故患難不及其身未之有者言未之有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

知孝之為大子曰夫孝天之經也春秋冬夏物有

之義也山川高下水泉民之行也孝悌恭敬天

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天有四時地有高下民

天之明則視也視天四時因地之利因地高下

未下九  
字悉有  
脫誤

二字刪  
之

因上意  
者子曰

卷之九

三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以用也用地四

其教不肅而成也下民皆樂之是以其政不嚴而治政不煩苛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化民之易也是故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化於民也陳之

以德義而民興行上好義則民先之以敬讓而

民不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道之以禮

樂而民和睦上好禮則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禁善者賞之惡者罰之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

臣古者諸侯歲遣大夫聘問天子天子而況於

公侯伯子男乎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

待之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諸侯五年

其職來助祭宗廟是得萬國之歡心治國者不敢侮於寡

寡而況於士民乎治國者故得百姓之歡心以

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況於

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

親安之養則致其樂祭則鬼饗之祭則致其嚴

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灾害不生風雨順時

百穀成熟

卷之九

四



禍亂不作君惠臣忠父慈子孝是故明王之以  
孝治天下也如此故上明王所以災害不生禍  
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大也有大德行  
於四方之國順而行

會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

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人之行莫大於孝孝

德之本又孝莫大於嚴父嚴其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生事愛敬死為神主也則周公其人也其父配食天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郊者祭

穆者周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王周公

天子布政之宮上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祭周公行孝朝越裳重譯來夫聖人之德又何

以加於孝乎明豈聖人之至通於神聖人因嚴以教

敬因親以教愛近於其父教之為愛順人情也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聖人因人情而教民其

政不嚴而治其身正不令而其所因者本也本

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性常君臣之義也君臣非

也但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母生子骨肉相君

合耳連屬復何加焉

親臨之厚莫重焉君親擇賢顯之以爵故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愛他人親者謂之

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能敬其

人之親者謂以順則逆以悖為順則民無則焉

則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善乃化為惡若祭

也禮是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不貴君子則

不然言思可道君子不為逆亂之道言行思可

樂動中規矩德義可尊可尊作事可法可法容

止可觀威儀中禮進退可度難進而盡忠以臨

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畏其刑罰則而象之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

儀不忒淑善也忒差也善人君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樂

事其親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雖尊

而不為下不亂為人臣下不在醜不爭醜類也

爭不忿居上而驕則亡富貴不以其道為下而亂

則刑為人臣下好作亂在醜而爭則兵朋友中

好為忿



官下舊  
有訓字  
刑之

爭者惟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  
忍之道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之親今反驕亂  
分爭雖日致三牲之養豈得為孝子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五刑者謂墨劓而罪莫大

於不孝要君者無上事君先事而後食祿今非

聖人者無法非侮聖人非孝者無親已不自孝

為親不可法此大亂之道也非孝者大亂之道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樂者感人情樂正則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上好禮則禮者敬而已矣禮

書治要 卷之九 七

之本有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

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悅者

衆所敬一人是其少此之謂要道也孝悌以教

化之此謂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但行

於外也內流化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子

敬天下老也父事三老所以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

者也天子兄弟事五更所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

為人君者也天子郊則君事天廟則詩云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以上三者教於天非至德其孰

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至德之君能行此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

門故可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兄則順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居則化所在是

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

問子從父之命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

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七人者謂大師大保大傅左輔右諸侯有爭

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

無道不失其家尊卑輔善士有爭友則身不離

於令名令善也士弁無臣父有爭子則身不陷

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命又焉得為

孝乎委曲從父命善亦從善惡亦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盡孝於父事

母孝故事地察盡孝於母能事地察長幼順故

上下治昇事於尊幼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天

於長故上下治



能明事地能察德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

也雖貴為天子必有所尊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必有所先事之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設宗廟四

若兄五更是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時齊戒以

祭之不忘其親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慎行者不

忘其親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慎行者不歷危殆

常恐其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難聖人慎之故重

其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孝

於天則風雨時存至於地則萬物成孝至於人則重譯來貢故無所不通也詩云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莫敢不服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羣書治要卷之九

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君臣同心

論語

學而

有子曰孔子弟子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

也者其仁之本與然後仁可成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曾子

曰孔子弟子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

而傳之子曰導千乘之國導謂為之政教也

為國者舉事必敬節用而愛人節用不奢侈也

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國以民為本故

愛養使民以時不妨奪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

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文者古之遺文子夏曰孔子弟子事父母能竭其力事

君能致其身盡忠節不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主親也憚難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慎終者喪

遠者祭盡其敬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

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人知禮貴和

亦不可行也

為政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大數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歸於子曰導之以政政謂法教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苟導之以德德謂齊之以禮

有耻且格格正也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為國

也子曰導千乘之國導謂為之政教也



小人比而不周，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莊則敬，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與其易也，寧戚。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臣、臣事君，如之何？

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

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如禮何？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公冶長

必於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如禮何？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公冶長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

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也，過莫能自責也。

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死之日，自牖其棺，自窆其土。

子曰：有顏回者，好學，死之日，自牖其棺，自窆其土。

子曰：有顏回者，好學，死之日，自牖其棺，自窆其土。

子曰：有顏回者，好學，死之日，自牖其棺，自窆其土。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顏回孔子弟子也遷者移也

述而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

戰疾慎齊尊祖考慎戰重民命慎疾愛性命也子曰我三人行必得

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仁斯仁至矣仁道不遠行之則是

羣書治要 卷之九 十三

太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憊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絞刺之則常畏懼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興起也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宏大也毅勝而能斷也士

宏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仁以為己任重莫重焉子曰如有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欲各專一於其職也子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言此者勉人學也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

下而不與焉美其有成功能擇任賢臣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布其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

煥乎其有文章也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

人焉九人而已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然尚有一婦

才難得豈不然乎人其餘九人而已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

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于黻冕非薄也冢宮

室而盡力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非也菲薄也

祭祀豐潔也黻祭服之衣冕冠名也

子曰罕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此勸人於道德也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

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

不與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地者將

進加功雖

本善布 共作共

力下脫 乎字



始覆一黃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一日克已

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猶見歸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行善在己不在人曰請問其目知其必有餘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

禮之目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必行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在邦為諸侯在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

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子張孔子弟子

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之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去食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死者古今常道人皆哀公問於有若

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盍何不也

而稅謂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什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子張問崇德辨惑辨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徙義見義則從意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子

曰聽訟吾猶人與人必也使無訟乎化之子曰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

問政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

不正康子魯上卿季康子患盜問孔子孔子對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民化於上不從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

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

必偃亦欲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樊遲曰

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弟子樊須也子曰

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毋攻

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樊遲問智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



措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正直之人用之廢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樊

遲退見子夏曰何謂也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

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仁者至矣

子路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子勞子仲由也先之勞之易曰悅然後勞之民忘其勞請益曰毋倦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

行此上事無倦則可矣孔子勞子冉雍也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赦小過舉賢才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矣子路曰衛君

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問往將何所先行之也子曰必也

正名乎正百事之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矣刑罰不中則民無

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

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子曰上好禮則民

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

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也子適衛冉子僕冉有也

子曰庶矣哉庶衆也言衛民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善

人何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國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以其大要一言不能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

難也與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事不可一言而成知如此則可逆之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

予違也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

羣書治要 卷之九 十七

羣書治要 卷之九 十八



國葉公問政葉公名子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

為莒父宰問政莒父魯下邑也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

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弃也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

弃去而不行之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南國之人也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善夫善南人之言也子曰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

各爭利故曰不和也然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善已惡人善

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者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不責備於一人

故易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才度

而官事也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

驕而不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也子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弃之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戰必破敗是為弃之

憲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

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

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子問公叔

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公叔大夫

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也子謂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康子曰

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雖無道所任

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也子路問事君子子曰勿欺而犯之君

之道義不可欺當犯顏諫爭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有人來不逆之以為詐不億疑之以先發知之是人賢逆詐

億不信所以恨耻之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

己以敬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猶難也

衛靈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洲里行乎哉行乎哉言不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帶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顏淵問為邦子曰

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輅大

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取其難續塞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韶舜

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危俱能惑人心使淫亂危殆

故當放遠之也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臧文

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文仲

魯大夫也柳下惠展禽也知賢不舉為竊位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則遠怨矣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子曰君子求諸已

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

一言而可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巧言利口

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

察焉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人能宏

道非道宏人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宏人也子曰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求

無乃爾是過與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

不欲也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言輔相能持危扶顛若不

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柙檻也楨柱也失虎毀玉非典守者過耶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固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

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

夫疾如汝言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

所疾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地人民之寡少患

不患貧而患不安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國富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則不患

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

謀動于艾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

在蕭牆之內也蕭之言肅也蕭牆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

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

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便辟巧避人所忌以

求容媚也友善柔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佞而辯也謂孔子

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則得禮樂之節樂

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特尊貴以自恣樂佚

遊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宴樂沉荒淫頹也孔子

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躁不

安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

言謂之瞽未見君子顏色所趨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孔子曰君

子有二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得得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顛凶

天之命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德也畏聖人之言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

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

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齊景公有馬

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首陽山名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

與此所謂以德為稱

陽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君子慎子張問仁於

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

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不侮不見侮也寬則得衆信則

人任焉敏則有功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子

曰由汝聞六言六蔽乎對曰未居吾語汝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智不好

學其蔽也蕩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父子

不知相為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狂妄抵觸人也子曰

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子曰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但謂鐘鼓而已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

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子曰惡紫之奪

朱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其邪音而亂雅樂

惡利口之覆邦家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惡者

好稱說人惡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諷毀也惡勇而

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

羣書治要 卷之九 二十五

微以為智者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惡不遜以為勇者

惡訐以為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微子 柳下惠為士師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

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人所至

之國俱當復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周公

謂魯公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曰君子不施其親施易也

人之親易已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怨不故

舊無大故則不弃也無求備於一人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子張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其過不言情實也子夏曰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厲病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孟氏使陽膚為士

師陽膚曾子弟子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民之離散為輕

深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也子貢曰紂之

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之甚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羣書治要 卷之九 二十六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改也

堯曰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無以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親而不

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其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

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秤也量斗斛也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

食喪祭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



五在二

不亦上  
脫字

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悅言政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五帝三王所以治故

傳以示後世也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

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屏除子

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

而不費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

乎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

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言君子不以寡

小而慢之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恭書治要 卷之九 三十七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

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與

無信而虛列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謂財物俱

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羣書治要卷第九

羣書治要卷第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孔子家語

始誅

孔子爲魯大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也屍於朝三日子貢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

誅之或者爲失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恭書治要 卷之十 一

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善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

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也

其談說足以飾衆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

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執之

獲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

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者必先以

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



何哉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

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

大敗不可斬也獄豈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

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

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

可即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則尚賢

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若是百姓正

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

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設刑措而不用也今世

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

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世俗之陵遲久

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

孔子閑居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居

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

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雖有國之

良馬不教服乘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

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

禮

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

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

外其征也還師在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

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為明王可得而聞乎孔子

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

如此何上之勞乎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

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此則生財之

路也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

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

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

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知

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

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

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

汝以為姑止此乎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

裂地而封之分屬而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

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

則委至  
憚之七  
字作即  
廢之又  
不可而  
後以威

憚之十  
三字  
誠作錢

其無其  
禮之



不肖下  
舊有然  
字其下  
其有良  
字則之

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田獵罩弋罩掩網也弋繳射也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饑

羣書治要 卷之十

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也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乎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

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土

羣書治要 卷之十

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之降也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在席之上言安而無憂也

大婚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之



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也、夫婦正、則出禮矣、身正乃可以正人矣、物耻則足以振之、耻事不知禮則足以振教之也、國耻則足以興之、耻國不知禮則足以興起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于天下、懷滿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

羣書治要 卷之十 六

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為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道也、不能樂天、則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于物、謂之成身、不過于物、合天道也、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仁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然後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雕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

羣書治要 卷之十 七



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理。夫昔之用民也，由前用上，今之用民也，由後用下，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

五儀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也，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

卷之十

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無伐善思

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越過所

謂賢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

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

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

不病貧，此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

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

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

覩者不識其隣，此聖者也。公曰：善哉，非

卷之十

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

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

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

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

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

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一物失理，亂

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

乎中昃，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

乎中昃，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



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

思出乎四門周章遠望觀亡國之墟必將有數

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

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

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留

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乎何有失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

任之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之於官也無取捷捷無取鉗鉗

鉗安對不謹誠無取啍啍言也捷捷貪也捷捷而不良所以為

貪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

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

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通也通近也言人無智能者雖不慤

信不能為大惡也不慤信而有智能者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

命非唯人耶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

天灾地妖弗能加也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辛紂也

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

德為助也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此即已逆天時得

殷王

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時道缺法

邪以致天孽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恐駭側

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

國此即已逆天時得禍轉為福者也故天灾

地妖所以做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做人臣也

或也灾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能知此至

治之極也明王達此也

致思

季羔為衛士師士師獄官別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

羔逃之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

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

又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

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

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故別

者曰斷足故我之罪也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

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

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

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子路為蒲宰，為水備，修溝瀆，以民之煩苦也。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子路曰：由也，以民多匱餓者，是以與之。簞食壺漿，而夫子使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自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也，速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

卷之十一

十一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扞馬。懔懔焉，誠懼之貌。扞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之何其無畏也。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弗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端，正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誠，故置於坐側也。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子貢問政

卷之十

十三

好生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孔子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焉。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之虛靜，化若四時之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也。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觀周

孔子觀於明堂，觀四方之墉，墉，牆也。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則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

念於下有其字

羣書治要

卷之十

十四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誠，處安樂必警誠也。無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焫焫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緜，微而不絕，則有成網羅者。豪末不扎，如豪之末，言微也。扎，拔也。將尋斧柯，尋，用。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惑，我獨不徙。徙，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羣書治要

卷之十

十五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闔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



賢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鱣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鱣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

琴書治要

卷之十

十六

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絕其世祀荒乎淫樂沈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鉗口逃罪不言鉗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之謂忘其身之甚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在孔子

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弗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隣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

琴書治要

卷之十

十七

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辨政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  
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  
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而未之詳也夫以賢  
代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  
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盜非竊財之  
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  
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匿人之善斯謂  
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  
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  
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羣書治要

卷之十

十八

六本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  
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  
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  
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源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爲  
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  
不終始無務多業反本修德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

其無作  
無其

利於行湯武以譎譎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  
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其無過  
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  
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  
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  
無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  
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  
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

羣書治要

卷之十

十九

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  
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之天道成而必變  
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  
下之善言不得聞其耳矣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愛  
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  
問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  
悅不如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



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者焉

哀公問政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

卷之十

卷之十

二十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耻近於勇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人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

卷之十

卷之十

二十一

曰齊莊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稟食之各當其職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綏安也繼絕世舉廢邦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躓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疚道前定則不窮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冶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逸公不悅其後

羣書治要

卷之十

二十二

三日東冶畢之馬逸公聞之促駕召顏回顏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冶畢之善御而子曰其馬將逸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而已矣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逸馬今東冶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

詐馬窮則逸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

困誓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反任之史魚驟諫公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公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矣吾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畢猶足也禮殯於客位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

羣書治要

卷之十

二十三

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執轡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



刑之

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

五刑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之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義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簋簋不飾飾齊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有

書言治學

卷之十

二十五

坐疲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務其職不斥其身有坐于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

也此五者大夫既自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譴發則白冠蒼纓盤水加劍造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

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極至也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而兆民懷之懷歸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弃其銜勒而專用策其不可制也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策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所法修民無所法修則迷惑失道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在手以為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趣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與三公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

書言治學

卷之一

二十四

善無法  
字補之  
已下若  
有而字



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

禮記卷之十

卷之十

二十六

從傷義敗俗，於是乎用刑矣。仲弓曰：古之聽訟，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二曰訊，三曰訊。有指無簡則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為比。疑獄則赦人之罪，以重為比。凡與眾共之，眾疑赦之。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眾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不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也。屏諸

四方，唯其所之。弗及以政，弗欲生之故也。仲弓

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獄成於吏，吏以

獄之成告於正。正，獄官長也。正既聽之，乃告於

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奏於王。王命三公卿士

參聽棘木之下。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

三槐，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報于王。王以三宥之

法聽之。君王尚寬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也。而後制刑

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

禮記卷之十

卷之十

二十七

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變易官與物名。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左道，邪道也。作淫聲，造異服，非人所設

奇伎奇器，以盪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盪動也。

行偽而堅。行詐偽而堅守。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

澤。順其非而滑澤之。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

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不聽於棘木之下。

問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



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國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以亂也昔者明王聖主之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外內序親疏遠邇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羣書治要

卷之十

三十八

屈節

宓子賤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也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焉辭請歸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寤遠使告宓子曰自

今日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政於單父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正論

定公問於孔子曰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可乎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而已哉公曰何也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上齒夏后氏貴爵而上齒殷人貴富

羣書治要

卷之十

三十九

而上齒

富謂世祿之家

周人貴親而上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于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

君欲問之則為之設席八十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於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

者並肩也

不錯則隨

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

見老者則車從

與長

避

見老者在道車與步皆避之也

斑白者不以其任行於路

也少者代之也

而悌達於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

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於州巷矣古之



道五十不為甸役五十始老不從力役之領禽

隆諸長者而勝達於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

上齒而勝達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

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剗巷放于蒐狩修于軍旅

則眾同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東益東

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

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弄老而取幼家之不

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

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

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

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

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成王

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

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

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

羣書治要卷之十一 三十一

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使成王知父子君臣  
長幼之義焉

羣書治要卷第十

羣書治要卷之十 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上

木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

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侷齊侷疾也齊速也

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

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

是為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

于江北逐葷粥葷粥也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

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

播百穀勞勩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

之瑞故號黃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

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刻木為舟刻木為楫舟

楫以利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用

以利萬人弦木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侯有不從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掌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允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為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幸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類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

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

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於

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動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動

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

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

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帝嚳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

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

清作至



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

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

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

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

聖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

華收為金正元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五行

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勛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

子養仲善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

名徵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

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塔三等茅茨

不剪株椽不踰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

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

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

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

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

皆不苦窳與刑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

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

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魘魅堯乃使舜攝

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

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虞

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

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

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

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為運道於

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

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

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

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聲

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

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

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為桀不務

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

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

湯始居亳征諸侯為夏方伯葛伯不祀湯始伐

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著於子  
道二字  
稱之



曰明哉言能聽道廼進君國子民為善者在王  
 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  
 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  
 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  
 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  
 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伊陟  
伊尹  
 也子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二木合生  
也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  
 之罰不恭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  
 其有關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

書治要 卷之十一 五

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  
 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  
 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  
 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姐已有蘇氏  
美女也姐已之言  
 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  
 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  
歌城中也而盈鉅橋  
 之粟鉅橋鹿水之大  
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伋官室  
 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鉅  
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  
 中慢於鬼神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僕相

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  
 於是紂廼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有銅柱加之炭  
上令有罪者行  
 焉輒墮炭中姐已笑  
名曰炮烙之刑也以西伯昌九侯鄴縣有  
九侯城鄂  
 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姜里河內湯陰  
有姜里城西伯  
 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廼  
 赦西伯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  
 又用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

書治要 卷之十一 六

數諫不聽廼遂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  
 心箕子懼廼詳狂為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  
 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  
 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姐已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邵  
 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  
 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  
 厂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遵后稷公  
 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

古  
字  
平  
字  
神



善無財  
亦向利  
其五字  
補之

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  
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  
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即位太公望  
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  
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伐紂紂師  
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  
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  
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  
旅入曰振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  
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即  
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公內之國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無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  
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  
也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  
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  
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

為無有  
小和則  
於言六  
于及注

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  
大惡于民庶民不怨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  
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  
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  
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祭日侯服者祀  
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祭日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供時要服者貢供歲荒服者王  
祀外傳云先有不祭則脩意先修志意有不祀  
則修言言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有不貢則修  
名名謂尊卑職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  
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  
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  
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  
增脩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  
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幾頓乎王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即位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

卷之十一 九

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召穆公也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善無出  
猶其有  
乎十四  
字補入

於是乎與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姒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

卷之十一 十

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為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



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我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我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披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我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我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我王我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由余謀伐我王益國十二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十一

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長安西北別南臨渭自雍門在高原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十二



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十三

市禁民聚語，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

石東海上，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以為自古莫及已。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一四

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為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發惑守心有隆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任用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一五

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遂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今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

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卽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十六

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等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氏盡叛高

無無  
功亦誅  
之



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為  
 祟，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  
 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  
 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  
 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  
 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  
 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  
 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  
 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  
 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  
 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  
 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  
 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  
 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  
 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  
 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

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  
 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  
 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  
 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  
 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  
 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  
 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  
 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  
 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  
 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  
 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  
 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  
 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  
 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  
 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



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十九

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積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棣拊拊拍也一作備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斷華山爲城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殊俗陳涉騫庸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也隳隸之人隳民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偏起什佰之中首長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爲兵揭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二十



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魏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矜，禮也。稷，推塊也。推，推也。非鏃於長鍛矛戟，長刃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絜，束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小襦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庫，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歛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三十二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世家

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緇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傳之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鈞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侯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

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也難近衛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官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羣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床上六十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二十四

七日屍蟲出于戶周公且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太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令不行則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

逆也若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

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

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

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則王命廢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為太子是

為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

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厚幣以招賢者

諸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

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

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

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

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

敗潘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

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

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為太子時與樂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三十五

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

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

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

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為象箸箕子歎

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

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

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

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

刳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

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

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

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

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

唐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三十六

一書... 冊... 頁...



字補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二十七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二名成也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二十八

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單複具為襲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矣。



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一 二十九

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

受伐故祭以不福也 徒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卷之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為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故。

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故。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藥，使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苦無食  
不牛味  
四字謂  
之

本書立  
作章

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  
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大夫親戚  
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  
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  
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  
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盡書治要 卷之十二 三

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為罷  
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  
亡故境而歸立為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  
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  
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  
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  
姬二人各為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  
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

苦無用  
兵二字  
無齊字  
神之神

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  
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  
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  
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  
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  
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  
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  
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

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  
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  
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為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  
晉顯名諸侯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為將與士卒最下者  
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



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不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大原，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為左丞相，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然作之下同

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尚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修入謝。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為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秦書治要 卷之十二 七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為士伍。

遷之陰密，屬安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為魏使燕，遂委質為臣。昭王以為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南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



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缶。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九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壺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

固其節  
故以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騖，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十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



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闕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為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何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十一

母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舊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十二



強志明於治亂、爛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為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疎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既細、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十三

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

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

遷於江南

遂自投汨羅以死、

汨羅在羅

故曰汨羅

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為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智伯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

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

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

乃為所欲、願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

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

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十四

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

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

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

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

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

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為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



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劍，以自殺。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六驥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十五

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十六

無道  
之道



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糝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墮土鋤、雖監門之養、不彀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十七

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耶？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舊無此字、有之、下、枉、也

所上有八字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十八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

書言治野

卷之十二

十九

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

書言治野

卷之十二

二十

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官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上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



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繫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二十一

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烈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

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

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二十二

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官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官，留三日，高劫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質高等謀弒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赦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為雲中守、景帝以田叔為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書治要 卷之十二 二十三

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儲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老氏稱、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觚、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書治要 卷之十二 二十四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椁發卒穿墻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孟曰請為

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孟即為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語之容則也歲餘

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復上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大道秦始

名無大  
王二十  
補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二十五

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

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

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

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為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自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其六



西字補之

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為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為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毓、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等德齊禮有耻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拔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宜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得同槩，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

變服而行，為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諫曰：臣聞昔上帝之少子，下游青冷之淵，化為鯉魚，隨流而戲。漁者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為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也，而變為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為或人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與兵伐齊，堀為漁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何為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為安，不知蟪蛄超枝緣條，申要舉刃，纏其形也。夫蟪蛄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蟪蛄，不知臣飛丸之集其

卷之十二 三十七

總作博 愈心財 進作貪 心而進



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筭指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二十九

同  
下吳國  
與補之  
國之吳  
其無吳

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君書治要卷第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二

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人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

君書治要

卷之十四

一

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繁祭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於

本書系  
記作表  
卷

刑之之  
刑作行

和樂也禮以脩外而為異尊卑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

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即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

君書治要

卷之十四

二

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棄禮義捐廉耻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



遂寢至武帝即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竇太后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耶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

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刑則刑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獨立其所則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管表未作遭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明帝即位躬行其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夫人宵天地之貌宵化也言察天地氣化而生也懷五常之性仁義禮智信也聰明精粹精細也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用作任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用智而不恃力此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五

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錄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共工主水官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也唐虞之隆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

隆作際

押作捕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六

刑至於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蕭曹為相填以無為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即位躬修元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



復上有可字

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疎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三、黜刑二、別左右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七

盛作威

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有家刑、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家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家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八



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鞵羈而御驥突以繩繫馬領曰鞵驥突惡馬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奸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九

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替古之制成時雍之化

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燥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治國安人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井廬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泰平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糴甚貴傷民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十



言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  
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  
文帝卽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  
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知禮節、民  
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  
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  
織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  
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  
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哉、世之  
有飢穰、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孰禹湯被之矣、卽不  
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  
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  
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  
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  
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殿民而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十一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  
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稟稟也、稟稟危也竊為陛  
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  
姓、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  
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  
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  
瘠者、捐謂民飢也、或謂貧乞者為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今海內為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  
天災、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  
力、生穀之上、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  
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  
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  
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  
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  
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  
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十二



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  
粟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  
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  
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  
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  
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  
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  
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

管子治要

卷之十四

一三

而賤金玉今農夫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  
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  
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  
私自送往迎來用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  
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賦斂不時  
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買而賣無者取倍稱  
之息取一償二  
爲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  
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  
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並下有  
并字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  
之苦而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  
吏執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此商人所  
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  
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昇法之所尊也上下  
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

管子治要

卷之十四

一四

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  
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  
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  
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  
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  
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  
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  
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  
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



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為差。至武帝之初，七十  
年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  
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  
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闔者食梁肉，為  
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庚氏是也。人人自  
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  
民富，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  
去本，天下虛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  
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  
民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  
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  
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糴三輔、宏農、河東上  
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  
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  
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罷常平倉。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十五

哀帝即位，百姓皆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  
最盛。平帝崩，莽遂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  
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  
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漢  
家制度，以為踈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  
同，而西南夷鈎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綬，  
貶鈎町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  
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壹舉滅匈奴。海內  
擾矣。又勅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  
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  
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  
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為姦。  
天下警警然，陷刑者眾。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  
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圜，即錢也。退又行之于齊。至管  
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  
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計本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十六



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為斂之之時，官為散之之時。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

吾民矣。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兩為溢，秦以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也。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

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孝文為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文為半兩，除盜鑄

錢令賈誼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十七

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

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論報為法若此

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

而壹之，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阿

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

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繁，姦錢日多，五穀不

為多，民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為多。善人休而為姦邪，誘

動心於姦邪也。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祥，奈何而

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和作和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

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即

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粵，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

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

穿穢栢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

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賫，居者送，

中外騷擾，相奉財賂，衰耗而不澹，人物者補官，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十八

出貨者除鼻，選舉陵夷，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

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

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

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鍾

致一石，鍾，六石四斗。置滄海郡，築衛朔方，轉漕甚遠，

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迺

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

郎，始於此，此後衛青比歲，將十餘萬眾擊胡，斬

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廼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於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二九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宏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諸賈人末作貫貸，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筭一，輶車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商賈人有輶車，使出二筭，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

超萬作  
越以之

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二二

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是時越欲與漢

餘下有  
項字



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

船高十餘丈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

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事

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儲設共具而望幸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

十餘萬人擊越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

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

開田官斥塞卒塞上侯斥卒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

繕道餽糧遠者二千餘里邊兵不足廼發武庫

奏書治罪 卷之十四 二十一

工官兵器以澹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

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

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有輕重而列侯坐酎

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

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強令民

買之而船有筭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然兵

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母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

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宏羊為

治粟都尉領大農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

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盡籠天下之

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緡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

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京宏羊天乃

雨久之拜宏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詔郡國

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

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

奏書治罪 卷之十四 二十一

儉然後教化可興廼罷酒酤宣元成哀平五世

亡所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

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

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

裔以御魍魎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

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辜者自公卿

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

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



性踈擾不能毋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  
 文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  
 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  
 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每一幹為設科條防  
 禁犯者辜至死姦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  
 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  
 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  
 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  
 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  
 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  
 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  
 七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  
 突豨勇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  
 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  
 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  
 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  
 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  
 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二十三

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  
 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荆  
 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  
 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  
 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隱微不顯之言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戰國從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  
 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  
 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  
 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  
 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  
 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  
 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  
 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  
 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  
 萬言後進翳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  
 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  
 者之患也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二十四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陳

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無其作去改之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

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視天下是

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

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

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羣書治要

卷之十四

二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三

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為  
 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  
 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  
 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  
 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  
 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為粹嗟千人皆廢言羽  
 千人皆廢  
 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  
 項王見人恭謹言語恂恂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刑忍不能與此所  
 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  
 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  
 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  
 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  
 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  
 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蜀民無  
 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

楚書治要

卷之十五

二

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漢王以信為左丞相  
 擊魏信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  
 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  
 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  
 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  
 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  
 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  
 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  
 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蘗後爨  
 樵取薪也蘗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  
 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  
 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泚水禽  
 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頃之有縛而至麾  
 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

楚書治要

卷之十五

三



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部下是也身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四

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勑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

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

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

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

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

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

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

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

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

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

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爲楚王

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僞游於

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

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稱疾不朝

黥布六人也漢封爲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韓

信布心恐憂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王

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

舊本敘  
字補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五



為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  
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南面而立萬  
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  
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  
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元孫向字子政本名夏  
生為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  
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宏恭石顯憚之數譖毀焉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六

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  
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  
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直猶不忘君沉重  
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臣聞舜命九官禹  
司空并戶契司徒咎作士垂共工益濟濟  
朕虞伯夷秩宗慶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  
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  
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  
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離於外故盡得

其驩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  
轉相非怨君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咎咎當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  
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  
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肯渾淆  
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更相讒愬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七

轉相是非文書紛亂毀譽渾亂所以熒惑耳目  
感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將同心以陷  
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  
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  
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  
附者眾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  
無光雪霜夏隕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  
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  
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  
 今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  
 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衆賢退。羣枉盛者，  
 正士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  
 子道銷，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  
 道長，則小人道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爲泰。  
 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謹兜與舜禹雜處，  
 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羣言相誣，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  
 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偕仕  
 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  
 李斯而銷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  
 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  
 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  
 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  
 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  
 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八

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也。出令則如反汗，  
 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  
 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  
 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  
 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  
 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  
 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  
 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  
 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數  
 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  
 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  
 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  
 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  
 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  
 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治，原秦魯之所銷，  
 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  
 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九

池作法



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銷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泰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濯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

書治要 卷之十五

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為椁、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乎、孝文寤焉、遂為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

著無厚  
次之以  
薪五字  
補之

移作則

棺椁、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上庸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官里樹木  
百物之行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上庸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

書治要 卷之十五

曰、不如速朽、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上庸、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棺椁之麗、官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理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



愈厚，上龍欄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一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憮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十二

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疎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上寵，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墓，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

意上有之字

計，向見上無繼嗣，政由王氏，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十三

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專國擅勢，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趙高專權自恣，羸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騎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

藝書治要

卷之一五

十一

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牙、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寢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藝書治要

卷之一五

十五

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也、唯陛下深留聖思、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界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



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終不能用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

周氏廼髡鉗布衣禍置廣柳車中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

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

廼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

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

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

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

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

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

俠意布匿其所廼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旨上

廼赦布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

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

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

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

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

舊有上字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十六

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見陛下深淺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欒布梁人也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

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

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

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壹言

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

臯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

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

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

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

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烹上廼釋布拜為都尉

蕭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

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

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十七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破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十八

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遜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

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并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豪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即關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十九



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為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二十

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說有。所啓白。相舍後園

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拜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二十一  
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講或作較。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曉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



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略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為質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

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為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孝已高宗

之子有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考行也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任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

周勃沛人也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惠帝以勃為大尉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後迺免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



金與獄吏廼書牘背示之、以公主為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薄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為條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二十四

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廼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以上宴時入奏事也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二十五



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

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

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

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

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

府中為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

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

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使使持

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

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五

二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

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

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

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

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

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

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

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

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

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

約不與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

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土與天下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一



註列作  
判

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刃而不能授、刃斷無復廉鏐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三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三

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輅以木當胸、挽重輦車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



無庸字

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  
 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  
 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  
 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  
 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  
 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  
 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四  
 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  
 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  
 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  
 其九九，喉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  
 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九而拊其背也高帝  
 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  
 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  
 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  
 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  
 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此  
 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  
 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  
 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  
 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  
 以困平城廼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五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  
 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  
 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  
 啖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  
 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  
 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  
 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



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六

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召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入深山隱居，通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

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為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七

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下數被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謂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反欲擊取祭陽天子春秋鼎盛謂方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隨骨肉之屬而抗剋之抗其頭而剋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二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



今下有  
之字

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殃禍之變，未不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籠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賀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十一

可下不  
也字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十一



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種  
腫足曰種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銅疾後雖有扁鵲不  
 能為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  
 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  
 匈奴媿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  
 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  
 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內之閑中閑賣奴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  
 紈之裏縵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  
 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并仁恩并心於進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十一

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  
 壯則出贅出作借父稷鉏慮有德色假其父鉏  
 母取箕箒立而諄語諄猶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  
 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眾掩寡知欺愚勇威怯  
 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  
 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  
 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十一  
 弄禮誼捐廉耻日甚殺父兄盜者剽寢戶之簾  
 也剽取奉兩廟之器奉取也兩廟高白晝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吏此其  
發盈出十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  
萬石粟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  
 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  
 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十三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父母兄弟

弟妻子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十四

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殷為天子二十餘世周為天子三十餘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繼緜之

中召公為大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

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為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十五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在衡和在軾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樂詩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著同故  
字補之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  
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  
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  
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  
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

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  
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  
其服習積貫也，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  
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  
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  
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  
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

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  
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  
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  
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  
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  
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  
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  
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  
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  
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  
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  
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  
木廣裕，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  
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

卷之十六 十七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黜削之臯不及大夫顧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削髡剔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十八

書無死而子

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烹嬰以廉耻故人矜以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爲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固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謂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十九



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彼亡國也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爰盜字絲楚人也孝文帝時為中郎將從霸陵上

欲西馳下峻阪盜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盜曰臣

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騎倚也聖主不

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

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

同坐及坐郎署盜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

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廼妾妾主豈可

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也於是

上廼悅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盜

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調選也

仁愛士卒皆爭為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

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

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

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上

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

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

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

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荊

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

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

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

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祖褐同祖褐肉袒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

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拮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則匈奴之革筈木薦革筈以皮作如鏡也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也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二十二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蹶跌不可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揚之南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什秦民見行如往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二十三



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  
此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  
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  
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  
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  
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  
澤為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  
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

塞書治要 卷之十六 二十四

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  
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  
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  
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  
發遠縣饒至胡又已去聚不罷為費甚大罷之  
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  
高城深塹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令居之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  
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  
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  
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  
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謂胡人驅收中國  
能奪得之者以半  
與之得漢人官  
為贖也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塞書治要 卷之十六 二十五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  
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東方諸郡  
大當戍邊不習地勢  
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  
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  
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  
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  
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勸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史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二十六

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二十七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欲無

極民力疲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譏恐

發陷禍而觀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安賞以隨喜

以求自全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輕絕人

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

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

製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

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

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通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

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

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

後吳楚反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

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

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誦諸侯削奪之地以故

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

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

若十二  
人至  
若十二  
字補之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三十八

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  
為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  
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  
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  
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  
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  
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  
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三十九

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貨為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調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調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耶、詔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

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

文帝曰、善、迺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

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

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

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

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

中涓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

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蹕止行人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

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

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

久、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

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弄市、上大怒曰、人無

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

是足矣且罪等俱死罪也盜五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

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抔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

廷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

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曰

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

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時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

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

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

制之門中樞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空言也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

胡滅澹林胡名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

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尚帥車騎擊之所

殺甚衆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

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荀悅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荀悅

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

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皓首屈於郎署

豈不惜哉夫知賢之難用人之不易忠臣自固之

難在明世且由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

屈原赴於汨羅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

質樸忠誠高祖知之以為安劉氏者勃也既定

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已哉狼狽失據

塊然囚執俛首推襟屈於獄吏可不愍哉夫忠

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焉盡力

焉進而喜非貪位也退而憂非懷寵也忠結於

心戀慕不止進得及時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

魯遲遲吾行也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蓋彼誠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相用屈原惻愴懷



徒忿怒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焉唐困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哲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五

以獠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貧賁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謂林邊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也紛亂而公以

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六

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甬道隱築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



上成山林為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蓬穎猶稌  
穎小豕

得蓬穎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

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

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

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書言治要

卷之十七

七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

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

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

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

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

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

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

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

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

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

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

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

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

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

書言治要

卷之十七

八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

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

周蓋千八百國以九洲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

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

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身



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九

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弔哭之，為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問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

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梁從孝王遊陽，為人智略，忱慨不苟，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平軍，欲逐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十

夫精說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

荆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為秦將破護走之燕始

荆始皇於期自刺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

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

以奢故也義不苟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

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馱馱駁馬也敬重蘇秦雖

有譏諂而更食以珍奇之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疾昔司馬喜臆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

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

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妬之人也百里

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

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丹之計囚

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譏諛而二國

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

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

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

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

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

三王易為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隨肝膽

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

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根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十三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也，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十四



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搯而絕手可摧  
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  
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  
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  
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  
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書言治身

卷之十七

十五

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  
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  
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  
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  
省刑罰通關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  
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  
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  
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  
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文  
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  
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齮於曾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  
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  
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  
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

書言治身

卷之十七

一六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  
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  
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  
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  
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  
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



獄吏專為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合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十七

蘇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

舊無與  
副至等  
俱十四  
字補之

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脇自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十八



舊無天字補之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攸見乎？」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在，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藝書治要 卷之十七 十九

驪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在匈奴聞上崩，南向號哭，歐血，且夕臨數月，卒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為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

藝書治要 卷之十七 二十

昭下五著字



聖字

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遷徙為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孰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為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二十一

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為効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二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二十二



地千里及後蒙恬為秦侵胡闢數千里以河為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難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隨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聖書治要

卷之十七

二十三

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脇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慨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營

劉向新序  
作記於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廼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殺

聖書治要

卷之十七

二十四

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舉賢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興夜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善無日  
以什流  
四字補  
之



詒其作  
字補之

舊無將  
字補之

灾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士大夫其明以諭朕靡有所隱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二十五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

陶人作瓦  
器謂之甒

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諸侯背叛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灾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陶人作瓦器謂之甒猶金之在鎔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二十六

唯治者之所鑄綬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



無姓字

之肯為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書治琴

卷之十七

二十七

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

書治琴

卷之十七

二十七

糞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  
 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  
 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之靈德  
 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  
 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  
 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  
 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  
 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  
 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  
 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  
 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寡遂廉耻貿亂賢不肖  
 渾殺未得其真明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也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  
 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  
 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  
 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  
 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二十九

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  
 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  
 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  
 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  
 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  
 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  
 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  
 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  
 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  
 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  
 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  
 所以蹢躅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  
 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  
 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  
 已以迫斃民民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益貧者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三十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

羣書治要

卷之十七

三十一

八下方之字

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為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



未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公孫宏菑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學春秋武帝初卽位宏年六十以賢良對策焉武帝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童無草木也澤不涸麟鳳在郊藪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象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踐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宏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未世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

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卽賦斂省不奪民時卽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卽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象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書遠方之君莫不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至也臣聞之仁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

卷之十八

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為丞相、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屨而

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偃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宏、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宏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

卷之十八

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麻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

善無下 蘇氏二 字補之

善無下 蘇氏二 字補之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宏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嚴助會替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

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

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并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

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弃之何但越也上廼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

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

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

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

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

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

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

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

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

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為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

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

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

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問者數年歲比不

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

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輪而踰領輿竹與車也領

山嶺也不通車運轉皆擔輿也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虵猛獸夏

其無竹與二字  
仙之  
通下右  
松字



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  
 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  
 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  
 船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  
 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  
 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  
 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  
 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  
 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  
 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  
 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強，能難邊城。為邊城作難也。臣竊  
 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  
 地所以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  
 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  
 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書治要

卷之十八

八

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  
 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  
 之。此必委質為藩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  
 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  
 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  
 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  
 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  
 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  
 織絁，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  
 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  
 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  
 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  
 方，三年而尅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  
 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尅。言用兵之  
 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  
 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在前行故曰顏也。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  
 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為境，九

書治要

卷之十八

九



舊無民  
不得挾  
弓弩之  
字補之

刑為家八數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  
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  
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  
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  
毋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吾上壽王字子憲趙人也丞相公孫宏奏言民  
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  
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  
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為禁民  
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  
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  
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  
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抗弊  
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  
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  
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  
以稷鉏鋤挺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  
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  
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  
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  
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  
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  
止者大對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  
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  
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  
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書奏上以難丞  
相宏宏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  
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  
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所



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十二

地千里、以河為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

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十三

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効也、書奏、召見、廼拜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母尺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  
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  
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  
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  
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十四

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  
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  
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  
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  
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  
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  
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  
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

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  
得還踵，而身為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  
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  
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  
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  
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  
勢而已矣。臣聞圖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則陛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十五

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  
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  
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  
也。秦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  
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  
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  
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  
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  
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  
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  
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  
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  
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  
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  
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  
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十六

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隸略穢州東夷也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  
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弊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  
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  
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  
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  
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  
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  
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  
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  
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  
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又  
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  
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十七

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  
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  
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  
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  
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  
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  
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  
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故諡爲孝文廟稱大宗至孝武皇帝大倉之粟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十八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藉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公孫勇等詐爲

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

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十九

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



殺吏民、背叛為逆、今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專、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即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為變、則三

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錫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

甚無取 給萬民 所五字 補之

輿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錫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即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為變、則三

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錫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



舊無充  
字補之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設於宮中九市也而諸侯叛靈  
 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  
 萬死上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  
 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  
 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  
 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上古之事經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  
 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綵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  
 蒲為席衣緇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  
 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  
 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  
 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  
 人簪璫瑱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  
 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  
 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  
 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燔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二十一

舊無今  
則不然  
四字補  
之

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  
 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言切諫上常  
 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  
 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談何容  
 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  
 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  
 曰昔者闕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  
 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  
 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  
 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互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  
 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  
 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二十三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啁啁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二十四

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哀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

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七

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羣無左  
子補之

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

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鳳為鳳所誅羣下莫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遜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



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書治要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書治要

卷之十九

三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為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

若無少傳二字補之

書治要

卷之十九

四

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奸詐。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大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于公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繇，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及爲三公，直言諫爭。成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五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耶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大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六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



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

以為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天娶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也。

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

故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七

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咎繇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漢舊儀：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

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

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

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

尚方，明視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

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貢禹字少翁，琅耶人也。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

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死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

一而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

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

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亂於主上，甚非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七

宜然，非自知奢僭也。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大古難，宜少放古以

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方今齊三

服官，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河內懷蜀郡成都

官主漆器物。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



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安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盡塵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九

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圃。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

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十

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誇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而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悌賤買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辭之故四海之內

卷之十九

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隆隆物欲墜落也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詔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

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省其半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為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

卷之十九

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



姓下者  
有家字  
刑之

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  
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  
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  
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  
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  
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  
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  
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十三

善無宜  
字補之

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  
如漿視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  
如霍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奴為  
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廬兒及汝昌侯傳商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  
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  
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  
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恨怨上  
以宣名儒優而納之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  
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十四

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

正月一日為歲之

始猶朝月之朝日之朝

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  
何況於日虧乎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為丞相宣帝與後將軍  
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  
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  
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  
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  
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



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十五

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

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十六

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專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



其無上  
曰至何  
道九字  
補之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  
 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  
 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  
 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  
 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  
 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  
 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  
 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耶亂耶上曰亦  
 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  
 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  
 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  
 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  
 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  
 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  
 為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顯告房與  
 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房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十七

其無上  
曰至何  
道九字  
補之

博皆棄市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為司隸校尉刺舉無  
 所迴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莫敢  
 犯禁京師為清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以言  
 事不當意而為文法吏所詆挫大夫鄭昌上書  
 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  
 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  
 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  
 許史之屬許伯宣帝后父也  
史高宣帝外家也下無金張之託金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  
 國事有司幼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  
 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  
 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耶人也為司隸校尉刺舉無  
 所避侍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  
 相連豐按劾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  
 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  
 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拜為司隸校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十八



尉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溷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為君也臣竊不勝憤懣

書言治弊 卷之十九 一九

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劉輔河間人也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

為皇后輔上封事曰今廼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與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

書言治弊 卷之十九 二十

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詔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豫悅也災異屢



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褻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為尚書僕射、

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咲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

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

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

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

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

也、臣願以身命當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持當受詔書案

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

去、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

專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崇又以董賢

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詔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市、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

死獄中、荀悅紀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非則刺上之譏言、而當則耻其勝已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已而同、則惡其奪已之明也、後已而同、則以為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為諂也、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也、與眾共言、則以為順負也、違眾獨言、則以為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宏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

知、則眾共蓋之、雖是而不見稱、與眾同智、則以為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為功、據事盡理、則以為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為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為懷隱、進說竭情、則謂之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為固當也、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右、不便於左、或合於前、而忤於後、夫能應事當理、決疑定功、發情起意、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於時、言立而策成、始無咎悔、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見、萬不一及也、且犯顏冒死、下之所難言也、拂背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忤難聞之主、以萬不一及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遁也、非唯君臣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尼所以發憤差歎、稱吾欲無言者也、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為諫大夫、出為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



出諛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  
 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  
 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  
 政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矣外  
 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為御史大  
 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  
 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  
 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  
 聞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灾  
 也彼必奔走遠遯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  
 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聞之咸  
 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  
 其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  
 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車  
 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

藝書治要

卷之十九

二十三

善無常  
字補之

詔輔政孝元皇帝即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  
 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  
 達學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  
 議多所匡正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  
 騎將軍高為表裡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  
 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  
 令鄭朋華龍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  
 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  
 宏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大  
 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  
 道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  
 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  
 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  
 言上新即位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  
 是望之堪更生皆免為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  
 關內侯給事中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藝書治要

卷之十九

二十四



白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  
 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  
 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  
 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  
 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因急發車  
 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  
 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  
 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  
 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却食、為之涕泣、  
 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舊無下  
望之二  
字補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二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下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一

為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為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即皇帝位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二

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二十一年鄴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三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允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且之謀，盥洗進爵，蹶躅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耆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為詔子噉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四

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



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

有任

卷之二十一

五

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炘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

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

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六

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比旨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今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芟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屢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何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七

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替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

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搖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尅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八

崩齊民歲增闢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甚無時  
雖至釋  
接一字  
補之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闈房肅雍，險譎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九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社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離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羣書治要

人貴人金印紫綬，捧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闈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蠱。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豐，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十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帶，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



萬所  
字每  
於至政  
事十一  
之

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  
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反以為綺毅就視  
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  
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  
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  
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  
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  
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  
且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衰異又不錄勤勞無乃  
甚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一一

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  
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  
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  
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  
龍蒼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  
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  
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  
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  
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  
甚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一一

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  
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  
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  
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  
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  
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  
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  
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  
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

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  
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  
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  
之恨宜及吉時不可替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  
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  
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  
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  
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  
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



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格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優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襍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且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

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

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人為榮貴人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為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三年為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

省作者



萬無特  
廷尉三  
字補之

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  
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  
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  
報異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  
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  
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  
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  
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一五

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  
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  
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  
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  
河陽帝即解其縛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  
李育守上邽蓋延耿弇圍之勅彭曰兩城若下  
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  
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非其  
無改之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  
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  
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  
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  
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  
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  
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  
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  
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  
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顛與且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苟  
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為軍市令世  
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  
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賞之，以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諡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為揚虛侯，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迴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

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俊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策，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鸞繪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指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  
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  
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  
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  
谷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  
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  
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  
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  
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  
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  
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改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  
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耶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遠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大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大傅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為太中大夫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塔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

尚善作向以之

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

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

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

耿舒等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謂者杜

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

或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

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塗

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

援以為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

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

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

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

涕耿舒與兄好時候弁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

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

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弁

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

書言治身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橐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微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颯、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尅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二年作  
三年



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

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書奏報歸田里

子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為郎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癩瘡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飭素簡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

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當警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喪吏吏不取民今我喪吏是以遺之吏既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弊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世祖即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大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太傅趙熹舉恭直言，拜中牟令。恭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

著無本  
傳諸處  
四字補

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穀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中牟。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二

傳

宋宏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宏通博之士、宏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宏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宏當譙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侯謂宏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徵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寢疎、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閱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



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

羣書治要

卷之二二二

三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輕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

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迫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二二

四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

其無其字補之



善無怨  
字補之

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  
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  
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  
下之奸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  
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  
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  
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  
令這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  
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  
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  
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  
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  
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  
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  
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  
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  
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  
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

善無怨

字補之

五

善無怨  
字補之  
合十七  
宋至餘  
明之  
善無怨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為六安  
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  
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為立漢將  
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  
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  
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壁馬  
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  
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衍聞之  
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  
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邸脅以  
晉魯不畏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  
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為左  
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  
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  
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中降于河內帝  
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  
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

善無怨

字補之

六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宏，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讒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疎遠寵祇之



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冒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况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難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軛乘輿輪，帝遂為止。時內外羣官多帝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二

九

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捽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為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世祖即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為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可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二

十

風，椎牛上諫。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眾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鄧暉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



若無封  
字補之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  
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遠，遠不受詔。」帝乃迴從  
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  
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  
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  
為參封尉。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  
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為并州刺史。引見  
讖語，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  
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  
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  
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  
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  
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  
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  
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  
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  
乃入。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帝下舊  
右後字  
刑之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為人謙柔  
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  
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  
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宗族深其  
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  
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  
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  
美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十二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  
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  
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  
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  
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  
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  
欲配侯王，取婦聘駝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  
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  
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



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爲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讞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

基書治學 卷之二十二

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

基書治學 卷之二十二

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罷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破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十五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大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微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

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十六

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等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



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安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為司空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戰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

書言治身 卷之二十二 十七

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宏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 有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 頗以嚴猛為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馴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

書言治身 卷之二十二 十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豈謂無私乎。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薄入太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十九

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

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繅，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貫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搜，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敕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山作公

數為民患，常募設檻，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郵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適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山媪，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嘗刪翦疑事，帝以為有奸，大怒收郎，即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賞郎，遷均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

朗陵侯徽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者，臣今



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如  
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  
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  
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  
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  
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  
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三

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  
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永平十  
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  
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傳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  
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  
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  
腹矣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  
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

魏十九  
字補之

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  
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  
見納用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  
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  
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  
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耶王京書曰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  
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  
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  
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  
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  
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  
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明  
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  
蒼八月飲耐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  
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  
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  
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蒼無明  
年正月  
四字補  
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二十四



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薨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為尚書僕射是時穀費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五

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卿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古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為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六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懸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  
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  
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  
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  
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冤濫家屬徙邊  
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戍已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  
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  
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

生八字 補之 著無孝 元至九 武九守 補之

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  
元元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  
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  
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為大尉是時三  
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  
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  
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  
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

會九守 補之

黃門視參疾 太醫致羊酒復為太尉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  
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  
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  
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  
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  
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  
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為太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臨朝竇憲以重  
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  
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  
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  
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宏申伯之美致  
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  
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尅已復禮  
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  
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  
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  
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三十

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案無之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可不慎哉！夫諫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杆，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三

傳

楊震字伯起，宏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一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為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



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牡鳴詩刺哲  
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  
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  
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  
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  
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  
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  
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  
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

孝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  
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  
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  
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  
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  
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  
忝侍中又至封侯不替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  
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  
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  
自贖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  
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  
為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  
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  
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  
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

孝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賂至有贓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濁清清  
濁同源天下誼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  
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  
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  
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  
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  
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  
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  
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聖書  
有闕字  
則之



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  
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  
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  
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  
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與  
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  
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  
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  
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  
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  
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  
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  
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  
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  
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傾亂  
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  
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文勿設祭祠因  
飲醢而卒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四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喜五年爲大尉是時宦官  
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  
暴虐一劾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  
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  
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  
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  
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  
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  
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旣不能竭忠盡情極言  
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塔至今朱游欲得  
尚方斬馬劍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  
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  
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  
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  
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  
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螭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五



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  
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今妾勝嬖人閻尹之徒，共專國朝，欺  
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  
篆小技，見寵於時，如謹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  
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  
、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  
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堯舜之言，身  
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墓書治學 卷之二十三 六

張皓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  
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  
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  
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  
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  
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  
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  
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  
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  
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  
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  
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  
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  
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  
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九

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疆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効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九

書三順  
帝二字  
補之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十一

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園，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十一

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



前鬪生之計，西羌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時，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女毫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十三

恐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十三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宏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以爲大不敬，詔



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雲衆皆死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學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吝嗟天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允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

君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十四

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兀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災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實之異况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

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良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

君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十五

鄭衛之聲則治致和平德感祥風矣於是特詔召瑜拜爲議郎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有補之

之、一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等、知詔以忠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防坐徙邊、即日赦出詔、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十六

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詔駁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憫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詔言、答之而已、詔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

傳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

世著作  
者改之

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關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十七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去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詭譖之、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羞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諡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十八

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夫糲食鷹鷂欲其鷲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怨之如初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揚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十九



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勲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關豎，災變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考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一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治民及仕。刪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督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一

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貴藏，侔於天府，死則仁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堤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顛，為玉所進，光祿勲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玘，屯騎校尉蓋升，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元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對仇章奏帝覽而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一

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敬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諫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元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其慮長久謂殺害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辭爲賢能以脩已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刑宰不覆競共辟召或考奏捕治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雄之所言皆明達治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二十四

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爲尚書時三輔大旱五穀灾傷天子親自策問舉對曰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灾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灾以六事尅已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人民水盡魚枯豈不欲爾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二十五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下留神裁察以舉為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効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六

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適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拔自困胎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

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七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冲帝即位為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是為質帝冀忌帝聰惠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懼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鉞鑽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患、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八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奸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質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二十九



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三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為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費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疾免歸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一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為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



舊無為  
太尉三  
字補之

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刑司不敢彈、輒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惺竟坐逆謀、貶為瘿陶王、弼遷河東太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偽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撻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為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三

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三



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及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安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四

四

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眾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

舊無以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闔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五

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慙勸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以蕃



為大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且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蹢躅、道路諠譁、言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六

論悖俗、而驅馳峻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七



范作死  
受作設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  
 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  
 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為  
 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  
 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  
 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  
 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郎張陵媯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  
 任近習專樹饜饕外典刑郡內幹心膺宜以次  
 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  
 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  
 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  
 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  
 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  
 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  
 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八

帝崩靈帝立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  
 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  
 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  
 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  
 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  
 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  
 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  
 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  
 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九

王甫為黃門令用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  
 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  
 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  
 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  
 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  
 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  
 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九



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十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父阼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

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

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草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民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

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



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滅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十二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奸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鞠人臧罪而猾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破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奸起感破

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十三

補益其後宏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莛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荆國南金和寶冰執霧縠之積盈俛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斯亦運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

悺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良久恒懷不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

皆無五百至各千二百字補之

駁作較

與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二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

具獨坐徐臥虎唐兩隋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鬪珥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宰縣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悺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



犯吏民惛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賦罪  
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超及  
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  
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  
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  
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為益州  
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  
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

漢書列傳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六

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  
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  
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  
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  
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  
畫丹漆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  
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  
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豐請誅之而覽伺候遮  
截章竟不上檢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

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  
御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  
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  
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  
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  
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  
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  
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

漢書列傳 卷之二十四 一七

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  
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  
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  
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  
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千萬  
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  
車騎將軍有頃疾瘳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  
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  
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何至曹



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帝勃海、王惺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舊集六  
百二字  
補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十九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為列侯、節等讒詔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安授茅土、世為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陰陽乖刺、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捐改既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十九

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容其言、至今宣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



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為責

時作皆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感德之間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為我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

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他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復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爵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

舊無收掠死獄中補之



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勃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二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習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



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溥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乃更脩黌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治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喜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



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  
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溫自與言老父  
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  
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後天下  
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  
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  
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  
去

西羌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六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  
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  
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窮恚無聊故  
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  
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  
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  
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  
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  
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迷

唐戰羌衆折傷種人互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  
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  
吏民豪右所搖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  
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  
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  
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  
任尚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  
使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  
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  
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  
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  
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  
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  
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  
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  
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旣轉盛而二  
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一作二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

藝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八

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而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載作成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為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鬪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

藝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九

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關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煩鮮卑種眾不弱于前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  
 衆人轉運無已足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  
 垂之患手足之蚘蝨中國之困背背之瘵疽也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弄慢書之詭方之於  
 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蟻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  
 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  
 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  
 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  
 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  
 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  
 以發德音也夫郵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  
 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  
 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  
 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  
 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

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  
 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  
 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上

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眾大潰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况眾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

晚作記

舊無泉字補之

本書卷作魏

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安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五年魏書曰大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離書畫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華容後宮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綴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禋存不忌亡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

忌作危



肉上著  
有骨字  
刪之

呂作  
下同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贖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土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三

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詔，安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死。

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祀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四

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於是，以惇等配厚也。

三年，魏略曰：是年起大極，諸殿築總章觀，又於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龍曼延，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采思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翫飾，賜與無度，帝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職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

厚也作  
羣之

以下皆  
有下字  
刪之

舊無其  
有字色  
者五字  
補之







此傳當在後漢尚之下

書論謀政事、講論經籍、為萬世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為大將軍

出長子譚為青洲、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免走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免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

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七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

諫、紹怒、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

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

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

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

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

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

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

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

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下皇后、琅耶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八

追封大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

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

土、因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

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

臺閣、永為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

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

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

娥降嬙、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



喜紉以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  
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  
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  
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  
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  
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  
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文帝不從

舊無傳  
字加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九

夏侯尚字伯仁子元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  
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元議以為夫  
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  
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  
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  
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  
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  
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  
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舊無明  
字補之

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  
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  
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  
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  
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  
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  
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必明矣奚必使中  
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  
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十

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於此閭  
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  
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  
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  
則脩已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  
黨者不如自求於州郡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  
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  
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策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所策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為侍中尚書令或別傳曰或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荀攸鍾繇陳羣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都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傳終為卿

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議杜襲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太祖以為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

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

當盡禮敬之傳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帥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為太中大夫是時文帝

舊無大  
笑於是  
太子六  
字補之

為五官將而臨營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為大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

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



罷社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譚欲攻第  
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  
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弄兄弟而  
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  
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聞譚已死  
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  
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  
葬請治葬  
卷之二十五 十三

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閱脩  
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安  
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韓約失衆依憲衆人  
多欲取約以徵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  
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賜連等就斬約頭  
欲條疏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  
人以要功乎連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  
及視踵怪不在中以問連等連具以情對  
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  
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  
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  
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  
原獨守道持順自非公事不安舉動太祖徵使  
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  
豕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崔玉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玉為  
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玉傳文帝於鄴世子  
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玉書諫曰蓋聞  
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  
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  
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  
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  
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  
而陵嶮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  
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  
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  
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  
比蒙復誨諸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  
苗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卷之二十五 十四



皆無玉  
應至變  
平四十一  
三字  
之

惟玉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玉以死守之植玉之

兄女塔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玉

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玉

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

載委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

明拔朝廷歸高玉薦揚訓太祖為魏王訓發表

天下稱平矣

褒述盛德時人謂玉為失所舉玉與訓書曰省

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玉此書

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玉為徒隸使人視之辭

色無撓太祖命曰玉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

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玉死為世

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東曹掾與崔玉並典

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

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

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

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

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十五

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

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

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

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黨與四海翕然

莫不厲行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

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崔玉

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妻

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

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

聞蕭生縊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

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

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

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

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為臣作

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

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

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

必有微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

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

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進言救玠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十六



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制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

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  
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  
海唯清緝照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  
玠之一責永見損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

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傳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

玉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玉被誅

鮑助字叔業泰山人也為中庶子出為魏郡西

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

子數手書為之請助不敢擅縱具列上助前在

魏書治罪

卷之二十五

十七

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

滋甚延康元年助兼侍中文帝受禪助每陳今

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

後帝將出遊獵助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

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

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

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

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

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煜對曰獵勝

於樂即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

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

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

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

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煜佞諛不忠阿順陛

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煜之謂也

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即出助為

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

王並舉助為官正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

魏書治罪

卷之二十五

十八

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助面諫以

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助為治書執法帝從壽

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助時營壘

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

曜欲推之助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

陽曜有罪助奏繼遣而曜密表助私解邕事詔

曰助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

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助無活分而

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



充大尉鍾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助罪。帝不許，遂誅助。助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助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刑，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十九

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旣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

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

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二十

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初問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二四萬人，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  
 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  
 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  
 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  
 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晷而更之咸  
 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夫  
 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  
 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敬敬之重耳欲用其  
 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  
 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  
 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  
 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  
 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文寧復更發無  
 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  
 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  
 之於吏而暴其罪鈎其死也無使汗于官掖而  
 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  
 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一

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罪驚乘輿馬者廷  
 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  
 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手足  
 故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  
 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  
 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  
 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  
 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  
 謙也是帝欲不謙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  
 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  
 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  
 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  
 為殺之未必為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李明嘉平中為  
 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  
 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一



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只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于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三

修作

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修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

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用之昔桑宏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宏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

劉煜字子揚淮南人也爲侍中

傳子曰煜事明帝大見親重帝

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煜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煜有膽智言之



率作率

舊無活  
人至問  
日十二  
字補之

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煜持不可  
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煜煜講不可伐  
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  
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誠不足採侍中  
劉煜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煜與吾言  
蜀可伐暨曰煜可召質也詔召煜煜至帝問之  
煜終不言後獨見煜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  
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  
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  
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煜出  
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網而隨之須可制而  
後率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  
誠直臣然計不精思也暨亦謝之煜能應變持  
兩端如此或恐煜於帝曰煜不盡忠善伺上意  
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  
所問反者是煜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  
煜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  
從此疏焉煜遂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  
詐不如拙誠信矣

藝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三十五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為散騎常侍  
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  
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  
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  
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唯陛下察之  
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舊無音  
字補之

河東作  
畢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為金城太守文帝問則  
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  
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  
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後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  
收督吏將斬之則誓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  
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  
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  
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藝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三十六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為散騎黃  
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  
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眾官恕上疏曰書稱明  
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  
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  
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  
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  
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  
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殉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極絲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日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

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八

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二十九

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待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三十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糺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



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為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罵羽？曰：豈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諡。

舊無以  
原至律  
令九字  
補之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閻溫字伯檢，天水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圍。所治冀城甚急，劄乃遣溫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五

三十二

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下

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後為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為鄴城王太和元年徙為雍丘王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二

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聖作雍

著無親

補之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二

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戒作汝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大陽不爲之迴光、亦終向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三

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悽悽之誠也、詔報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疎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

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摠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四

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違違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思下有之字



故謀能移主威能懼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  
 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  
 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  
 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  
 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  
 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  
 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  
 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  
 不便滅弄臣死之後事可思魏略曰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五

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  
 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  
 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  
 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可以  
 授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  
 相信之明效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  
 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  
 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年  
 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  
 老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  
 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逾五百人伏  
 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定否必當須辦  
 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孺子象懷糧  
 蹈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  
 揮涕增河鏡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  
 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唯尚  
 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  
 部曲皆年者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

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疔盲聾瞶者  
 二十三人唯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  
 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  
 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  
 不委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  
 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傲日保金石之恩必  
 明神之信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晦若晝晦悵然  
 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  
 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  
 獨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  
 屬省監官使解重釋紱追相成子仲之業營顏  
 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  
 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  
 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  
 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  
 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  
 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六

唯遂仁德以副前恩  
 有詔皆遂還之也  
 六年封植爲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逼察  
 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  
 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  
 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  
 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  
 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同  
 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  
 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影翦枝幹委權異  
 族勢同瓠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  
 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  
 代興亡曹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袞每兄弟遊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



方朝遂共表稱陳衰美衰聞之大驚懼責讓文  
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  
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  
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衰尚約儉教  
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事衰病困令世  
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  
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  
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  
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  
甚言治要 卷之二十六 七

魏作遠

補之  
重五字  
生所不  
為誤或

于此乎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  
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羣賢書曰克  
明德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  
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之道偏任則  
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兼親疎而並  
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  
之助與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  
國家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  
道未備詩不云乎鶉鴝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  
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  
雖有闕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  
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  
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  
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設  
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  
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  
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  
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  
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  
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王綱弛而復張諸  
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漢  
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  
匈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  
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  
暨于戰國諸姬微矣至於王報降為庶人猶枝  
葉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形  
勝之地聘諸詐之術至始皇乃定天位曠日  
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秦  
觀周之弊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  
內無宗子以自昆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



萬無捐 餘至固 金二十 二字補 之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艾刈股  
獨任胸腹浮舟江海弄捐權觀者為之寒心  
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闕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日無  
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之手託廢立之命  
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  
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罷  
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詔謀趙高自幽深宮委  
政諂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都  
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莽之於  
後向使始皇納淳淳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刑  
後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  
君人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  
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  
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  
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自開關已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  
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六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百姓所以不易心  
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  
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  
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  
十里上下無別權俾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買  
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  
從至於孝景狼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  
恨疏者震恐吳越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豈  
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  
必折尾大可掉尾同於體或下推恩之令  
之尾其可掉尾哉武帝從主父之策南三割梁代  
自是之後齊分七趙分六淮南三割梁代  
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或以金免刑或以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桓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  
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  
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  
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定耳賴  
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  
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監秦之失  
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  
至於桓靈閣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  
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  
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  
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大魏大魏之興  
于今二十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六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  
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為萬世之  
策且今之制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  
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強幹  
弱枝備萬師之虞也今之制郡守古之方伯諸  
主或有武備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為小  
宰或有武備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為小  
志於進賢能褒異宗室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  
以勳進賢能褒異宗室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  
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則流竭根  
足之患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  
譬大且據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為之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而  
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徒於山林之中植  
於宮闕之下雖壅之若造次徒於山林之中植  
於枯槁之何暇蓄育哉夫為樹親戚猶土猶民  
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

下有變而無頃危之患矣

王祭字仲宣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為五官

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祭與徐幹陳琳阮瑀

應瑒劉禎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

使典文章魏氏春秋載紹使琳作檄文曰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相徐璜

並作妖孽餐餐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白攜養

因賊假位與金華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操贊閣遺醜本無令德標校鋒侯好亂樂

禍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國方羅英雄并取錄

用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遂乘資跋扈肆行

酷裂剝削元元殘賢害善放志專行威劫省禁

鼻梅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罰由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

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

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操率將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

校尉所過隘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

榮肅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苛苛慘

科防互設緡繳充蹊坑奔塞路歷觀古今書籍

所載貪殘虐然無道之臣於操為甚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文士傳稱琳謝曰楚漢未分割通進

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計其主取禍一時故跡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後弃愚於前四方革命而英豪託心矣唯明公裁之太

祖愛才而太祖以琳為軍謀祭酒管記室

不各也衛覬字伯儒河東人也為尚書明帝即位百姓

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

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

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

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

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

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

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

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

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

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漢文之

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

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

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

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

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

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

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至通作

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  
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  
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  
下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  
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侈靡日崇帑藏  
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  
食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至通每所非  
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  
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

宜裁制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為五官將文學魏諷反

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  
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廙別傳載廙表論  
治道曰昔周有亂  
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  
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存者蓋  
亦無幾其股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  
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  
蓋才置使之然耳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  
簡練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轉易  
而數轉易往來不巳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  
之問輒有姦巧既於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  
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  
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

者近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政  
者近以刑罰之嚴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非皆  
得其事實而課其能也長吏之所以為政者  
奉法也愛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則郡有所  
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  
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  
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  
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長吏皆宜使少久  
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  
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  
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員  
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備名無益有能之  
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  
譽安毀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為司空錄尚書事青龍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  
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  
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  
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  
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  
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  
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大倉皆是  
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  
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



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迴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為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為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深疾之，時舉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十五

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玉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搭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冶萬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十六



四字補之

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玉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安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十七

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為侍中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疆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石之弩不為饑鼠發機萬鈞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十八

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



舊無明  
帝即位

四字補  
之

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  
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  
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  
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  
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  
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  
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  
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  
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為廷尉明帝即位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十九

時獵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  
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  
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  
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  
安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  
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  
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  
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

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  
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  
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  
為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  
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怒臣帝不答  
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  
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既失人  
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  
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  
然後遂為之希出明帝即位時中書監劉放令  
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  
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眾皆影附  
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  
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為闇劣吾之立身自  
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  
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  
者耶允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二十



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以訪放  
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  
虛名也毘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  
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宮  
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陛下  
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  
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  
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

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  
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  
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  
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  
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  
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  
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間得密  
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辭款  
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遷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  
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  
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  
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  
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  
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  
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  
甚帝既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  
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  
弊百姓之財力者也築作琬室象廊紉爲傾宮  
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  
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夫不度  
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  
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  
爲深誠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  
恤民而自逸唯宮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  
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  
奔走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



下不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且之聖制、既鑄大錢、

羣書治要

卷之二一六

二十三

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不聽、泠州鳩對而不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下閣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籥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石作山

響、商辛以殞、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讓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

羣書治要

卷之二一六

二十四

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大極之北鑄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踈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灾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墓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六二十五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灾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宗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

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檐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刪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墓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二十六

分居一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



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矣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蠲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宵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跣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

無非  
也八字  
補之

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爲護烏丸校尉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青練五百匹也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爲涼州刺史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忠清在公愛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爲兄子及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八



子作名字皆依諱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

言治要 卷之二十六 二十九

此二者之戒照然著明而循覆車滋眾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冲虛為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白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弁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安矣當則無

言治要 卷之二十六 三十



怨於彼，安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澆，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會為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以會為司徒。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也。於是檻車徵艾，艾既會，而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遂謀反。諸軍兵殺會。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死，輒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骸埋骨，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離對枯骨，損之中野，百歲之後，為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矣。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為益州刺史聞曹公征

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

先主不復存錄松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自矜

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自足慮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卑而守之以免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

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

是以知曹操之不

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

人喜怒不形於色為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

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

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眾去與曹公戰

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

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

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

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

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

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成都

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諸葛

亮集載先主遣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

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為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

薄德勿効之吾終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評曰先主之宏毅寬厚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

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

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

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

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

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

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  
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錄尚  
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  
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  
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  
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  
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三

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  
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  
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  
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  
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補  
豈有今日之勞乎建替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  
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  
雖得頗牧而不能使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舊無國  
字補之

卿言起我意於  
是發詔理文焉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  
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  
益時者雖離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  
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  
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  
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四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  
為之御梅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  
獨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  
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為偏將  
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  
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  
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為  
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  
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



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功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五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未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六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為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為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躋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懇勲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則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七

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

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爲亮主簿有忠盡之効故見褒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爲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陳祇代允爲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爲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八

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城門堅守須劉璋替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



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

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有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魏文帝謂權

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

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

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

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

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

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

而權獨否

魏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九

蔣琬字公玉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

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眾事不理時又沈醉

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

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

為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

亮每言公玉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為

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

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加大

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

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

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

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

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

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

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

人無可推也王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

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

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

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為人也為射聲校尉著季漢輔

臣讚其法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孫屬袁

昭為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永直入

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

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

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

以所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

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雜狗哉

夫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毋坐而論道謂之

魏書治要

魏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不問橫道死人而愛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傳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金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慕，後沒入奚官，免為庶人。

###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綝使迎休，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興。

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安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十二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皓禽獸擾於死者，放之，當待翁然，稱為明主矣。

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

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

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

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

下。天璽元年，會替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

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

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

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

唐彬浮江東下，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

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

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

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

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

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

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

上下離心，莫為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晉書受皓之補之

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

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

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

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

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

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

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

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

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

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

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

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

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

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

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

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



爲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十五

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踈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十六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搃挾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踴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甚可仇



舊無  
神明  
四字  
神之

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思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乎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為長史病卒臨困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彙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

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十七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皆委羽降荆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臧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十八

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為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

舊無  
有心  
字



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十九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溫字慧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遷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人欲

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二十

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允臧否之談劾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嘿者非其談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犖冠羣、焯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豔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為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增宮之內、輒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慤、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觀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

書言治身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萬無殃  
疫死喪  
之災六  
字補之

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允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上重遷之性、且

書言治身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  
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  
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  
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剝者則迸入險阻黨就  
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則不營業不營  
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  
心動而携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  
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  
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

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  
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  
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  
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  
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  
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  
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  
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

舊無復  
荒至大  
願十二  
字補之

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  
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  
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  
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  
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  
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  
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二十四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為鎮西將軍劉備大率  
眾來權命遜為大都督拒之備眾奔潰拜上大  
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  
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  
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  
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二

奸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  
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  
讐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  
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宏規也赤  
烏七年為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  
子弟給侍全踪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  
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  
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踪  
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踪曰卿不

師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踪  
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  
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  
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  
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  
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  
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  
子抗字幼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二

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  
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  
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弄  
權鬪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  
所為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疊未  
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  
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

晉無天  
字補之



威而莫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綸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元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勣，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奔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三

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弃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勛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元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

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為吳王，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登或射獵，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四

孫和字子孝，立為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



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頴好奕直事在署者頴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覬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觎滋甚陸遜吾祭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

漢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五

可奪全寄楊竺等為霸支黨譖愬日興祭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中外官僚將相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於是有改嗣之規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

日作口

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願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譚晃言斥還田里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冤之吳書曰權寢疾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陵孫宏等固爭之乃止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舉邦傷焉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

漢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六

竺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為少府傳曰權數射短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覽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短非急也絕短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短驛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不復射短遷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一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



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立爲左丞相、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紆、君惠閉於羣孽、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七

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皆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疆者、躬行誠信、聽

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刪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八

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墉垣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宏造義兵以來、耕種



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一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緘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明王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賢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九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皓道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

其人任非其量四字補之

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元賀邵張悛郭連薛瑩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衰耗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事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

賢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一

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就令陛下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



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姪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繆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奸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

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其弱息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十二

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効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安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

舊無空 戶至氏 為十八 字補之



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  
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  
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  
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末年雖有  
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  
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  
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則郡職司或蒞  
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  
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

漢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十三

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  
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  
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昭  
所行爾暴凱  
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是  
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敢諫之效武公九十思聞  
警誠臣察陛下無思警誠之義而有積惡之漸  
臣深憂之故略陳其要陛下宜克己復禮速履  
前德不可捐弄臣言而放奢意意日奢情日  
至吏日欺民日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  
刻公子將奔臣雖愚聞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  
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  
可使後人復怨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浮若比干  
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浮若比干  
臣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

其在右

始起官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  
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  
省報於邑歎息昨食時被詔曰君所陳誠是大  
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  
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  
倚臣伏讀一週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兩集臣  
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  
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  
勞苦勤至今強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疲之民宜  
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其虞且始徙都屬有軍  
征戰士流離州郡挫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  
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懷災以  
德除各以義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焉  
祖宗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  
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築宮若德之不脩  
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始之阿房何止而  
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  
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

漢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十四

樓元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即位為太司農主  
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元與賀  
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  
送付廣刑徙交趾別勅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皓時遷中書令皓兇  
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



親近作  
親洽

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社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賀，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媮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十五

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蝕地震，中夏殞雹，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灾祥之應，可為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謹告之誦，下追二君攘灾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十六

傳作亦  
子



文興作  
登位  
寔作苦

於且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蹙民求辨，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粥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

其法不  
為之  
不有之  
兼作苦

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承天贊，實由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敬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

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真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元，謗毀國事，俱被詰責。元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掠考千所，卒無

一言，竟殺之。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元子孫。

韋曜字宏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



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宗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或至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二十九

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

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三十

兼碁局而賀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皓卽位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皓終不聽皓每饗宴無不竟

貨下有是字



二作三  
茶茗作

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菜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燾連上疏救曜皓不許遂誅曜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華燾字永先吳郡人也為中書丞孫皓更營新宮制度宏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燾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二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

大敵據九洲之地有大半之眾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為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植之業為飢乏之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眾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戶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舉大事必有大凶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丘春秋書之乖為後戒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龔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犯疆使周邵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書奏皓不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穀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種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

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王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備羞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窮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泉並繡文繡黻轉相倣効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壹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



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上

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尉上西平民魏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謗帝

詔曰狂狷怨誹亦朕之愆勿罪也孫盛陽秋云泰始八年帝

問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固執所論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求治罪詔曰謙言謬謂直意盡辭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乎陶所執不啻此義而徽越職奏之

豈朕意乎乃免徽官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一

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奇技典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依禮治罪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為一宜勒封東岳以彰聖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群臣固請弗聽

于寶紀云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強橫自古為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為戎居今雖伏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今書北  
新河作  
已北二  
字

郡太原安定、裁居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為狄庭、  
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  
上郡、實馮翊、平陽、北統河、諸縣、募取死罪、從三  
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  
平陽、去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表、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  
策也、弗納、荀、韓、略、記、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  
無事、不能復、孜孜、於、事物、始、寵、用、后、黨、由、此、祖  
禰、採、擇、嬪、媛、不、拘、拘、於、事、物、始、寵、用、后、黨、由、此、祖  
形、之、謂、局、禁、以、之、擯、聚、實、耽、穢、之、甚、昔、武、王、伐  
紂、歸、頤、宮、之、女、助、紂、為、虐、而、世、祖  
平、皓、納、吳、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  
皇太后于永寧宮、賈后諷群臣、奏廢皇太后為  
庶人、居于金墉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子有悖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  
以所謗悖書及詔文、遍示諸王、司空張華曰、  
此國之太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恆至喪  
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僕射裴  
頴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誰為通表、誰發此者、  
為是太子手書、不宜先檢校、而王公百官、竟無  
言、免太子為庶人、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  
夷校尉司馬閻纘、與相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  
及陛下、前太子、遙手疏、以為驚愕、自古已來、臣

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  
領、臣伏念、通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  
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  
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稀有寒門、  
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  
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  
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  
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  
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豪族為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  
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  
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  
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今通可以為  
戒、恐其被斥、奔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  
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  
子弄父兵、罪應笞、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通  
無狀、言語逆悖、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  
戾太子、尚可禁持、檢著目下、重選師傅、為置文



學皆選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名行素聞者使共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共論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驕通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通也臣嘗備近職情同閤寺慳慳之誠皆為國事臣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遣前將軍司馬送太子幽于許昌宮賈后使黃門孫慮賊太子于許昌

于寶紀云史臣曰世祖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原下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歡悅矣聿修祖宗之志獨納羊祜之策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

城作城

遊字

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拘唐虞之舊城其正朔於八荒餘糧委畝外關不開民相遇者如親其言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陵土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而楊駿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內外混淆名實反錯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門關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爾捷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于時天下非變弱也軍旅非無素也依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衣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効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頸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也古先哲王知利百姓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趨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設作班

上湯作放

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  
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  
異於先代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希乏不二  
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  
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  
放蕩為通而狹節操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  
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  
治道傳咸每札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  
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懸奔於貨欲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  
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  
極其尊小統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  
貴戚之子弟凌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  
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者崇讓  
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直筆而  
不能糾其婦女莊飾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肯  
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  
任情而動故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卷之二十九

六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漬亂上  
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問  
刑政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  
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  
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  
而純質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  
覽傳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  
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  
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  
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變必為之請死賈誼  
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  
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內外其所  
由來漸矣豈特繫婦人之惡乎

咸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詔

等慈著

除諸養禽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  
伏聞明詔悉除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  
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尔元覽  
明發自然遣除無益務在嗇民誠可謂性與天  
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四十不惑陛下年  
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  
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陛下不學  
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其衰已去衰者之弊  
道侔上哲德邁中古吐絲髮之言著如綸之美

卷之二十九

七

臣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  
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  
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久矣陛  
下智成當年而運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  
願復觸類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遊食費  
祿之臣野有逋竄不搖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  
時之賦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  
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總猥官自朝末不足對  
揚盛化禱廣大猷然自覩聖美心悅至教自忘



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偽阿私之路詢名檢實致之以道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賞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宏政以求民瘼簡除遊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八

皆省之其饑寒窮獨糶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愍宜加隱卹各賑賜之若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以甄明其節夫肥遁窮谷之賢汨泥揚波之士雖抗志於元霄之表潛默於幽岫之裏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被於萬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仁壑殉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古人不惜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司使

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哉其各宣攝知朕意焉

后妃傳

武元楊皇后宏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言於后求以女為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婚世祖欲娶衛瓘女后苦譽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九

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即位為皇后虐誅三楊逆弒太后矯害二公荒淫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彰于內外詐有身為產養妹夫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為姦誣害太子眾惡彰著永康元年為趙王倫所廢賜死

傳

琅耶王佃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請降進拜大將軍佃既威屬尊重加有平吳之



功而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各得其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

書畫誦詠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為儁茂

封汝陰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大

興佃農入朝徙封扶風王薨西土氓黎思慕悲

哭涕泣岐路更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

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

名譽為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太子

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

太康三年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薨

子冏嗣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冏

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冏因民心怨望移

檄天下破倫帝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

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鐘懸

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

勅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昵殿中御史桓豹奏

使守望 舊無封 女陰王 之 梁作京 舊無徒 封扶風 王立字 補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校舊作 所欲

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

失望冏驕亂日甚終無悛志長沙王發兵攻冏

府生禽冏斬於闔闔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

少而聰慧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年轉長大而

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狎賓

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勅諸黃門闈

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狡猾

何為恆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十一

知用威刑天下那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

彰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洗馬江統等諫太子

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

置別屋中遣婢賜酒棗逼使飲盡仍齎謗書多

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

粗得迹便足成悖辭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

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薰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

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

者唯張華裴頴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懼



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於是送幽于許昌宮賈后矯詔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死冊復太子諡為愍懷

舊無安平王字補之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傅高貴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於股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涕泣歎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太魏之純臣也臨終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十二

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遺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檀之子也封為隴西王遷太尉為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飭麤素有饒疎儉如布衣寒士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以世俗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曰古

百官下舊有具任為百官五字

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十三

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惟讓之風息爭競



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十四

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察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

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故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十五

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



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寵貴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為改此俗甚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替首，讓于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眾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絕，習

書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十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眾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眾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

書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十七



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遊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中遷司空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爲太傅以纘補舍人出爲安復令駿旣破誅莫敢收者纘聞之弃官免歸獨以家財人力修墓終成葬事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愍懷太子之廢纘輿棺詣闕上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十八

書理太子之冤朝廷立大孫纘復上疏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宮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

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大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爲鄧艾鎮西司馬徵拜議郎世祖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誅以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者臣敢昧死言艾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十九

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先帝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無堅敵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



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忱懷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為痛哭者良有以也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屍柩歸葬舊墓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殉名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世祖得表省覽甚嘉其意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二十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閨門有孝悌之稱鄉黨有廉信之譽譙王承臨州王敦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悝為長史望為司馬敦遣魏乂等攻戰轉急望臨陳授首悝為魏乂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意氣周洽有如平日子弟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誅詔書追述悝望忠勳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弔祭

刑法志

刑法百官二志

治道上下必有脫文

侍中臣顧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閉慎密以延良謨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廉士介節者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願反善無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者



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  
 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積多繫獄猥蓄  
 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勝  
 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  
 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凌暴所在  
 充斥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  
 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  
 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  
 而不為也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  
 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則其足無所用  
 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  
 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死刑之限  
 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  
 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使各有差悉不復  
 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  
 戮終身作誠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  
 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躡居必死之窮地同  
 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行  
 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  
 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  
 逃亡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也設子孫犯事  
 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  
 順破教如此者眾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  
 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  
 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  
 得不蕩其穢匪通其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  
 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  
 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  
 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狐所虛心者也  
 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  
 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共議之於是驃騎  
 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  
 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  
 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  
 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盜者  
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  
殺害也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  
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  
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  
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  
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

中書郎李重以為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

藝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  
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  
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  
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  
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  
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  
故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  
或賜爵進秩諡為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  
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

藝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聚郡字  
下有  
離意  
香胡  
是也  
守十一  
字無便  
字

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  
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  
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  
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  
貴於今最隆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  
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夫階  
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  
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  
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

藝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  
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  
也臣以為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  
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  
則官人理書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  
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矣裴顧以萬  
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  
聞古之聖哲深原治道以為經理羣務非一才  
之任照練萬機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

書疑事  
顧疑煩



分局、分局既制、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  
易處、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  
禁、侵官爲曹、離局陷姦、猶懼此法未足、制情以  
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  
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頌聲能  
舉、故稱堯舜勞於求賢、逸於使能、分業既辨、居  
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  
才、人不守分、越位于曹、競達所懷、衆言紛錯、蒞  
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干他分、主聽眩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  
彌衆、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弃職、得辭宜罰、  
以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蕢既數師曠、退而自  
酌、以罰于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簿書之  
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於  
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  
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  
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  
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惟

與作單

幄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弁力所  
職、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如此、詔書必  
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爲不安  
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  
何曾字穎孝、陳國人也、爲司隸校尉、言於大祖  
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  
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大祖曰、此  
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  
甚切、朝廷憚焉、泰始九年、爲司徒、以疲疾求退、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孫綏位至侍中、潘滔譖之於太傅越、遂被殺、初  
曾告老、時被召見、侍坐終日、世祖不論經國大  
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曰、將恐身不免亂、能  
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指諸孫曰、  
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  
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軍人前後至  
者、不可勝數、祜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  
州士會聞喪、舉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哭、接音、邑



里相達、百姓乃樹碑峴峯、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爲墮淚碑、吳滅、詔曰、祐建平吳之規、其封祐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會、羣臣上壽、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爲也、

秦秀字元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遷補博士、羣率伐吳、詔以賈充爲大都督、秀性惡憎、疾之如讎、輕鄙賈充、聞其爲大統、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卒、議謚、秀請謚爲荒公、初何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八

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荷保傅之貴、秉司徒之均、而乃驕奢之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咸怪其行、穢皇代之美、弄羔羊之節、示後生之愆、莫大於此、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宜爲繆醜公、古人闔棺

之日、然後誅行、不以前善沒後惡也、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李憲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爲太傅屬、固辭、世宗輔政、命憲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憲到引見、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帝甚敬重焉、遷太常司隸校尉、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下

傳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清高厲志方直為  
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傅  
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  
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  
古人猶克己為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一

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習鑿

秋曰毅答已帝大咲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  
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說以  
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答文帝  
曰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  
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  
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  
褒之甚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籌計以長  
短相推慕名者能行為之至如向詔非明怒  
內充苞之德度不可為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戈  
而出凡人能之蜂蠶起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  
非虎弱蜂蠶強也倉卒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  
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  
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者陛下發  
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

遷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

色於是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

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殽至周幽王

禍豐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

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

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

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

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

情偽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二

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饗

養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

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為開姦豈徒四

族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

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

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

訴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

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

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為聖世耻

訴作計



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輒條列其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治亂之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鈞義。陳平韓信，咲梅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脩者，則引古以病今，古賢今病者，則考虛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合俗，齊量者，以己為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

舊無今字補之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刑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而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諧文浮飾，品不按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四



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并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台輔而荀勗馮統等深忌疾之會世祖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五

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統乾沒苦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晏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疊起遂與裴頌俱被害朝野

之士莫不悲酸

裴頌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頌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雋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宏理也頌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六

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頌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秀之興疊頌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傅元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職元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

與疊疑



事為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  
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胄志上欲為博士  
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與  
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  
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  
一善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  
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  
士所忼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  
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

魏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七

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喉舌納言諸賢當  
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  
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  
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  
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母和皆案以輕慢之  
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  
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眾事之本  
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  
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

村字可  
疑

玄遷侍中

任愷字元哀樂安人也為侍中愷性忠直以社  
稷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  
之為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  
間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  
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  
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事者為充謀曰  
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  
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

魏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八

乘充即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  
充挾邪而以選官勢望唯賢是任即日用愷愷  
既在尚書侍觀轉希充與荀勗馮統承間譖濁  
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  
然眾論明愷為人羣共舉愷為河南尹甚得朝  
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  
奏愷免官後起為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侍中世祖嘗問曰朕  
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



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賈  
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  
宜引天下賢人與宏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  
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  
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顛荀勗同侍  
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  
事既奉詔而還顛勗並稱皇太子明識宏雅誠  
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以爲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九

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  
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  
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  
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  
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  
罪乎

郗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  
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  
求爵此風俗所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

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  
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  
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  
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  
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  
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  
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  
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  
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

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  
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  
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  
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化美俗平  
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尚書崔洪洪  
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詵聞曰  
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  
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  
崔侯爲國舉才我我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

在行



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謂之慙服

荀勗字公曾穎陰人也為中書監加侍中勗才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統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鎮關中世祖即詔遣之勗謂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為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世祖間並稱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謂雖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晉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馮統字少甯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統與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統與勗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為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初謀伐吳統與充勗共苦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太著朝論當徵為尚書令

晉書

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

法利害  
任翰張  
以慮

晉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二

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統誓首曰愚臣之言宜鎮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為太常尋免華官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遺



今作改

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帶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三

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祖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圖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頌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四



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逕迥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弃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

書治要 卷之三十 十五

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不殊、而制不

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允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

書治要 卷之三十 十六

子應除、苟有始封、支允、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慮關強弱、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制都邑、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



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暗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人主恆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微，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垂聽所周，又精始難校，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補之

著者字下有同所不犯之

字別之

獲無日字補之

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掌者，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糺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爲治者，綱舉而網疎，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疎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秦必刑，微過必漏，則爲政不苛，甚秦必刑，然後犯治必塞。此爲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清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口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八



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警衆，此爲治誅赦之准式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頹，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續塞耳，意在

去苛察，舉甚泰，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姦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爲氏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塗炭。孟觀西討，生禽齊萬年，羣氏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

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

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警類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



申繪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據伊洛之間、搜贖之屬、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綫、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族類繁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民侵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宏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

擇作悍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保境安民、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汧作汧

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民、收散郅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汧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猶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閉山河、



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然而綏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眾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而今異類互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

藝言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6

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弁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

藝言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求降附於彌扶羅值世喪亂遂乘豐而作虜掠  
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  
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爲三  
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  
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  
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  
爲寒心今晉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  
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  
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  
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  
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本域  
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繼介之憂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爲著作郎孫盛陽秋載  
機五等論曰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  
而經略不同長短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  
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  
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  
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  
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  
伍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  
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一五

羣書治要 卷三〇

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  
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  
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  
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樂天下以豐利而已  
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  
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  
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於愛於  
是乎生而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  
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  
俊之民無所奇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  
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四  
王所以垂業也故世及之制弊禍終乎七雄昔  
者成湯親親照夏后之鑒公且日涉商人式文  
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豨  
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聞經世之  
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禦善制不能無弊而使  
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  
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小禍非謂侯伯無可

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基也故國憂賴其釋也  
主弱憑於其翼戴及其承微積弊王室遂昇魯  
保名位詐遺後嗣皇統幽而不轉神器否而必  
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弃道任術  
懲周之失自矜其利主愛莫與共害雖速亡於  
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愛莫與共害雖速亡於  
亂不必一遺道頭沛之豐實由孤直是蓋思五等  
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土崩  
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  
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  
叛故強晉收其請隨之圖暴楚頓其觀秦之志  
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號澤哉借使秦人  
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益不違舊  
典故買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  
國家之富憑其土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  
逆遷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  
黜徙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灾而非建侯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六六

三九一



之累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  
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  
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  
隆皇統而猶遺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  
及數世姦充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一夫縱橫而城地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  
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  
鼎凶族據其天邑鉅孽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  
關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  
陸闔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  
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  
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  
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  
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勢耳故烈士扼腕終  
委寇離之手忠臣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  
有膺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  
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  
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席能  
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  
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  
之君無所容過何則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  
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恃膏官之吏以貨准才則  
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  
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  
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  
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仕子  
銳安民之譽選是故後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  
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若無卒  
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  
土衆皆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  
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  
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  
薄而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後

可以一理貫秦漢之  
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白  
質之爲荊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每至  
客舍自放驢取糶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  
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威跪曰大人清高  
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  
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都督聞威將去  
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因與爲伴每事佐  
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  
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爲  
安豐太守徐州刺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  
言次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  
祖曰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  
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  
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爲尚書  
周顛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尚書左僕射王敦作  
逆石頭既王師敗績顛奉詔往詣敦敦曰伯仁



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左右文武勸顓避敦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破，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收於石頭，害之。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為荊州刺史，政刑清明，惠施均洽，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下有  
諸字

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捕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樽捕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於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高崧字茂玉，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脩鴻寶禮，崧反覆表諫，事遂不行。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為護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安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

若於色養，幾滅鄣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輟食，當織投杼，為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為吏部，超選隱之，遂階清級。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化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



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城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六韜 陰謀 鬻子

六韜

序

文王田乎渭之陽，見太公坐茅而釣，問之曰：子樂得魚耶？太公曰：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韜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一亂一治，其所以然者何？天時變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帝堯上世之所謂賢君也。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錦繡文綺弗衣，奇怪異物弗視，玩好之器弗寶，淫佚之樂弗聽，宮垣室屋弗崇，茅茨之蓋不剪，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滋味重累不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

不以役作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其自奉也甚薄，役賦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視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矣！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道。太公曰：愛民，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奈何？太公曰：民不失其所務，則利之也；農不失其時業，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

與之也，無多宮室臺池，則樂之也；吏清不苛，則喜之也；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無罪而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奪之也；多營宮室遊觀，以疲民，則苦之也；吏爲苛擾，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爲之哀；見之勞苦，則爲之悲。文王曰：善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匿，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遊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師尚父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尚父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六賊者，



作業作  
勢作任  
業作業  
吏威作  
王之威

揚美掩  
惡作掩  
善揚惡

不詳說  
言作不  
詳之言

一曰、大作宮殿臺池遊觀、淫樂歌舞、傷王之德、  
 二曰、不事農桑、作業作勢、遊俠犯法、禁不從  
 吏教、傷王之化、三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以蔽  
 賢智、傷王之權、四曰、抗智高節、以為氣勢、傷吏  
 威、五曰、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傷功臣之  
 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民矣、七害者、  
 一曰、無智略大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  
 戰、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將、二曰、有名而無用、  
 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為巧、王者慎勿與謀、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  
 欲以求得、此偽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博文辨  
 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  
 五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  
 待利而動、王者慎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  
 華飾、以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為方伎咒詛、  
 作蠱道鬼神不驗之物、不詳訛言、欺詐良民、王  
 者必禁止之、故民不盡其力、非吾民、士不誠信  
 而以偽、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

宰相作  
相一字  
下同  
欺其精  
作隱其  
情

人、非吾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  
 乘之主、簡練羣臣、定名實、明賞罰、令百姓富樂、  
 非吾宰相也、故王人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  
 徐視而審聽、神其形、散其精、若天之高不可極、  
 若川之深不可測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  
 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  
 舉賢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  
 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譽、不得其真賢、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五

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譽者、何也、太公曰、好聽  
 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為賢、或以非智為智、  
 或以非忠為忠、或以非信為信、君以世俗之所  
 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  
 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  
 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  
 其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  
 相分職、而各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令  
 能當其名、名得其實、則得賢人之道、文王曰、善



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通則民太利太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為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為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失太公曰為國之大失作而不法法國君不悟是為大失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六

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為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

轉作事

多遊臺則民多病温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擊戈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誠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七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此六者奈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慎此六者以為君用君無以三寶借人以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



三寶六守長則國昌三寶完則國安

文王問太公曰先聖之道可得聞乎太公曰義

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

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為無有武王曰

為人臣而令其主殘虐為後世笑可謂忠臣良

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

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

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

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

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

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

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

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亡一曰

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

三曰以寡正強正眾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強正

眾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

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三曰賊臣

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

者不用五曰以欺為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

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之將亡亦有

妖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雨灰雨石小

者如椎大者如箕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曰

是非國之大妖也殷君喜以人餒虎喜割人心

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奪喜誣以

信為欺欺者為真以忠為不忠忠諫者死阿諛

者賞以君子為下急令暴取好田獵出入不時

喜治宮室脩臺池日夜無已喜為酒池肉林糟

亡而牛飲者三千飲人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

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

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

升斛無尺丈無稱衡此殷國之大妖也

武韜

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尚助余

武韜卷之三十一 八

武韜卷之三十一 九



悅作彈  
通作惑

憂民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脩身下賢惠民以  
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  
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  
利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趣無  
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渠塹而守利人者天  
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  
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  
皆有啓之無有閉之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  
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  
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  
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  
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昇飛翕翼猛獸將擊  
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過色唯文唯德誰為  
之惑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衆口相惑  
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羣衆曲勝直吾觀  
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下不覺此亡國  
之時也夫上好貨羣臣好得而賢者逃伏其亂

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節之則止啓之  
則行動之則濁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  
所始則知其所終矣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  
夫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  
靜矣

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  
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  
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  
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  
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  
下有民賢者收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  
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為人下何人不  
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  
萬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為之文王曰善請  
著之金板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未而  
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為天下太公對曰大蓋天  
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可約天下仁



蓋天下然後可以求天下恩蓋天下然後王天下  
下權蓋天下然後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  
後天下恃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故利  
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  
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  
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  
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唯有道者得天下也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

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

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忠則無  
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  
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  
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於人者有廉潔而不愛  
民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愷心  
而喜用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  
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  
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於人者

用作仕

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  
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愷心而喜用人  
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於  
將也先王之所重故置將不可不審察也

無誤案  
二字

貪作廢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  
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微察  
問之以言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  
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  
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貪六曰試之以色以  
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  
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龍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  
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  
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  
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為眾所憎為  
人所疾此可使要問閭里察奸伺猾權數好事  
夜臥早起雖遠不悔此妻子將也先語察事實



上治厥

將下有

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隣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教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將軍受命、乃齋於太廟、擇日授斧鉞、君入廟西面而立、將軍入北面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乃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以下、至於泉、將軍制之、既受命、曰、臣聞治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

老之三十一 十四

選請作生逐

為明下 實有例 以為審 四字刪

中御、一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還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可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為威、何以為明、何以為禁止、而令行、太公曰、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故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重當路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馬廝養、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為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為使、是失衆之紀也。

老之三十一 十五



無士卒  
二字  
欲下有  
將字

實作野  
傳作發  
成作至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禮。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幕，名曰三禮也。將身不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身不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士卒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致食，軍不舉火，將亦不火食，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故上將與士卒共寒暑，共飢飽，勤苦故三軍之衆聞鼓音而喜，聞金聲而怒矣。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爲其將念其寒苦之極，知其飢飽之審，而見其勞苦之明也。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傳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其事之成者，其言不足聽，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倏然而往，忽然而來。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六

釋作專

人作臣  
成作克  
無非其  
大於必

成六字

勝莫之

勝莫之

善作者

擇作兵

起作赴

能獨轉而不制者也。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其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矣。故爭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成，用莫大於必成，用莫貴於元眇，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夫必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自倍，兵之害，猶豫最大，兵之災，莫大於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災。善者從而不得，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故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待之？武王曰：善。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王曰：天道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七



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誦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策、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八

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

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懾畏、民懾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

犬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白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趨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億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



周為細、以紂為眾、以周為寡、以周為弱、以紂為強、以周為危、以紂為安、以周為諸侯、以紂為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眾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眾者、盡得天下之眾、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為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

避、勿以三軍為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為重、而苟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以辯士為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

**陰謀**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於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妾孕為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為臺觀、發人丘墓、以為苑囿、僕媵衣文繡、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藏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爵、無德而貴、專恣倡樂、男女昏亂、不恤萬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子部 雜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



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衆皆化爲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萬賞一而勸衆此明君之威福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永三言爲諸侯雄四言爲海內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者內寬而外仁也再言與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敬賢用諫謙下於士也四言爲海內宗者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聞乎尚父曰黃帝

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怠

鬻子

君子不與人之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君子非仁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而惡惡者行善而道諒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人有太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太忌奈何鬻子對曰太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太忌也昔之帝王其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民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民者至庠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



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則謂之狂；知惡不改者，則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不肖者不自謂不肖，而不肖見於行；不肖者雖自謂賢，人猶皆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雖自謂智，人猶皆謂之愚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為銘於筍簾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羅雀者，夫卿相無世，賢者有之，國無因治，智者理之，智者非一日之志也，治者非一日之謀也。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善無不行其器者五字補之

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為而不行其器者，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亦不成也。昔者魯周公使衛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管子

管夷吾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本書行  
作興

錯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逸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恐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

周作涵

者叛之。故知與之為取者，政之寶也。措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措國於不傾之地，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使民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量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民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不偷取壹世也，不行不可復，不欺其民也。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維君之節，御人之轡。在上之所貴，導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無蔽汝惡，無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



人作之

備患於未形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人。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緩者後於事，去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形勢。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脩。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操民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闢也，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闢，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闢，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眾使民勞也，民勞則力竭，賦歛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

不行而求敵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眾而可壹，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國雖大必危，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

不行而求敵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眾而可壹，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國雖大必危，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

不行而求敵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眾而可壹，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國雖大必危，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



下賤後  
節作上  
下凌節

立君作  
立政

位作德

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下賤侵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立君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五

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二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矣。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位不至仁，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

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眾；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則民懷其產矣。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理民者，未之有也。是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六

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治安矣。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也。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也。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



然則得入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忠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食飲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無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七

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忠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法法

聞賢而不舉殆也聞善而不索殆也見能而不

若其其  
庶人至  
漢從三  
十七年  
補之

使殆也親仁而不固殆也同謀而離殆也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無內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則賞慶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八

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瘞疽之砭石也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勢在下則君制於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



也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暮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者正也聖人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九

至作用

至作微

徑作經

規矩而正方圓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令之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人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義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公國壹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徑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十

中匡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隣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為身也遠舉賢人慈愛百姓此為國



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此為天下也

小匡

桓公自甘及于齊使鮑叔牙為宰辭曰君有加  
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  
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  
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  
失柄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  
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  
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  
也將欲治其子不可以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  
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  
彼為其君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  
公使人請之魯囚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之郊  
遂與歸禮之于廟而問為政焉管仲相三月請  
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  
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  
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  
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

可上有  
六字

管子治要

卷之三十二

十一

大下有  
可字

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  
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賈胥無請立以為大理  
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貴富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  
一不如然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若欲  
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  
之桓公歎曰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  
方無遠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  
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壹言教寡  
人乎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  
從其本事矣桓公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  
齊國百姓公之本也民甚憂饑而稅斂重民甚  
懼死而刑政險民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輕其  
稅斂則民不憂饑緩其刑政則民不懼死舉事  
以時則民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命矣

霸言

管子治要

卷之三十二

十二



國作門  
勞作營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然  
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  
重宮闕之勞而輕四境之守其所以削也聖人  
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  
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  
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  
事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而不拂近無不服  
遠無不聽

戒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十三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  
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  
期唯君子為能及矣

君臣

國之所以亂者四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  
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  
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  
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疆矣故妻必定子必正  
相必直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

國作族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無患人莫已知民之觀也  
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有過則  
立毀我當人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明  
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  
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  
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則不  
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有過而  
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往  
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可無慎乎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十四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  
可諱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臣願君之遠易  
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  
曰唯烝嬰兒之未嘗也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  
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  
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  
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  
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於親之不愛焉能



有於公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之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人作難圍公一室十日不通公曰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葬以揚門之扇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叔  
舊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十五

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必難治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

則下必作

必作皆

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曰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壹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富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國富則安鄉家安鄉家則雖變俗易習歐眾移民至於殺之而不怨也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治國之道也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

必行下 舊無上 命至必 止十二 字補之



善解  
字加天

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無以私好  
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  
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  
朝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誹也此古聖帝明王  
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形勢解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  
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  
死莫不欲利而惡害也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  
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矣令之所以行者必民  
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十七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  
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  
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  
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  
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民利之  
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  
旁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

道民之  
民作之

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可來也菑民如  
父母則民親愛之導民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  
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菑民如仇讎則民疏之導  
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儉得利而  
後有害儉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  
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

人下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十八

事者常為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  
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  
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  
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  
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  
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  
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



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

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

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後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眾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眾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眾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不知為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以為大賤可以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

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疆不能之罪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眾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眾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



國若作  
國改之

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皆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君不言也

甚無行  
發之行  
字補之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賊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暴賊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

明主禁之故曰凡言行之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板法解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治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明法解

明主者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



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此之謂治國故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弗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賞罰作其當宜

明主之治國也案賞罰行其正理其當賞者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二十三

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弗敢避也夫賞功誅罪者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弗為也故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弗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

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弗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貨財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彊不為益長雖卑辱貧賤弗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寤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之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之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弗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



功而富貴故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弗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弗欲也蔽欺侵陵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也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攻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課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弗自舉也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

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疆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導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輕重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卽諾期於秦舟之野朝軍士桓公卽壇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

卽作日



舊無下  
千人之  
長四字  
稱之下  
千上  
疑說曰  
字

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管子曰：「千人之衆。」曰：「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累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大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公曰：「諾。」乃戒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禮若此，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二十七

攻萊戰於莒，鼓旗未相望，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二

二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晏子 晏嬰

諫上

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盆壺問於左右曰仁人亦樂此樂乎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猶人也夫何為獨不樂此樂也公令趨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欲與夫子同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三 二

此樂請去禮對曰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者畏禮義也君若無禮無以使下下若無禮無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一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此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無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

本書云 冠被裳 作釋衣 冠三字

下君生 上

無一字

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矣公曰善請易衣冠糞洒改席召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徹酒去樂曰吾以章晏子之故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命出裘發粟以與飢寒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三 二

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

公下舊 無能字 補之 不上有 曰字 監字作 第六



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而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持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莫之任

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命三出而職計筴之公怒令之免職計命三出而士師

三下

卷之三十三

三

之二

筴之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

親作勤

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親善也其去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眾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平治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

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矣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

景公觀於淄上喟然而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

善者也

卷之三十三

四

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並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於豎才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



國作君

遂其國。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眾，肆欲於民，而虐誅其下，恐及於身矣。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矣。

景公出遊，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吾君將戴笠衣褐執鈹耨，以躡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不悅。無幾何，梁丘

有大夫

二三

五

北作面

據乘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不悅。無幾何，公西北望睹箕星，召伯常騫使攘而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以誠不敬，今君若設

在歲去

文而受諫，雖不去，箕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並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何暇在？箕

弗又將見矣。公不悅。無幾何，晏子卒。公出屏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夫子一日而三責

我今孰責寡人哉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也。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來，弛鳥獸之禁，無以拘民。

諫下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為長廩之役。

二年未息，又為鄒之長途。

晏子諫曰：百姓之力

六

頓作頓

道作道

勸矣。君不息乎？公曰：途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為頓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為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靈王死，乾谿而民不與歸。今君不道明君之義，而修靈王之迹，嬰懼君之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廩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



令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於塗，再拜于馬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曰：嘻，難矣！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牖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君治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未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也。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

墓書治身

卷之三十三

七

驩作安  
仁人作  
仁君

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離析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死生，非仁人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刑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也。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

何，遂葬路寢臺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元冠，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之。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壙。晏子曰：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供也，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

墓書治身

卷之三十三

八

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為臣道君，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義於諸侯，謂之忠也。為子道父，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以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也。為妻使衆妾，皆得驩欣於夫，謂之不妬也。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據盡力以愛君，何愛者之少耶？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唯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耶？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



也遂罷爲隴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悅

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身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三

九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臣道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薦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受祿不爲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其功此臣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下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罰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

以天下不相違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安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三

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受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君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順卽進否卽退不與君行邪

無以作  
同欲也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無獄而百姓無恐也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對曰行



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中聽任聖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諫傲賢者不能威諸侯背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已公不用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疲民害甚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

善無補之 善無補之 善無補之

卷之三十三

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單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說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靜身守道不與世陷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敵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致贊地育長而具

靜作潔 敵作齊

物神降福而不廢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對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焉

責焉無已知者有不能治矣求焉無廢天地有不能贍矣故明王之任人詔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輕百姓國無常法民

治作給



無經紀好辯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流酒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匡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常行也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反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治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亦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謀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而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不悅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三

十三

曰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對曰臣非敢矯也夫能自用於君者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可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而其難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三

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而不以威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不遁於哀盡智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責焉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



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一意同欲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

問下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耶寡人何脩以則夫先王之游也晏子曰嬰聞之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天子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

詩治要

卷之三十三

十五

者謂之豫夏語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壹游壹豫為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二千鍾公所身見老者七十人然後歸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甚病今吾欲具珪璧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

禮記

上而  
有禮

語

浦作澤  
下同

并至作  
廉罪

以于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節飲食無多田漁以母偏川浦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美飯食多田漁以偏川浦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荐至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

詩治要

卷之三十三

十六

伐者以時田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美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焉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之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乎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解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譽獄讞不中則弦寧暱侍田野不修民萌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士惰戎士肆則王子城甫暱侍居處逸怠左右懾畏則東郭牙暱侍

樂作過



德義不中，意行衰怠，則管子雖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焉。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後乎？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三

十七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耶？對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

雜上

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

於國，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考慝，罰偷竄，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之所求，法則與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考慝，不罰偷竄，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體悅，是以三邪譽於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乃任以國政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三

十八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



跪以羞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情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刑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陳簋

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

不服乎君何為非時而來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簋

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琴右挈等行歌而

下兵作 叛者二 字無六 臣得微 有不版 乎一句 夫子作 將軍

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景公探雀殼穀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北面再拜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殼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

晏子曰君探雀殼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使養所愛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

問於公曰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

懼焉遂止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三罪

公使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

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魯昭公失國走齊齊景公問焉曰子之遷位新

下君子 有仁愛 二字

舊無所 字補之

子之遷 位新位



君何年  
之少而  
棄國八  
十

春至也  
作秋風  
一至極  
且核矣

善無之  
嗣二字  
補之

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芟密其枝葉春氣至傾以揭也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墮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對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過矣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

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所作為辭令可布於四方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雜下

依作任  
路與作  
輅車下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佼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路輿乘馬三及不受公不悅趨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監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侈靡而不顧行也今路輿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多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不受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即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

景公游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自以為遲下車



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逸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詔人之言乎公曰善

司馬法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治民用兵平亂討暴必以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殺殺其國愛其民之可也除民害去亂君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

信將有五材則民親悅恃方而信之也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利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敵民則戰勝故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春秋興師為違時飢病小行所以愛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敵不加兵已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大寒暑以暴土解倦難以警戒大寒以露則生外疾甚暑以暴則生內疾故不出師愛已彼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知也五德以時合散以為民紀古之道也仁義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舍為民綱紀古之所傳政道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人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可法立國辨職立國治民分守境界各治其職諸侯悅懷海外來服服從也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



伯作百  
官二字  
馬八

常比德逆天之時，徧告于諸侯，章明有罪，天子

正刑。刑者，正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冢宰與伯布

命于軍曰：入罪國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

有暴虐，無棄土功，無燔燔屋，無伐樹木，如取六

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

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

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王

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整頓其民人，舉賢良，更立為君，奉尊王法，復五官之職事也。古

者逐奔不遠，從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

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

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故禮與法

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

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誠

也。民有一善處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損德，棄民也，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施也。有虞

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

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

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

速覩為不善之害也。賞功不移時，罰惡不轉列，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五

不登作  
亡等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取功也。

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不登矣。上

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不

善在己也。一軍奔北，人皆有罪，故不誅，上下俱有過失也。上苟以不善

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

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不取其善，君不驕，下不求進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與兵

長驅擄其都邑，絕其外內，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服得之為次也。全軍為上

破軍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未戰而敵自屈服也。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其次伐交。

合其伐兵，已成。下攻攻城。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為下。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

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

故兵不鈍而利可全也，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

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

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定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

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六



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荷便於事不拘於君

也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能待之也無恃其不

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

禽於人故卒未附親而罰之即不服不服即難

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即不可用矣故令

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則民服令

素行者與眾相得也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

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故進不求名退不避

罪唯民是保而利全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

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

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全亂而不能治譬若

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專任知吾卒之可以擊

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

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

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

天知地勝乃可全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

孫子治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主不可以怒而

興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

利而止怒可復喜愠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

者不可復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敬之此安

國之道也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

之奉日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古者八家為隣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相守數

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

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

之主也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不可禱祀以求也不可象於事也不可類求也不可驗於

度不可以行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不可以行事度也作不

師下有樂字不耕作耕

孫子治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八

孫子治要卷第三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老子 鵬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為之事，治也行不言之教，道也萬

物作焉，各自而不辭，不辭謝而生而不有，元氣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使民不爭，不爭功名不

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

也，思慮深為無為，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以萬物為芻狗，生萬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富貴而驕，還自

遺咎，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功成名遂身退，天

道經

物而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

也，賢謂世俗之賢使民不爭，不爭功名不

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

也，思慮深為無為，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以萬物為芻狗，生萬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富貴而驕，還自

遺咎，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

五色令人目盲，傷精失明五音令人耳聾，好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

太上知有之，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

其次親之譽之，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

之，設刑法其次侮之，誠故欺侮之也信不足

焉，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則應

絕巧棄利，絕巧詐也棄利路也盜賊無有，無邪私也以為

文不足，文不足以致民也見素抱樸，見素守真少私寡

欲，曲則全枉則直，曲則全也窪則盈，地窪下

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聞也是以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

曲則全，曲已從眾不枉則直，曲則全也窪則盈，地窪下

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聞也是以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

曲則全，曲已從眾不枉則直，曲則全也窪則盈，地窪下

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聞也是以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



故明聖人因天下之目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

不自矜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

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

從事於道人為事當如道安靜

自見者不明人為事當如道安靜

無功即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

道者不處道大者無

道大道大者無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

者無不制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其大也人法地

而不自矜法道

道法自然道性自然

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

靜為躁君人君不

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

靜為躁君人君不

威治身不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

輕於天下疾時王奢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

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救人性命也故無棄

人使貴賤各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救萬物之殘傷

故無棄物不賤石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

人者善人之資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

貴其師不愛其資使也雖智大迷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谿常德不離德常在知其白守其

黑為天下式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

而為之欲以有為

吾見其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

而為之欲以有為

吾見其



也作之

法無不

陽作左

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為者

敗之以有為治之則執者失也其情實生於詐

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以道佐人主

自輔佐不以兵強於天下順天任德敵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田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不敢

以取強焉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勿自矜大

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果而勿驕驕欺勿以果

而勿強果敢勿以為強

兵者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

而用之謂遭衰逢亂乃恬惓為上勝

而不美雖得勝不自守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美得

是為樂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上左左生凶事上右陰道偏將軍處左偏

軍舟而居陽者上將軍處右以其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喪禮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已傷

言以喪禮處之喪禮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已傷

無之為

而能作

若能

德薄不能以道化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

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不

強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知足者富人能

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死而不妄者壽

不為道以無為侯王而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言

德經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

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下德

不失德德也下德謂號論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

是以無德其有身故也上德無為言法道安靜

而無以為言無以名下德為之言為政事也而有

以為言以為已前識者道之華前識也此人失

而愚之始也言前識之人愚是以大

道之華言前識之人愚是以大

道之華言前識之人愚是以大

道之華言前識之人愚是以大

道之華言前識之人愚是以大



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不處其薄不處身於敦樸

不處身違道不處世煩亂也處其實信也不處其華言也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

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

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萬物皆須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言侯王得一故天下無以清將恐裂

言天當有陰陽晝夜不可但欲清明

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不可

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休廢

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有生

侯王無以貴高言侯王當有貴高

將恐蹙言侯王當有尊貴

故貴必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言侯王當自稱孤寡不穀

此其以賤為本言侯王當以賤為本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言王公以為稱

引作行

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法空虛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

必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人之所教謂衆人

去弱為剛也去我亦教人言我教衆人使去強

梁者不得其死強梁者尚勢任力為天所絕吾

將以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

無所不通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入於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

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帥無為之益法道

則有益萬民不勞煩天下希及之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

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

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上墓

知足不辱欲知不足之人絕利去知止不殆知可止

可以長久則福祿在

大成若缺謂道大成之君也如缺其用不弊

大盈若沖謂道大盈滿之君

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大直若屈謂直

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大直若屈謂直

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大直若屈謂直



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大巧若拙，多才而  
 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大辯若訥，大辯知無疑也，如清  
 也，如拙者亦不，大辯若訥，訥者無口辭也，如清  
 敢見其能也。靜以為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為天下長  
 天下有道，謂人主，却走馬以糞，糞者治田也，兵  
 以治農，天下無道，謂人主，戎馬生於郊，戰伐不  
 田也，生於郊境之，罪莫大於可欲，好淫，禍莫大於不  
 上久不還也，知足，富貴不能，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故知  
 足之足常足矣，心無欲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  
 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九  
 所以見，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人君  
 天下矣，天氣煩濁，吉凶，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  
 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  
 利害，皆由於己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  
 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  
 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  
 見而名，聖人原小知，大察內知，外也，不為而  
 成，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物自化也。  
 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取天下常以  
 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及其有事，不足以  
 無事，不當勞煩民也，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無高辛 齊作章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以百姓心為心，  
 百姓心之所，善者吾善之，百姓為善，聖  
 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人因而善之，不善者  
 吾亦善之，人化之使善，信者吾信之，百姓為  
 因而，不信者吾亦信之，人化之使信也。  
 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  
 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是謂元德，道之所  
 元闡不可，得見也。  
 大道甚夷，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也，大道甚  
 正，朝甚除，高臺榭，田甚蕪，農事廢，倉甚虛，五穀  
 國無，服文采，好飾偽，帶利劍，武且奢，厭飲食，財  
 貨有餘，多嗜欲，是謂盜夸，百姓不足，而君有餘  
 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非道也哉，是此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  
 其德乃真，脩道於身，愛氣養神，脩之於家，其德  
 乃餘，脩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脩之於鄉  
 其德乃長，脩道於鄉，尊長敬老，愛養幼  
 國其德乃豐，脩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  
 於天下，其德乃普，不教而治，天下之應上，信如影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九



警其德如是乃為曾博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

多則下詐相殆故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

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官觀彫琢章服下則化上日以滋起也

賊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我無為

而民自化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我好靜而民自正言不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搖後故皆自富我無欲

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隨我為質樸

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悶味味似若不明也其民醇醇政教寬

其政察察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其民缺

缺民不聊生故缺禍兮福之所倚倚因夫禍因

福而為禍來禍去福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無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

則精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天下則鬼不神其鬼非無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鬼非無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精神邪不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鬼非

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善人之寶也

善人以道為身寶不敢違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

悔卑下故為天下貴無不覆濟恬然無

為無為無所造作事無事除煩味無味深思遠慮報

怨以德脩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

也為大於其細欲為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

大處謙虛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重

多易必多難不慎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情欲未

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易謀止其脆易破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

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為之於未有欲有所為當

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時當豫閉其門也合抱

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為者敗之有為於

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為故無敗



聖人不為華文，不為利色，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後成而敗。

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

不賤石而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

以輔萬物之自然，實為華復之者，使反本，過

為焉，聖人動作因循，不為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道教

以其智多，以其智巧偽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昇

歸就王者，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上也，必以言下

之，法江海，欲先民，欲在前也，必以身後之，後己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

為重也，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

有也

欲害之者，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曰慈

愛百姓，二曰儉，賦歛若取，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若赤子，不慈故能勇，以慈仁，故能儉故能廣，身

節儉故民日，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

得道人也，我能今舍慈且勇，仁但為勇武，舍儉

且廣，舍其儉約，舍後且先，舍其後己，死矣，所行

動入，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

敵以守衛，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吾

不敢為主，先舉兵也，而為客，客者和而不唱

後動，不敢進寸而退尺，進閉門守城，為退也

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輕敵，輕

敵後喪吾寶，幾近也，寶身欺輕，故抗兵相加，哀

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省

能知，莫能行，好剛強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聞，不知我者稀，則我貴

見於外，窮極妙，故無知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

矣，能知我，故為貴也



人

外懷王者厚內也  
不以其  
人

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不言而善應天不呼召萬物皆

然而善謀釋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天網恢恢

恢疏而不失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疎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

奈何以死懼之人情欲奈何設刑罰法以死

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欲而為奇者吾

得執而殺之孰敢矣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其民所以飢寒者以

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者以其君上

其求生之厚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

以輕死故以生太厚之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也夫唯獨無以生為者爵祿不干於

不待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而不責於

契契者聖人無文書法律

契契者聖人無文書法律

契契者聖人無文書法律

契契者聖人無文書法律

人但執刻契信不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契契信而已無德

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道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

民重死君能為人興利除害各得而不遠徙政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甘其食蔬食

樂其俗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既以為人已

愈有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財益天之道利而不

害天長萬物愛育之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

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博選

博選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誓一日天二日地

三日人四日命人有五至一日百己二日十己

三書人

三書人

三書人

三書人

三書人



上者

噫嘻叱  
作樂  
苦也  
交作友

無字

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理物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人者、以賢聖為本、賢聖者、以博選為本、博選者、以五至為本、故北面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十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噫嘻叱、則徒隸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處、亡主與役處、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一七

著希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為非、時動靜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世賢

悼襄王問龐煖曰、夫君子者、亦有為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拊之為醫乎、已識必治、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

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申蕪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也、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一八

脈、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其霸乎、

列子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性、性各有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職適於一方者、餘塗則罔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

本註同  
作問



本書無  
殷字

異作其

所屬若濕也則不能  
涼若官也則不能商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  
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  
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  
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剛則柔此皆隨所  
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靖蹕理不得兼

殷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  
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  
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

管子治要

卷之三十四

十九

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所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盡其分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於  
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  
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清  
已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  
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宏道苟其得罪  
於君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賴作煩

晉國前  
有說  
符三字

隰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  
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  
不以逮己故能無棄人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  
賢臨人者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以賢下  
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物所不與也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賴聞見故  
勿已則隰朋可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  
能盡道故  
僅可耳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  
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管子治要

卷之三十四

二十

皆天  
理也

晉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  
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  
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奚  
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  
且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  
者卻雍也遂共盜而戕殺之晉侯聞而大駭召  
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卻雍死然取盜何方  
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



先作先

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少識

以撻奸伏者眾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也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其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一

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親之而況人乎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

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

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墨子

墨翟

所染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敲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一

干作羊  
文作公  
幾作竟

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幾蔡公毅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戮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晉文公染於咎犯楚莊染於孫叔吳闔廬染於伍員越勾踐染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中行寅染於籍秦吳夫差染於宰嚭知伯瑤染於智國中山尚染於魏義宋康染於唐鞅此六君者



所滌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於滌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滌不當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

其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三

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

息先德

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憂佼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

其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二十四

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

役作反



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墨子曰

以下出

解通篇

使上作

便於生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潤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官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使上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使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焚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溫清故作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三十五

誨婦人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三十六

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之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故聖人作誨



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荔麥蒸炙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日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摻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餒饑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以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固國亂君誠欲天下之

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尚賢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疎然則我不可



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受賞量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二十九

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三十

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



正作政

下曰上有必字

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馭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不肯曰我為刑政不善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貴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

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文子 曾子

文子 老子弟子

道原

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矣，寡其所求，即得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本書者  
作身

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悅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悅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

精誠

即作者

夫水濁者魚殞，政苛即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

火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脩者本也。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也，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自往，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以治難矣。皋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多昏亂，故聖人精誠形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爲貴也。夫至精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也，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



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惜惜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也。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喜而不忘，見天下有害，憂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人行可悅之政，人而莫不順其令，令順即從小而致大，令逆即以善為害，以成為敗。

九守  
卷之三十五

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符言

八而作  
而人

九作十

二十子  
全書水  
作源

得作取

人之情服於德，不服於力，故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得，知後之為先，即幾道矣。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文子問德，仁義禮，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人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

敬也。此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異，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說道，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憂踰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矣。夫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

異作暴

之憂作  
愛之喻  
焉作意  
焉



乎外賢聖之化也。

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

上德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鼓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五

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微明

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即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陳之事者，即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

彼。故仁莫大於愛人也。智莫大於知人也。愛人即無冤刑。知人即無亂政。

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以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也。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今人不務使患無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六

生，而務於救之，雖神聖人不能為謀也。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故聖人深居以避害，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作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盡慮於已成之內，是以患禍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也。

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

無作字

無盡慮  
二字



深作淵

不失仁  
心作有  
仁義

言  
辭字  
倒

敢縱其欲者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為之穀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祝，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有成。

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矣。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當，不若舍趣而審仁義也。

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七

上亡作  
虛

二十子  
全書無  
道字  
山處者

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樂其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慈父之愛子也，非求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為已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矣。有以為即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善，即得衆人之心。見所始，即知所終矣。

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智。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

道自然

昔者堯之治天下，其導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八



木作林  
藝者抹

新作簡

難作解

難作解

木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  
便其人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巧易  
所拙也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箭  
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物莫不就其所利避  
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  
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  
其居也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  
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  
人皆微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欲節事寡也不  
足者非無貨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  
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  
道也

以道治天下非易民性也因其有而條暢之故  
瀆水者因水之流產稼者因地之宜征伐者因  
民之欲能因即無敵於天下矣故先王之制法  
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無其養不可使  
遵道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  
不可使向方也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九

追作通

威行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聽從嗚其性即法  
度張而不用  
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霸者迫於理也  
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  
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循任下責  
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進退應時動靜循  
理美醜弗好憎賞罰不喜怒其聽治也虛心弱  
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不肖莫不盡其  
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道  
明矣

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同者勝乘衆人之知即  
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  
力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  
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  
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  
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弗難也聖人兼而用  
之故人無弃人物無弃財矣

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十



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聖人不耻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卷作後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掩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貨，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

聖書治罪 卷之三十五 十一

人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粹，堯瘦癯，舜梨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用，於事贍者，未之聞也。

下德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

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至，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即民性可善，風俗可美矣。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縱之放僻淫逸，而禁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目悅五色，口欲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稱尊號也，言其

開作供

勢下有化字



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者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也。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殺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農主作士農

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農士商工，鄉別別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十三

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也。夫先知遠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污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故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性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難

異世作去

以君即

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奸，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矣。夫君人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學，既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工無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夫責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十四

利殺作峻罰

小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地廣民衆，不足以為疆也。甲堅兵利，不足以恃勝也。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也。嚴刑利殺，不足以為威也。為存政者，無小必存；為亡政者，無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御，善戰者無與鬪。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也。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材之所加者淺，即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

材作文淺作深



施者博，卽威之所制者廣，廣卽我強而敵弱矣。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兵道也。

上行

非漠真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平正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十五

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在匹夫，葛藟猶不可弃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矣，其言可行，不貴其辨矣。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卽吾畜也，不善卽吾讎也。昔日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十六

智，曲辨難爲惠，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逸，道之言曰：芒芒昧昧，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王者同功，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



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矣無道以臨之命雖衆足以亂矣

鯨魚失水而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民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弗用反以事專其上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數窮於下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卽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卽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矣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卽上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十七

下乖心羣臣相怨矣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弗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卽人主愈勞人臣愈逸矣是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也與馬逐遠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輿馬服銜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

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

生疑存

衝作衝

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廣地而不務於仁義務於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爲非者寡矣

上義

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見其終始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先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十八

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并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仁義者廣宗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厚卽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

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馬也內得於中心外



與馬作  
駟馬

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以離車輿之安手不可以失駟馬之心故輿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材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則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行自然之道萬舉而無失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十九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由金石壹調不可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

戒作式

治也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也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責於下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戒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矣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懸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二十

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莫從已出也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趣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至賞不費至



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考下有

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義者非能盡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也，害一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人而天下叛，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不善之  
不作小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細行，而求其不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

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

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今

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衆人見位卑賤，事之滂辱，而不知其大略也。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不爲，視其所患，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即人情得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比身即小，身所重也。比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比下有  
之仁二  
字

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野，



義之下也

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  
所以行者威也威義並行是謂必強日月交接  
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  
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視上如兄上  
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  
視下如弟即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即不難  
為之亡故子父兄弟之寇不可與鬪是故義君  
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邪以明其勢察其  
勞逸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  
上禮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三

昔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  
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高下之宜除飢  
寒之患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地而別之分  
職而治之立大學而教之此其治之綱紀也得  
道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  
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衰聖人初作樂也  
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

而好色至以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

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  
罪而殺不辜其作匱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  
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其上賢  
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  
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  
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  
之道極即反益即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  
而更為矣聖人之道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無  
廉耻不可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教  
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耻聖  
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  
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  
賢德也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五

二十四

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  
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  
用廉者不能讓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  
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



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垢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多則欲省求賄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動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鐵作石

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莫之歸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猶廣革者也大即大矣裂之道也

曾子參

脩身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

大義禮  
浸作屏

之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淺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見利思辱見難思詭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趨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而成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六

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矣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可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心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也太上不生惡其次生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復而不改隕身覆家大者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惺惺行身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昔者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久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



唯恐失損之也。大夫日且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慄者，鮮不濟矣。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

孝言治要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七

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懼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詩言：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悌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

敬上有莊字

也。故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壹孝壹悌，可謂知終矣。

制言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小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弟子母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墻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者，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也。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

孝言治要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八

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入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脩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耻不知而又問，是以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疾病。

脩作循



不作求

加上有  
在字

賦作箕  
魚次之  
室作應  
魚次之

上魚鼈龜鼉以川為淺而窟穴其中卒其所以  
 得者餌也是故君子苟母以利害義則辱何由  
 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來遠  
 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  
 疾病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  
 既沒雖欲孝誰為孝乎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  
 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  
 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  
 有本謂之有聞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五

二十九

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加之志  
 而已矣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賦乎如入魚次之室  
 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  
 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吳子 吳起

圖國

吳子曰古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民有三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  
 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

本書無  
下民字  
三作四  
進戰字  
有不和  
於戰不  
可以決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六

一

四曰內亂五曰困飢其名又五一曰義兵二曰  
 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  
 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  
 曰暴國危民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  
 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  
 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此其勢也

論將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  
 人之論將恒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

數作服

勝二句



耳夫勇者輕命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迎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反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而榮無生而辱也凡制國治軍必設之以禮厲之以義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是故以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不辭受而後言作辭不補之

設作教

孫子兵法卷之三十六

武侯曰願聞陣必定戰必勝守必固之道對曰君使賢者居上不肖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居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

吾居二字作君一字

治兵

武侯問曰兵以何爲勝吳子曰兵以治爲勝又問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前卻如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也

勵士

武侯曰嚴刑明賞足以勝敵乎吳子曰嚴明之事非所恃也發號布令而民樂聞興師動衆而民樂戰交兵接刃而民安死此三者人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之饗無功而厲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有席有重器上牢次功坐中

孫子兵法卷之三十六

五作三

行有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有席無重饗畢而出乃又班賜有功者之父母妻子於廟門之外亦以功爲差數唯無功者不得耳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行之五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吏令奮擊之者以萬數吳子曰臣聞之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則作以



五十二  
字補

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以率討之固難當矣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以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魏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之過國其殆矣莊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乃慙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商君子

商鞅

六法

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然則法有時而治事有當而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也故法立而亂益務爲而事廢故聖人之治國也不法古不循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今民能變俗矣而法不易國形更勢矣而務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務者事之用

也國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法不當時而務不適民而不危者未之有也

脩權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則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矣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故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五

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賞則下不用數加嚴命而不致其刑則民傲罪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私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心也故法者國之權衡也夫背法度而任私議



皆不知類者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毀公者  
 誅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不以爵祿便  
 近親則勞臣不怨不以刑罰隱疏遠則下親上  
 故官賢選能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  
 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  
 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  
 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  
 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嫉賢  
 而不肖者不妬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六

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智  
 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  
 之治是猶欲無饑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其  
 不幾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追之非以兔為可  
 分以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盜不  
 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  
 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今法令不  
 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此所謂名分不  
 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紆之而況  
 衆人乎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  
 下師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則大詐真信巨盜愿  
 慙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  
 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  
 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  
 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為民  
 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備能知之萬民無陷於  
 險危也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  
 刑殺而不刑殺也萬民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

本書鬼  
作當

秩舊作  
六下同  
改之

去食下  
無欲

分上有  
名字  
黃作貞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七



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尸子

尸佼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是故  
子路下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涿聚盜也顛  
孫師駟也孔子教之皆為顯士夫學譬之猶礪  
也夫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錫使于越之工鑄之  
以為劍而勿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  
之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八

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  
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夫  
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  
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為易夫道以人之難為易  
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史籰  
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  
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隳  
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

玉之行也然則興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

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  
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  
愛惡親疏廢興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  
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  
國甚僻小身至穢汚而為政於天下也今非比  
志意也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以  
却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是  
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九

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  
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為下之子罕曰古  
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  
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  
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  
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  
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  
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  
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天子諸



而為作  
與改之

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則賤矣。是故曰爵  
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  
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  
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福無爵而貴。不祿而  
尊也。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存。君曰。孰知欒氏之子。  
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楫而答曰。君奚問欒氏  
之子為。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

莊子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  
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  
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  
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  
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清涓辭。君曰。以此  
田也。易彼言也。子尚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  
也。若此。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於天下  
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  
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心以為不義。弗敢視

也。口之所甘心。以為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  
心以為不義。不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為不義。  
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  
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  
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  
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為戮  
矣。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  
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  
而功多。干霄之木。始若蘗。足易去也。及其成達

莊子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也。百人用斧斤。弗能債也。燔火始起。易息也。及  
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挈江漢之水。弗  
能救也。夫禍之始也。猶燦火。蘗足也。易止也。及  
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  
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故終  
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於囹圄。解於患  
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憐。則終身無  
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天下。而務塞  
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



治於神，愚人爭於神也。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益天下以財，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分天下以生，為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盈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蠻夷戎狄皆被其福；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替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奮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安致也，覆巢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三



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剝胎焚天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瞿、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邊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疎、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

卷之三十一 十四

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知此道也者、衆賢爲彼、愚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皋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

卷之三十一 十五



三者合則行自見矣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幼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幼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六

故曰正名去僞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發蒙

若夫名分聖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與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過其實罪也

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此名分之所審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慎舉議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壯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七



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間諜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家人子姪和臣妾不力家富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今有大善者不問孰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有分無益已問孰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八

中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治則使之不治則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觀之猶白黑也陳繩而斷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服矣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偽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為人臣者以進賢為功為人君者以用賢為功為人臣者進賢是自為置上也自為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為也進不肖者者為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

恕者以身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為之無益於義而為之此行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爲上，言中義則言爲師，事  
中義則行爲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  
不脩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唯伯樂獨知之，  
不害其爲良馬也。行亦然。唯賢者獨知之，不害  
其爲善士也。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  
四曰度量。度量道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  
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奚以知其然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  
也。愛之愛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  
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  
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  
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  
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天無私於  
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  
者，得賢，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  
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

八景入

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  
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  
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  
至穢污，而爲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  
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  
入朝廷，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  
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  
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  
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  
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  
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  
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爲無慧。  
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  
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  
舍車而走者矣。

仁意

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



泉陶也舜無為也而天下以為父母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唯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是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雍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唯善之所在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平地而注水流濕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是故堯為善而眾美至焉桀為非而眾惡至焉廣

堯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為殉中國聞而非之怨則以親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怨身之也好亦然語曰莫知其子之惡也非智損也愛身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

怨身之好亦然

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隣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綽子

堯養無告禹愛辜人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為無私其於大好惡之中也為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

處道

堯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肆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胥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盲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眾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辨士之貴聰耳者眾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眾也孔子曰君子者孟也民者水也孟



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昔者  
勾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夫、  
死與餓、民之所惡也、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  
仁義乎、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而關  
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  
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  
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故曰、君誠  
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長服  
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衆、故曰、猶水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  
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  
者、謂之大仁、食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  
若、則皆咲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  
問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爲而  
人善、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  
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  
反之於己者也、以是觀之、治己則人治矣、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地  
若不載、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  
安將、是故天覆之地、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  
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  
燭遠、聖人正己、而四方治矣、上綱苟直、百目皆  
開、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  
正、則人不從、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  
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曰、天亂矣、難  
以爲善、此不然也、夫饑者易食、寒者易衣、此亂  
而後易爲德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申子

不害

大體

夫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故  
妬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  
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今人君之所以高  
爲城郭、而謹門閭之閉者、爲寇戎盜賊之至也、  
今夫弑君而取國者、非必踰城郭之險、而犯門  
閭之閉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



特疑特

令有其民而取其國矣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玉之美令孟賁成荊帶干將之劍衛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賢乎烏獲彭祖而勇非賢乎孟賁成荊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玉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為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疏疑跡

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為百當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

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鏡設精無為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為而輕重自得凡因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孟子

梁惠王

孟子見於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

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

義而已矣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唯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耳以利為名則有不利

之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取

也從王至庶人各欲取利必至於篡弒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意承受孟子對曰殺人也以梃與刃有以

異乎梃杖也曰無以異也以及與政有以異乎曰

無以異也以及與政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

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為政乃若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齊宣王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有之曰

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

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葛藟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

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

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也民以為大不亦

宜乎設陷阱者丈尺之間耳今陷阱乃方四十里民患其大不亦宜乎

公孫丑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

上先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

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有乍見孺子將

入於井則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此觀之無惻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

若禽獸非人之



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人首也。

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賊，害其性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匡，謂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匡。

者，賊其君者也。謂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匡，謂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匡。

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技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鎧也。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作棺欲其早售，利在人死也。故治術不可不慎修其善者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

其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又甚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舜從耕於歷山，及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也。

滕文公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曰：治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故治

於人者，食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食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治焉。舜使禹疏九河，決汝漢，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本書無不能二字，注食作養。

離婁

孟子曰：離婁子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言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

可。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

道，使百姓被澤，乃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自行。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既竭心



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也故為

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

法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即用是以惟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惡于眾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

不仁者逆道則播揚其惡於眾人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之內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

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芥草

臣緣君恩以為差等

告子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申非疾痛害事

如有能申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

人也無名之指手第四指也餘指皆有名無名指非手之用指也指不若人

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類類事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為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

水不勝火者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

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熟成也

盡心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趣農役有常時不使失

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逸矣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殺罪人者其意欲生人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也

慎子

天有明不憂人之闇也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

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之闇

也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

人之貧也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矣

聖人雖不憂人之危也百姓準上而比於其下

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矣故聖人處上能無



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有光明之德故百姓推而

與之耳豈其心哉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

養已也則聖人無事矣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

也衣之以皮儼則見之者皆走荀卿曰仲尼之

易之以元緡則行者皆止細布由是觀之則元

緡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跋踰窮

谷野走千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理有相須而作事有

待具而成故雖資傾城之觀必俟衣裳之飾蓋

挺越常之足必假藥物而疾故有才無勢將顯

蓬於溝壑有勞無才亦騰乎故騰虵遊霧飛龍

乘雲雲罷霧霽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

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

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隣家至南面而王則令

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

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

權重也弩弱而矜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肖而令

行者得助於眾也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

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此得

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

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古者工

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

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

工事可常古之宰物皆用其一能以成其一專

於過分之中役物於異便之地則上下顛倒事能淆亂矣百工之子不學而

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其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

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

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

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人之情也莫不自賢則

一人之所欲不必善則政教陵遲矣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

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理無由通通理以為

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為

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立

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法雖不善猶

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鈞

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賜得惡者不知

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使不上也明君動事必



由惠定罪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法者所以愛民禮者故欲不得干時必於農愛不得犯法所以便事當官貴不得踰規祿不得踰位惠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民無羨財羨猶溢也

因循

天道因則大因百姓之情遂自然之性化則細則其功至高其道至大也

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九

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矯情引彼就我則忿戾乖違莫有從之者矣

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

則上不取用焉夫君上取用必須天機之動性

久耳故放使自為則無不分之通然後上下交泰經世可得仕而使之則無不失矣故用人之自為不用

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

故聖人不求備於一人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

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

為資盡苞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夫人君之御也皆曲盡百

之能兼羅萬物之分因其長短就而用之文者為文能武者為武聾者使其聽盲者使其

視故理有盡用物無弄財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

者無不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也不擇其下

則易為下矣易為下則下莫不容莫不容故多

下多下之謂大上其下既多故君臣之道臣事

事言事其而君無事百官之屬君逸樂而臣任

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

故事無不治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

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為善以先君矣君好

善則羣下皆注善於君矣上以一方之善而施於衆方之中求其為瞻偏已多矣君偏既多而

臣韜其善則天下亂矣

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

之道夫所以置三公而列百官者將使羣臣各

藏其能百事從君而出衆端自上君之智未必

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則不

瞻矣假使其賢猶不可推一已之若使君之智

本書民  
雜以下  
因連上謂

應於



最賢以一君而盡瞻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瞻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矣言君之專荷其事則臣下不復以事為事矣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所謂任人者逸自任者勞也

知忠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十一

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

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

得寧其上

夫滅亡之國皆有忠臣耳然賢君千載一會忠臣世世有之值其一隆之時則相與而交與矣遇其昏亂之主則相與而俱已矣

忠而毀粹主君於闇墨之中遂深溺滅名而死

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

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

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義六親不和

有孝慈也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國家昏亂有貞臣也故明主

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

過脩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驕矜守職之吏人務

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吏人

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順以事其上

如此則至治已

此五帝三王之業也

亡國之君非一人之

罪也

惡不衆則不足

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

善不多則不足

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

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

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為存然而堯有不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十二

勝之善

言其善道不可勝言也

而桀有運非之名天下之惡皆歸

也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

枝也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

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

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

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與

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



不亂者君猶在也恃君而不亂失君必亂子有  
兩位者家必亂子有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在  
也恃親而不亂失親必亂臣疑其君無不危之  
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奪與從君心出  
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

輕無已

民之所信者法也今在賞者欲多在罰者欲少無法以限之則不知所論矣  
班奪與夫何解於怨望哉君舍法而以心裁輕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十三

重則是同功而殊罰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  
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鈎也非以鈎策為過  
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  
躬為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  
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君臣

為人君者不多聽

物有本  
事有原

據法倚數以觀得失

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  
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

唯法所在法令者生民之命至治之命天下之  
程式萬事之儀表智者不得過愚者  
不得不及焉

尹文子

大道

古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  
律均清濁以名替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  
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  
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則頑嚚孽  
孽可與察惠聰明同治矣天下萬事不可備能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十四

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  
備天下之事則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  
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  
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  
則處上有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  
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  
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  
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  
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

本書大  
道下有  
上字



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為、小人亦知言有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損於治、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故古語曰、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言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貴工倖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峻、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弃、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十五

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厝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厝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彭蒙曰、雉菟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者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者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矜、足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凌、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鄙、愚弱者不敢侮、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忤於眾、俗所共去、故人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十六



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合境不鬻異綵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聖人作  
大道下

聖人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二十七

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

時非故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

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

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食挹聖人措而不言

也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亂國有亡

國有昌國有強國有治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

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強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

與焉君年長多妾勝少子孫疏宗強衰國也君

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

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二十八

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  
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  
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  
國也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下不相  
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  
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強雖  
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語曰佞辨可以熒惑  
鬼神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於嗜好而弗敢  
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



揚之惡聞己之過也而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衆人之大情有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爲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乎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十九

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凡人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矣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懼之

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陣者必勇祿賞之

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者也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不必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焉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所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弗能制不可恕矣貧賤之望富貴甚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二十

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不與同苦樂故也雖不酬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者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不與人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不酬貧賤而人君不可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



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莊子

眩筮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

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

農氏當是之時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甘其食

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糞則無時懷意矣樂其俗安其

居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人至老死而不相

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弃其

親而外弃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

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智之過也

上謂至治之君者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智而無道天下大

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

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罟罾督務之智多則魚亂

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

文之逾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智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則無

也妙智詐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

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

天地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

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

用何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是三者皆非所以養意故辭封人曰始也以汝

為聖人也今然君子也天生烝民必授之職多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富而使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聖人鶉居無事而斯安也

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章率性而動無常迹也天下有道

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雖湯武之

應人未為不間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間也千歲厭世去而上僂夫

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僂乘彼白雲

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至之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

辱之有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

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天道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謂也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者也故可

書治身

卷之三十七

二十三

臣

得而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也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乘主用則非臣也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離萬物而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也而代人臣之所司使谷繇不得行其明斷而後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矣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

功成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為也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數度刑名

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

書治身

卷之三十七

二十四

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者也夫精神心術者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末學者古之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也而有尊卑



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言非但人倫之所尚也愚智處宜貴賤履位官各當其

才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

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

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禮法數度

刑名比詳古之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

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下斯乃畜下者也昔者舜問於堯

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做無告無告者所謂頑

也民不廢窮民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

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日月

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雨施矣此皆不為

而自然者也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

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知北遊

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也在道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二十五

自然非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矯

效之所由生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華也損之又損之以

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雖華去而朴全則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

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云予欲無言至人無為任其自為而已大

聖不作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無

者異徐無鬼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二十六

黃帝將見太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禹驂

乘張苦謔屢前馬昆侖滑誓後車至襄城之野

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

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曰知太隗之所存乎曰

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太

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何以異乎牧馬者故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既

過分為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尉繚子

高作集 屢作明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於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城高池深兵戰備具謀而守之也若乃城下池淺守弱

本古戰作幕

由五作信改之

卷之三十七 二十七

可取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故按刑德天官之陳曰背水陳者為絕地向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之伐紂也背濟水向山之阪以萬二千人擊紂之億有八萬人斷紂頭懸之白旗紂豈不得天官之陳哉然不得勝者何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善已智者謂之天官以是觀之人事而已矣

兵談

王者民望之如日月歸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

故曰明乎禁舍開塞其取天下若化故曰國貧者能富之地不任者任之四時不應者能應之

故夫土廣而任則其國不得無富民眾而制則其國不得無治且富治之國兵不發刃甲不出暴而威服天下矣故曰兵勝於朝廷勝於喪絕勝於土功勝於市井暴甲而勝將勝也戰而勝臣勝也戰再勝當一敗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本古戰作幕

由五作信改之

卷之三十七 二十八

戰威

今所以一眾心也不審所出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不信也出令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疑毋申事所以待眾力也不審所動則數變數變則事雖起眾不安也動事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難毋戚故上無疑令則眾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古率民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能得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能致其死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而後民以飢易飽國



上墓作  
兵後

必有孝慈廉耻之俗而後民以死易生故古率  
 民者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耻而後刑罰先  
 親愛而後託其身焉民死其上如其親而後申  
 之以制古為戰者必本氣以厲志厲志以使四  
 枝四枝以使五兵故志不厲則士不死節士不  
 死節雖眾不武厲士之道民之所以生不可不  
 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禮民之所以營也不可  
 不顯也必因民之所生以制之因其所營以顯  
 之因其所歸以固之田祿之實飲食之糧親戚  
 同鄉鄉里相勸死喪相救上墓相從民之所以  
 歸不可不速也如此故什伍如親戚阡陌如朋  
 友故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軌士不旋踵  
 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  
 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  
 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  
 而兵最急矣故先王務尊於兵尊於兵其本有  
 五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  
 士不選則士不強備用不便則士橫刑誅不必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二十九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政作功  
上事作  
和  
立作張  
通作成

則士不畏先王務此五者故靜能守其所有動  
 能成其所欲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  
 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  
 救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  
 卜筮而事吉貴政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故曰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聖人所貴人事而  
 已矣勤勞之事將必從己先故暑不立蓋寒不  
 重裘有登降之險將必下步軍井通而後飲軍  
 食熟而後食壘成而後舍軍不畢食亦不火食  
 飢飽勞逸寒暑必身度之如此則師雖久不老  
 雖老不弊故軍無損卒將無惰志

兵令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王者  
 所以伐暴亂而定仁義也戰國所以立威侵敵  
 也弱國所以不能廢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  
 以武為表以文為裏以武為外以文為內能審  
 此二者知所以勝敗矣武者所以凌敵分死生  
 也文者所以視利害觀安危武者所以犯敵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三十

四九三



將下善  
無甚字  
補之

文者所以守之也、兵用文武也、如響之應聲也、如影之隨身也、將有威則生、無威則死、有威則勝、無威則敗、卒有將則鬪、無將則北、有將則死、無將則辱、威者賞罰之謂也、卒良將甚於敵者、戰勝、卒良敵甚於將者、戰北、夫戰而知所以勝、敗者、固稱將於敵也、敵之與將也、猶權衡也、將之於卒也、非有父母之惻、血膚之屬、六親之私、然而見敵走之如歸、前雖有千仞之谿、不測之淵、見入湯火如蹈者、前見全明之賞、後見必死之刑也、將之能制士卒、其在軍營之內、行陣之間、明慶賞、嚴刑罰、陳斧鉞、飾章旗、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及至兩敵相至、行陣薄近、將提枹而鼓之、存亡生死、存枹之端矣、雖有天下善兵者、不能圖大鼓之後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孫卿子 荀况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一

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跋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故聲無小而不可聞、行無隱

本善備  
作備



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也、安有不聞者乎、

見善必以自存也、見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詔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詔諛者親、諫爭者疏、循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二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胡爲乎其不可相及也、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耳、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服、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

循作修

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直易、以開導人、不能則恭敬撙紉、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三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默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推禮義



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小人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禽獸行而欲人之善己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

荀子治要 卷之三十八 四

亦欲人之信己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

格其行  
後改之

修不耻見汚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誅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向方略審勞逸畜積脩鬪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已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

荀子治要 卷之三十八 五

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自化矣有灾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甚省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錘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陋屋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在本朝則美政在



能人所  
能之能  
若者作  
賢改之  
知者知  
人所知  
之知者  
皆作智  
改之  
上改之

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其為人上也  
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  
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  
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  
不從服、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  
何為其無益於人之國乎、昭王曰、善、君子之所  
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  
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  
謂辨者、非能徧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  
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  
相高下、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  
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  
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  
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宜、事變得應、言  
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君子無  
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  
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哉、  
請問為政、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六

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  
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  
則國家治、若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公平  
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  
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徧黨而無經、聽  
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  
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而亂  
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  
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如是則庶人安  
政、然後君子安位矣、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  
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  
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  
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  
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成侯嗣公聚斂  
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七



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也。節用以禮。裕民以政。殺裕民則民富。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也。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

法數制之。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輿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謂以政裕民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逸樂或劬勞。非特以為淫夸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為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之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鐘鼓管磬。琴瑟笙簧。使之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宮室臺榭。使以避燥濕。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為淫泰也。以為王天下。理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智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逸之。以養其智也。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八 八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八 九



意作德

也誠美其意也故為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權謀傾覆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將大危亡也是以臣背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勵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壹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調齊之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壹其防表明也故曰上壹則下壹矣上貳則下貳矣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矣大累矣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自也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得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齊閔薛公是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二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為人制之

無君字

國君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措之措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塞危塞則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矣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矣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矣故國者世以新者也改玉改行也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二者明主之所謹擇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八 一一三

忘作後

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忘治國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逸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萃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戀天下壹四海役夫之道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八 一一三



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已止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使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矣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十四

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矣如是則功壹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則雖幽閑隱僻百姓莫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

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治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十五

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湯武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政令制度所以接百姓者有非理如豪末必不加焉故百姓親之如父母為之死亡而不偷也亂世不然使愚詔智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為之死不可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人之所以來我也大國之主好見小利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社稷必危

甚作泰

三得者具  
皆作三  
德以之  
與者作  
與改之



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好詐，羣臣亦從而成俗。羣臣若是，則衆庶亦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是之謂傷國。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故明主急得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十六

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逸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賞不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

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十七

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四支之從心也。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姦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公正之士



以作之

衆人之瘞也。循道之人，奸邪之賊也。今使奸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以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替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臨尊，輕不得懸重，愚不得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十八

遠者，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阿子弟，外不可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唯便辟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

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僻也，乃舉太公而用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莫不爲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十九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謂之弼故諫爭  
 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  
 尊所厚也而闇主惑君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  
 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  
 傳曰從道不從君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  
 爭輔弼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  
 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界垂不喪故明主好同  
 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  
 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二十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  
 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  
 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  
 國之滅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國賊也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夫言用賢  
 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  
 不肖者之退不亦難乎夫矍蟬者務在明其火  
 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  
 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武君與荀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  
 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  
 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  
 然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戰攻之本在乎一民也  
 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  
 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  
 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  
 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  
 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之者莫知其所從出孫  
 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乎荀卿曰不  
 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  
 權謀勢利攻奪變詐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  
 可詐者怠慢者也故以桀詐桀猶有幸焉以桀  
 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赴水火  
 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  
 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  
 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  
 擊之一也臨武君曰善陳蹠問荀卿曰先生議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二十一

若無善  
附之善  
神之



修作舊

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修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修理，修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悅喜。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

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不能使之凶，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怪未生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不為人之惡，寒較冬，地不為人之惡，遠遠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輟行，天有常道，地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二十三

常數，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星

墜木鳴，國人皆恐，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異之儻見，是無世而不管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若夫天地之變，畏之非也。人妖則可畏也，政險失民，田蕪稼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二十三

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無安國矣。其說甚邇，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矣。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



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矣

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也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也從命則會獸不從命則修

飾孝子不從命乃敬也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

志其作

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干將莫耶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騮騷耳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致千里也夫人雖有

性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

閻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者亡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後之後之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務哉務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後之後之作謂之後後



後作故  
則作財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然後民不困、則貧窶者有所竄其中矣、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二十六

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甚省、而威行如流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威行如流、化易如神、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列從必辱、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欲無亂得乎、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留、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八

二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呂氏春秋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和平嘗

觀於上志古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

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

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陰陽之和

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

人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五子爭立無主喪

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

無私為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庖人調

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

之則不可以為庖矣伯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

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伯王若使王伯

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誅暴有所

本書伯  
王作王  
伯下京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羣書治要

三十八



私在則不可  
以為王伯

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

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

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務人使歸之、末也、務疆

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皆無其彊令之為

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大寒既至、民煖

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

聚、無利之去、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貴則觀其所進、富則

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賢也、近則觀

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也、窮則觀其

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守情

樂之以驗其僻、僻怒之以驗其節、節懼之以驗

其特、特、獨也、雖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

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

也、論人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何謂

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

門廊、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二

美美作  
美惡

情偽貪鄙美美無所失矣、言盡此先聖王之所

以知人也、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

之所甚欲也、顯榮、人臣人子之所甚願也、然而

人君人親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願、此生

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知理

義、生於不學、生猶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

也、尊師則不論貴賤貧富矣、神農師悉諸黃帝

師大橈、悉、姓、諸名也、大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學

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

成摯、湯師小臣、小臣、謂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

且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

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筮

賤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六賢者、未有不尊師

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

奚由至哉、至於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

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

重道尊師、故以絕滅也

筆作巫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三



音樂之所由來遠矣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

其上化猶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

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

也樂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必笑罪人非不歌也當

者雖歌狂者非不舞也雖舞不歡亂世之樂有似

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

其以為樂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

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

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諫諫以此駭心氣

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性生以此為樂則不樂不

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後淫也國愈亂主愈卑

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

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

音以鉅為美鉅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

嘗見倣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務以相過不用

度量不用樂侈則侈矣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

樂不樂非正樂也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主必

傷怨悲也此主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

也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

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香心弗樂

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樂五味在前

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者不樂者心也

心必和平然後樂心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

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夫

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

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

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

則生全矣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

矣法立則天下服服於故適心之務在勝理凡

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風俗俗定而樂化

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俗而

知其政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

音樂以論其教明論故先王之制樂也非特以

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止將以教民平好惡

行理義也平正也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主

上俗下



無宜恐  
有誤字

黃鐘之月土事毋作慎毋發蓋以固天閉地

也月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十二月也歲且更起

而農民毋有所使使大蔟之月陽氣始至正月草

木繁動動令農發土毋或失時發土夾鐘之月

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毋或作事以害羣生

姑洗之月達通道路溝瀆修利三月也時

中呂之月毋聚大眾巡勸農事四月也大

草木方長毋勞民心民當務農長育穀木

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孩五月也壯

本朝不靜草木早槁靜安也朝政不寧故草木

鐘之月草木盛滿陰氣將刑六月也立秋則行

也殺毋發大事以將陽氣將猶養夷則之月修法

飾刑選士厲兵七月也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

南呂之月趣農收聚毋敢懈怠無射之月疾

斷有罪當法勿赦九月也有罪應鐘之月陰陽

不通閉而為冬十月也陽伏在下修辨喪紀審

民所終審慎也終卒也修別喪服

周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為人主

也今王寢疾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

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

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

我也今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

重猶益也移咎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

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節其

辭令幣帛以禮豪士無幾何疾乃止止立國五

十一年而終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

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

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

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於

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曰可移於歲公

曰歲饑民必餓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

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

矣子韋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

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命今昔熒惑必徙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已下舊  
有字字  
刪之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昔也熒惑果徙三舍

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也家無怒咎則豎子

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

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

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

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

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食死者欲禁天

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

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

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渴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

除亂亦不可偃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能者

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也善用藥者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

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

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故方之於良藥故兵誠義以誅暴君而

振苦民民之悅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

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

射於深谿也義兵至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

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

接刃而民服若化若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

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人

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壹

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饑饑寒人之大害也救

之大義也人之困窮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

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

得矣得國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

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

死矣趙簡子有兩白羸而其甚愛之陽城胥渠陽城

姓胥渠名也廣門之宦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

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宦小臣也款叩也醫教之曰得白羸之肝

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通簡子曰夫殺畜以活

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羸取肝以與之

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宦左七百人右

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也人主其胡

可以不好士也



葬無葬  
死之死  
補之

孝子之重其親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弃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故有葬死之義葬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人不發掘不見葬動搖謂之重閉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疑故謂之惑也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今世俗大亂人主愈侈非葬之心也非為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辱不以便死為故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懈重尊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若之何哉厚葬必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言不安世之為丘壠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

闕庭為宮室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不可夫死者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壠上曰此其中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掘掘之必大富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十一

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古大墓無不掘者也而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之為樹也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無所興造不擾民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非惡其勞以為死者也為猶便也先王之所惡唯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也謂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多厚葬之也知所以愛



之者寔能檢故宋未亡而東家掘文公齊未亡

而莊公冢掘以葬厚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

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校友不

可不察也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

此之謂乎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

反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

惡其灌灌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言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

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豫讓公孫宏是已

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

君知公孫宏故為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

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

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

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

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自此觀之

故曰不能與之爭士

著無逆  
於之於  
字積之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九 十二

所是作  
竹謂

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必自知之然後

可可者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嘗事范氏中行

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

為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

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

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

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

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

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

以人於己也於猶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為從

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

難之言不能成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宏

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

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

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

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

士則國危矣

大王不好士則國危矣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九 十三



八作士

暫作暫

與作有

士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何如對曰義不臣  
 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暫為人君不得意不  
 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商鞅  
 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  
 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汚其衣與如臣  
 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即聽必悖矣尤過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色言語動作態  
 度無為而不竊鈇竊盜掘其谷得其鈇谷地他日復  
 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隣之子  
 非變也已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  
 故法為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  
 以組邾君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  
 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為甲必以組  
 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  
 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傷敗邾君不  
 悅於是乎止無以組以用邾君有所尤也為甲以  
 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十四

忌雖無為組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  
 公息忌之說累猶辱也凡聽言不可不察察者詳也不察  
 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昔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  
 士通乎己之不足欲以聞所不聞知所不知故也通乎己之不  
 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  
 夫自以之用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  
 主反此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至極聽者自多而不得自賢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  
 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  
 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  
 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  
 欲安而愈危故榮富非自至緣功伐也今功伐  
 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厚為誣無功伐而求榮富  
 詐也以虛取之為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由用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十五



人主孝則名章榮天下譽樂人臣孝則事君忠

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疲

北夫執一術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唯

孝乎故論人必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以所重

而後及所輕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貴貴貴德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

定天下也安定所為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為貴

德為其近於聖也所為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

為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為慈幼為其近於弟

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

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

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君亦詐

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

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

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為道雖今儉可後將

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

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

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

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

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

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返而尊

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焉足以霸矣

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隣國也

彊者勝其敵也大者使小隣國使小勝其敵則多怨小隣

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

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志約於得思

喪喪亡也有得必有失故思之也

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

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

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君亦詐

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

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

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為道雖今儉可後將

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

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

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

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善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故

卷之三十九 十六

卷之三十九 十七



賢於勇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

得也。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孔丘墨翟

無地為君。以德見尊也。無官為長。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其尊高而利己也。今大

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

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亂矣。武王曰：其亂焉

至，對曰：讒匿勝忠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

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

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遽告太公。太公

曰：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君子見機而作，

不待終日，故必先去。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固猶少。千里而

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

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

由至乎。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同。不知

其賢而用之，故不治。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

之所以長也。短少也，長多也。故亡國相望，言絕也。賢主知

聖人

得可作

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

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魏魏焉。山在其上矣。聖

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

右視尚盡賢於己也。故周公曰：與我齊者，吾不

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己，故曰無益我者也。以為賢

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得可與處也，禮之

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

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

也。用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十九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

至至於治也。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

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

人矣。人主好人官，好為臣之官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

多所不及矣。言力不瞻也。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

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

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奮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

自以，詔亦教也，以用也。則百官伺擾，伺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

並起，權威分移，政在門。此亡國之風。王良之所



以使馬者約審握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察其類毋使放悖放紛也悖亂也堯舜之民不獨義禹湯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也桀紂之民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僻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昊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作物形而物自成也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之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以其言之當君狂言臣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以其言為當是知其言之當有以知君之惑以其言之得知其言之得而得所以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知其惑也也當得不在於君而在臣待臣之今之為車者數也官然後成輪輿輻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也夫國豈特為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也

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二十一

方道思慮自傷也思慮勞精神也智差自亡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奮能自殃也凡姦邪險諛之人也必有因何因因主之為因猶隨也人主好以己為已所好情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心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也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為示能以能示衆以好唱自奮奮強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以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也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窮必窮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

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二十一

舊當上無君字補之

一書... 丹... 4 反之可



塞塞  
塞作屯

是之謂重重塞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

因而而不為因循舊法不改為也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有所教詔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

為道以奈何為實以不知為道道尚因循長委不違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

奈何為實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

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

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

仇人僕虜非阿之也用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

得不然也庖人則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則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故曰不得不然

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也宋人有取道者

其馬不進劉而投之谿水劉殺也投弄也又後取道其

馬不進又劉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

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

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

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也亡國

之主多以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

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

效作敗  
下皆同

適則敗所託而不可食威亦然矣惡乎託託於

愛利愛則利民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

導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蠶之

於塗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莊公以為造父不過也顏

闔曰其馬將敗少頃東野稷之馬放而至莊公

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放也對曰夫進

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猶求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三十二

其馬臣是以知其放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

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也識知也

重為任而罪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罰民進則欲其賞

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偽繼矣

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偽也是以罪召罪也召致故

禮煩則不莊業眾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

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不用而身為戮

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也矣

使賢以義唯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以



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也

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

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

惡之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故水鬱則為汚水浸不流曰汚

樹鬱則為蠹蠹蝨草鬱則為菑菑穢國亦有鬱主德

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之鬱處久則百

惡並起而萬災叢生矣叢聚故聖人貴豪士與

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趙簡子曰厥

也愛我鐸也不我愛也厥簡子家臣也厥之諫

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

中質正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愛惜而

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

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改此簡子之

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人主執民之命

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亡國之主必驕

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智驕則簡士簡賤自

智則專獨不吝忠良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無備

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士不盡規故欲無雍

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

三者君人之大經也經道

趙簡子沈欒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微

致之吾嘗好官室臺榭矣而欒微為之吾嘗好

良馬善御矣而欒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

欒微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絀吾善也所得者皆

過也所不進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吾善也故若簡子能以理督責

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

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

代之盛教也

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

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忠曰忠君

於君安信曰信民施信於民安勇曰勇去不肖勇於去不肖

也安敢曰敢用賢無疑武侯曰四者足矣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

患石之似玉者賢主之所患患人博聞辯言而

似通者達通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似之

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思則知之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九

二十四

我也下  
善無必  
字補之

必下有  
自字  
驕上有  
自字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自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直言也直言何從來至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亂國身不見汚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若能意者使謹乎論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三十六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短矧也以田於雲夢田獵也雲夢楚澤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淫惑也保申曰先王下以臣為保吉保大保官申名今王之罪當答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諾引席王伏保申束紉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痛

羣書治要 卷三九

開作駟 注上開 同

致保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起出請死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變更召保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贈放丹之姬務治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己能用疆弓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開而止開開弓也至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誣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七

而不實非直士其孰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在乎用三石為九石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戒慎之鞀欲戒者搖其鞀鼓也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故敗莫大於不自

五二二



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百姓有得其鐘者欲負而

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汎然有音恐人

之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之聞之可也

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亦由此

此自揜其耳之類也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失莊王見而問焉

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視人之友也布衣也其

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身必日

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

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

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敢交爭正

諫交俱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

吉主也臣非能相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

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為宮

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也

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官室哉特猶直也巧匠

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成就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官室

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某君某王之官室也

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之則不能

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

傷敗國家之所以危危亡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

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

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悅以其

財賞而天下皆競勸勸進通乎用非其有也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

傷病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

以不寒今民衣弊不禘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公鑿池不

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

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

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夫民未有見

焉未見其德今將令人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如寡

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也

可謂知君道矣

視作觀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九 二十八

書言治要 卷之三十九 二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跏彌子母病人間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為母故犯跏罪異日與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九

三十



遊於菓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三

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著無已  
字補之  
下已同

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觀行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三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闕于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日智有所不能立二日力有所不能舉三日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



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四

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伎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百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伎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

本書下  
心作私

主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照、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心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于人、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下無伏怨之患、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及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梨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文公曰、咎氏不欲寡人之及國耶、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

志作毒  
德改之



面目梨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道作通

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汝殺彘妻道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

曰特與嬰兒戲也會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戰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

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難勢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

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銜以刑罰為鞭策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速不如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如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良也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



舊無姦  
劫被臣  
字加之

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姦劫弑臣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八

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有參驗以審之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入之情也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

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也

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攬結也賞祿有功通志於眾凡為人主患在此志盈不逼下故誠也故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謂人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九

亡國破家失人者也微子去而隆寧戚到而齊興殷滅伍員奔而楚亡是以明君賢臣屈己而申人夫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其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逾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矣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自來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接之以禮厲之以辭崇士之禮厲士以見危授命之辭則士死之夫將師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養士如此乃可加兵於敵也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



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逆流而飲之夫一  
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  
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也達軍幕未辨將不言倦

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與衆同也是謂禮將是謂禮將與

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將與士同

危衆如一體而不可離也可用而不可疲不疲者以主恩養

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萬夫恩以接下則士歸

人蒸養郭隗以致樂毅是也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

惠施恩士力日新推此之樂惠而施恩於人皆

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

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兵為天下雄賞罰

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

振所得賢則敵國畏威而振怖也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

下而不可驕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

功臣倦將專已則下歸咎將自滅則下少功善

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則下

盜將內顧則士卒慕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衆不服

自拒諫以下將犯此一條則衆不服以其違主道有一則軍無式式法也

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衆乖散則國亡故曰禍及國也

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

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

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

者至求賢材士至求戰則致死故曰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

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

死矣

姦雄相稱郭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

所私今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

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岩穴士

乃得實故傳說涉而殷道興四皓至而漢祚長得治之實也

軍勢日出軍行師將不得專進退由內御之則

功難成凡師出專制不稟命於內稟命則無威無威則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則功不成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持天下之危故天

下樂安之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天下願

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除天下禍

將不得專作將在自專



禮之故澤及人民則賢歸之恩澤治人民澤及昆

蟲則聖歸之萬物得其所賢人所歸則其國強

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賢者之政降人以禮禮服

揖讓恭謹故曰聖人之政降人以心心服教化

禮降可以圖始禮服道化者心降可以保終

心服道化天下和降禮以禮降心以心

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逸而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

荒不修德政而務務廣德者強也務崇節儉廣

道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則兆庶正於

也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多善者得

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到矣一令逆

者則百令失君令一逆民不從一惡施者則百

惡結一惡得施則百故令施於順民惡加於凶

人教令施於順化之民則令行而不怨羣下附

親矣教令當刑法值百姓悅之親附之也

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是也有守節之

志者不可以威刑脇是也故明君求臣必視

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視其為人所執致清白

之士脩其禮四皓九志不屈於革命之主致守

節之士脩其道不可以非而後士可致而名可

保保猶全也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

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既熒火臨不測而擠

欲墜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淡者何重傷

人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相是天道也天道樂

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

死人失道而亡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

賢聖內則邪臣外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

是邪臣內則賢聖斃惡來任而比干死無忌內

外失宜禍亂傳世荀失內外之宜為子傷賢者

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德流子孫

昔鮑叔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故曰德流子孫也

妬賢者名不全昔龐涓妬孫臏身死於故君子

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



利百民乃慕澤慕思君之恩澤也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刑以此刑殺以此殺政得其所以亂無由生也

新語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十四

朽其作

本古作

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為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智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眾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

無為者乃有為者也秦始皇設刑法為車裂之

誅築長城以備胡越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

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奸愈縱秦非不欲

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大衆刑罰大極故也

君子尚寬舒以褻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

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

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

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十五

木長作

寧畏法教而為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而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高山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夫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勅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兵於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應之以儉驕淫者統之以理未有



令作五  
取作九  
相作所

長章本  
書為加  
草

是章亦  
案前章

畢作安

珍作宗

上仁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  
易俗豈家令人視之哉亦取之於身而已矣衆  
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為曲以白為  
黑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天下之易見也然  
而目繆心惑者衆邪誤之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  
駕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  
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信其直目而從邪臣之  
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  
其是非沉於闇昧之事乎

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有人告曾子母曰  
參乃殺人母方織如故有頃人復告之若是者三  
曾子母投杼踰垣而去夫流言之並至衆人之  
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畢況凡人乎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大梗梓豫章  
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則為  
衆木之珍仆則為世用因江河之道而達于京  
師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上則備帝王御物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六

而作不  
吳作監

吳作監

下則賜公卿庶賤而得以備器械及其戾於山  
陵之阻隔於九派之間仆於塊礫之津頓於窈  
窕之谿廣者無舟車之道狹者無徒步之蹊知  
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斯之時尚不知道傍  
之枯楊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材  
器制斷規矩度量賢者補朽短者接長大者治  
樽小者治觴彼則枯槁而遠弃此則為宗廟之  
瑚璉者通與不通也人亦猶此

夫窮澤之民據犁接耜之士或懷不羈之能有  
禹皋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者也  
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能然身  
在尊重之處輔之者強而飾之衆也

夫欲富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建  
功興譽垂名烈流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  
乘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  
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  
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恃刑者民  
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城故設刑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七



雜作鳥

軍作刑

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不患薄、布賞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事眾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迺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九

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乘大國之權、杖眾民之威、軍師橫出、凌鑠諸侯、外驕敵國、內刻百姓、隣國之讎、結於外、羣臣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之戰、三君殺於臣之手、皆輕師尚威、以致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三君強其威而失其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足作用之二字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虞山、柘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採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繕不足好、以快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力疲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於是為齊衛陳宋所伐、賢臣出、邪臣亂、子般殺、魯國危也。故為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莊公之謂也。

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遠望、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洲之眾、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利而昏於道者、眾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行而慎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懷璧玉、要環珮、服名寶、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臺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九



百仞金城文畫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  
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  
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  
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  
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玩好之物弃於下瑇瑁  
刻畫之類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下夫釋  
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捕豹翠消筋力散布  
帛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豈不謬哉

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二十

何以言之昔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  
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王斯乃口出  
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效吉凶之  
符壹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  
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  
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  
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  
何況刑無罪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世衰道

王莽  
代改之

失非天之所為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惡政生  
惡氣惡氣生災異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  
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  
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

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無  
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  
貢而至麟鳳白雉草澤而應殷紂無道微子弃  
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  
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二十一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  
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  
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  
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  
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目不淫於炫燿  
之色耳不亂於阿諛之辭雖利之以齊魯之富  
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之壽而行不易然  
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凡  
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

心作身

遠當作



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勝而不知攜李之可以破亡也故事或見可利而喪萬機取壹福而致百禍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蚩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今之為君者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為臣者不師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義正也為子者不執曾閔之質朝夕不休而曰家

書治要 卷之四十 二十一

人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閔其無人無人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賈子

賈誼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

書治要 卷之四十 二十二

國大悅墻薄亟壞繒薄亟裂器薄亟毀酒薄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脆嘗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

主作因

下可作

脆嘗本  
書作危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愈。

鄒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也。故以鄒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脇，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隣於鄒者，士民向方而道哭，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鷁於城之隙，使史占之曰：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三十一

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冠，以示有勇，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嘿然昏於得失，不知治

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王者學問

不倦，好道不厭，慧然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三十二

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往，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晝學道而昔講之，二年而美聞



宋人迎而復之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詔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踏亂國人不暇晉師伐之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也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不以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

不以作以不

所下有以字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三十六

曰臣之言過也君曰吾所以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知也君之所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代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梁大夫有宋就者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

其瓜瓜美楚人竄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撿梁亭之瓜皆有華焦者矣宋就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華字

亭字有之為二字

賢其作耶夫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二十七

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對曰不翟國也惡見此臺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葺葺弗剪采椽不刮然且翟王猶以為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逸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焉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為原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人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人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



師智足以爲勳厲行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職之所守君不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忤於鄉曲道路談說不忤於朝廷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愁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二十八

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帥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霸與左右爲國者強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而待聞之於政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

政下有也字

心福之本  
必失福之本

謂民無不爲命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故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否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二十九

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



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士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是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三十

以湯以桀之亂民為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為強周武王問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鬻子對曰攻守戰勝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

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為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 三十

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而民無夭竭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興賢良以禁邪惡賢人必用不肖人不作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

財作順 夫端作 大逆



無以其  
後世之  
五字

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以其後世之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也當矣。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淮南子

原道

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故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眾不害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能與之爭，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峻筮筴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本經

凡人之性，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直所以飾



舊無和字補之

哀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足人給，父慈子孝，兄弟弟順，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故聖人為之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不能贍其用，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年之喪，非強引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弛，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冒，思心盡亡，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一畿，千里為畿諸侯一同，百里為同也各守其分地，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

本注作天子不滅國詩侯不滅姓古之政也

以代之。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而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徙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主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矣。

**主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壹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諭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舉無過事，言成文章，而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

政作正 壹動作壹度



聞作聽

罰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黈纁充耳所以辨聰黈纁所塞耳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目安視則淫耳安聞則惑口安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

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炤海内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亦遠矣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舫舟浮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騶駼原國名在益州

舫舟作幹舟

西南出千里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

薄出險阻由此觀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炤海内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四

疆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閨門重襲以避奸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斟酌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五

主道圓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中工可以追速是故聖人之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詘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賢主

四下若無其字梅之



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  
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  
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

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芥之材猶有不棄者而

又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鄉邑之所不

譽非其人不肖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廉之

上山也大獐不能跋也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

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

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

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於豪釐之

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

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捕鼠

也今人之才有欲平九洲從方外存危國而乃

責之以閨閣之禮人事之間或佞巧小具脩鄉

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

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鬚毛而以刀伐木也皆

失其宜矣

人主之賦斂於人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

無民字

民饒饒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供養

欲舊作

其欲高臺層榭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狹廬

土

室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香也然民無

糟糠菽粟則明主不甘也匡牀衽席非不寧也

然而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

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憚怛於民也國有饑

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豐穀登

乃始懸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

無哀人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

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所以効喜也衰

經管履所以喻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象於

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

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

勤財置君臣相疾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

笙彈琴瑟是由質介冑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

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

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

其所下  
舊無以  
字補之

天地之  
數在天  
下之大  
數在天  
有作或  
從或作  
人其作  
陳

羣書治畧

卷之四十一

六

羣書治畧

卷之四十一

七







齊俗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也拯舉孔子曰魯國必好教

人於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

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

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在而不可

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

矜偽以惑世仇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也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

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

治身則失以治國則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

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

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

清意平物乃可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

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則波

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

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四夷

測作既

九洲服矣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

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今吾欲擇

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

孰是孰非客有見人於季子者季子子客出季

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僂也

慢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

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為

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

言忠而益親身疏則謀當而見疑也親母為其

子治抗秃血流至耳見者以為愛之至也使在

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

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

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即橢面形不變其故

有所圓有所橢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

身而待物庸遠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治世之

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



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

脛者使之踏鑿長脛以蹋押者使入深疆脊者使之負土

脊疆者任重也眇者使之准僵者使之塗僵人塗地因其悅也各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

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

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擎輕重不失銖兩聖人

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

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材不可專用

而度量可世傳也夫待要褻飛兔而駕之要褻飛兔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二

皆一日則世莫乘車待西施絡慕而為妃西施絡慕

萬里也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

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古好女也

治國之道上無苟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

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

然為行者相揚以高揚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

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

寶調文者遽於煩繞以為慧爭為詭辯久替而

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

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

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

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

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疆者無以

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

身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

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

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

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三

天下之淳以清為濁人失其情故其為編戶齊

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

足倫之夫乘奇伎為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

守正脩理不為苟得者不免乎饑渴之患而欲

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且夫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

農事廢業饑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饑寒

並至而能無犯令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江

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什陵阪上



高上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  
人溺尚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  
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  
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  
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  
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  
則欲省求贍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  
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刑不能禁也  
道應

隆在豐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四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

惠王魏惠王  
惠子惠施也

已成王甚悅

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  
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  
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  
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  
在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此之謂也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  
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

事上者  
有以字

去之

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而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日今趙氏之德行  
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  
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  
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  
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  
王之意薛公田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日因問美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五

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  
公故人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  
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宓子治單父三年

宓子子賤也

而巫馬期

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往觀化焉微視之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  
者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  
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宓子之德至  
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宓子何以至  
於此孔子曰仁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



於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汜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則可以正治矣。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六

舉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其所不行也。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鬼魅無信驗，而狗

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七

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於牖里，嘗試處強大之勢，而脩道德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慮乎？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

晉書作

著作以  
王二字



人之所以王而及益已之所以奪者趨亡之道也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也

治作名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

君子治要 卷之四十一 一八

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

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狠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

君子也君子作仁一字下同戇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

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

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

情辭餘無所誘慕脩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

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篡殺矯誣非人之性

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

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脩度量之

故也何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將施

令曰斬首者拜爵而曲撓者要斬然而隊伯之

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

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

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

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

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故達道之

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不弃非其有不索也恆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十九

盈而不溢常虛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壺榼

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

術度量食充庖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

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

之富不足以為樂矣

詮言

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

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

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釋道而

伯作附



任智者必危，弃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

說山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絀，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儉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考說山字亦之

尤作有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二十

人間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通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蹟也。垤，封也。是故人者，皆輕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夫之巧，猶不能生也。俞夫，黃帝時醫。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二十一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繆伯，晉大夫，鼓，此翟。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餽間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取？繆伯曰：間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

聞或作聞下及注同

天作對註同



用之

秦族

聖王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季子治單父，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田漁皆讓長，長者得而斑白不負載，斑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賢堅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彊，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有精氣所與之，故總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

善無處  
邪至改  
之六  
補之  
季作客  
海舊在  
故改之

書言治要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附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室家樂妻子，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蒐，簡車馬也。書言治要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入學序序，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

墨作皆



人作之

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破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篋刺其皮爲龍文。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瘡流血之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人下有  
一字

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申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躡蹠，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安爲，勇者不安爲，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踴馳，百事並作，聖人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闢矣；以積土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惠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遵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德樸素故民無慝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家老異糧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婦跪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統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三十六

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禁奸非不輟也然而不可行者為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為法也故仁智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三代之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

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

材也伎藝畢極三材也巧文辯而不免於身死人先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齊王建任者不立雖察惠捷巧不免於亂矣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二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為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為壺鼎，槩杆無其用也。君子能因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眾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洲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

不得作而不

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合者也。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罾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偽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



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徒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于外為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

齊書治要 卷之四一二

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斂也為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

禮下有  
儀字

充下其  
有以  
刷之

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界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

齊書治要 卷之四一二

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驪騮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矣



海春作  
宛春  
天寒乎  
哉云云  
七字作  
天寒哉  
我何不  
寒哉

者下有  
之字

準作距

衛靈公當隆冬興眾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  
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  
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  
飢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為言  
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  
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  
納新者不知有且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  
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  
薦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輓船登高絕流者  
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  
眺胡代向清風者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  
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  
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  
東向仗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  
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  
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  
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  
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五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兇  
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閑是以  
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眾民不知所由也法令眾人不知所避也  
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  
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  
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  
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  
姦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捫焦不能禁非網  
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  
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  
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  
於棧閣吏不能徧觀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  
滋眾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眾上附下  
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  
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  
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六



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鈹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七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人者

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醫不以多刺為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八

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媞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弑惡在峻法之不犯



和作思

或以下  
六字本  
書同疑  
有誤

任作行

嚴家之無捨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瞻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譎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九

舊無厚  
字補之

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為忠，斂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基，而社稷為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勸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前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十



本書為  
徒作又  
死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  
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  
擔戟行歌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  
者其罪何若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  
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為徒  
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  
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  
子曰何若會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  
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  
稷危辨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  
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為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  
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  
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  
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  
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  
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  
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一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  
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  
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  
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  
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  
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  
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  
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一

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  
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  
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  
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  
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  
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為東面之  
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  
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一



撮作攝

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悞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趣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十三

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

變作更

以作謂

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禍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妬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衆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為明矣、魏龐參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十四



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羶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十五

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圓缸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殼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龍作駭

辭作稱

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兩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羊作羶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羶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一六

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矰之憂蠶蠶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田作字



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遇爨武子、爨武子曰：獵得獸乎、

侯作而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十七

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

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十八

而見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紆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

三作二

舊無此  
羣二字  
補之



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壹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女樂退詔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為王后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

莊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九

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眾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士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

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隣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

莊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二

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齊作謹補作說



張作棟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  
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  
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也文公  
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  
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  
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  
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  
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  
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  
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  
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  
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  
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  
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  
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  
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驗其意  
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  
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  
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  
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  
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  
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  
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賢也

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  
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  
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  
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  
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  
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微爵祿者固輕其主其  
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天子傲爵祿吾庸敢  
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

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

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

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

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無以粟於是倉



黃上右  
為字

利作計

糶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糶，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鳥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二十五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鬚飾冠帶，願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佞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關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佞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一人也。王能

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顛非之。臧孫召子顛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二十六

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

德厚范  
史注易  
地

丁則疑  
之記史  
注作之



思疑忠  
政

為疑偽

亂疑詐

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灾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  
 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  
 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  
 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  
 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  
 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  
 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  
 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  
 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為求、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二十七

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  
 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  
 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  
 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  
 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為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  
 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  
 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  
 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  
 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  
 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  
 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  
 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二一八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說苑

劉向

君道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  
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  
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  
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一  
道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  
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  
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  
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  
道使然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  
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  
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  
為田疇夔為樂正倮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  
為大理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  
子者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  
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  
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  
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  
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  
行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二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顧謂  
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  
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  
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  
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  
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  
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



人戒

臣術

本書

前上右  
之字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  
 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  
 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  
 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  
 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  
 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  
 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  
 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  
 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食飲  
 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  
 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  
 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  
 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  
 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三

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諛外貌

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

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

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

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

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為輕重私門成黨以

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

曰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四

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

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

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

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

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

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

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為九

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猷舉繩



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奸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五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也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

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

我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

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

以義使不得為非者吾以為次賞勇壯強禦難

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

吾復以為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

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

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子固為首矣吾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六

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華燭滅乃有引美

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

妾衣者援得其纓待之矣促上火視絕纓者王

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

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

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

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而却敵卒得勝之

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

華作燈

待作持

二作三



久舊作  
人改之

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前敵久矣臣乃  
夜絕纓者也

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已來不復樹人矣  
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  
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  
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  
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  
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  
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  
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  
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種作樹

荀子治身

卷之四十三

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  
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  
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  
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  
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  
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進之作  
進闕

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  
致之者化使然也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稀其刑  
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  
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  
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  
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  
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  
不賞則善不勸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  
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荀子治身

卷之四十三

八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  
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  
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為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  
特牛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  
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  
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  
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  
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者是公



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曰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

哲無固  
逸之  
字傳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九

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十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由入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

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

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非其人

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

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

處繼絕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

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

民從湯去張網之三而夏民從以其所為順

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

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



一頁... 丹... 3... 虎... 夕

心作必

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齊桓公設庭燎暮年而士不至於是其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十三

四方之士相勢而並至齊宣王坐淳于髡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驥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

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繪帛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與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哥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窮乎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十四

仁作行



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十六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會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盼子將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

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是齊王更使盼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將僅而得免至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盼子之為人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

法誠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法誠作敬慎



無曰字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十七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誇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爵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

教丹乎、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善說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閻丘先生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賜父老無徭役、先生又不拜、王曰、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一八

過乎、閻丘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脩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少可以得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少可以得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



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修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奮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反質

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侈靡奢秦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十九

以刑殺為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糞成山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與馬文

生上有侯字

節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賈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暗上聲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敝久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為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二十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也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



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已為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

吳作七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忌慙而退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二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却關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隄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為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馬孫怨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為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二為世之庸多材少不勝眾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蹕殊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眾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為國造事眾間之則反見疑豈不當合遂破諸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

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眾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傳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間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已之設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眾多不可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盡記則事曷可為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為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為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干求便辟趨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



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為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為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四

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靡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為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為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知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五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眾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眾、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眾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荆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

墓書治畧 卷之四十四 六

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為務是為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殺膳之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為政不善見叛天

矢射當

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心言冤號與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災即教使更為曲突而徙遠其薪竈家不聽後災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擊及滅止而烹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

墓書治畧 卷之四十四 七

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燹頭爛額反為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鬪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



流統

導承

但最俱

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為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為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褒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八

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為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為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為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鱖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即小睡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

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鱖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為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為存，而反為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為怨，惡人為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為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為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鷙，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九



用悉民

及恐反

彈當作  
天下當  
稀作字

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  
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  
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為不  
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逢火候騎至雍甘泉  
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即與之結和  
親然後邊甯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  
為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  
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  
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  
書言治要 卷之四十四 十一  
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  
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為十五  
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  
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  
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  
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  
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  
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  
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

夫城災

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  
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為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  
甚者也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  
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  
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  
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  
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  
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為徙  
書言治要 卷之四十四 十二  
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  
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  
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  
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  
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  
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  
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註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  
天逆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



慮慮

貞忠

章置

去

乙當為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眾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侷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寧由奚豈眾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貞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姦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十二

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為先帝為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即以是論論人主寧可謂曰何為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為矇矇乎

皇忠星  
坐帝之  
帝怒行

於此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十三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本書  
作聖



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極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為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十四

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辨為末辨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烈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也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眾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偽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十五

界說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  
 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  
 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  
 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  
 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  
 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尚之。  
 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  
 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  
 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辨屈蹇之辭，  
 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  
 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為烈士也。  
 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勢竊名，以取濟渡，夸末  
 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  
 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以檢養，  
 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  
 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  
 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

養生寶

卷之四十四

一六

必作心

徒下有弗能卷三字

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  
 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  
 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  
 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  
 所固也。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  
 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  
 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  
 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關  
 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  
 照。故共鯀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  
 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  
 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  
 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  
 乃始駭，閻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  
 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  
 明君莅眾，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  
 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

養生寶

卷之四十四

一七



上聖作  
望  
夫作員

無居字  
尹疑

無諫字  
校作採

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  
 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  
 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  
 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  
 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  
 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  
 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  
 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卻宛得衆  
 蒸書治要 卷之四一四 一人

二與字  
共作以

善無服  
字神之

道下有  
術字

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  
 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  
 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誓節合符故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  
 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  
 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  
 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乃其人弗  
 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  
 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  
 蒸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十九

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身之  
 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  
 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  
 灸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  
 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  
 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  
 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  
 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氓乘  
 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



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冗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

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為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眾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

固作賢

至作成

羣書治要

卷之四一四

三二

謂作為

三上右使字

宿作節

自而外至理也作權啞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

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替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

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者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

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宿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妬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

羣書治要

卷之四一四

三十一



用作明  
喚作阪

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喚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騏驎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

君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二十一

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徼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

徵至爾  
今舊作  
未實取  
令改之

屈作折  
挾作巧

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挾此為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君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二十三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

一作全  
名下有  
揚



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為左右所鞫，案更為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勸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而不足，勢亂也。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二十五

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二十五



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為麴鼓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鼓，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麴鼓，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出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二二六

云為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二二七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政論 仲長子昌言

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語政浸衰而不改習亂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本傳述作

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琢換易可復為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

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

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

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為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

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

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

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

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

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無繁疾二字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為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倚奪何者其頭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外不知所云則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



下況其  
餘故四  
字楚衍  
文

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而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為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魯孔丘，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厄則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為豎子所譏笑，其

羣書治要

卷之四一五

三

善無下  
川之下  
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不厚為之制度，則皆候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替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梲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

羣書治要

卷之四一五

四



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為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登則飢餒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為根民以穀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為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既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栴之飾而破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輜梓黃腸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慕耻

羣書治要

卷之四一五

五

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迫為盜賊拘執陷罪為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之貢堯舜所不嘗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為褻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風內憂

法疑

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戮以為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理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六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

法疑



艾威以官為忌諱，逖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為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偽，為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為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七

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勅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實，貪饕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泉破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焯醢中，令脆易冶。孔又編小刀，牟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動，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

兵鈍甲爽，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為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牢利任用為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翫無所懲畏。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八

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



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競撻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無廢於府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攝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九

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睥睨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助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効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

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辨治故紕已復進弃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一

雖屢下恩澤之詔垂卹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二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勛垂竹帛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及



帝上疑  
脫字  
或三帝  
當作

中興後、上官象為并州刺史、祭彤為遼東太守、  
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  
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漬漬紛  
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  
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  
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  
官、自受終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  
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文宣擬式、亦  
至隆平、若不克從、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一五

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  
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眾乎、  
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  
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  
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為天下通率、聖王知  
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  
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為士者、習推讓之風、耻言  
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  
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  
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  
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  
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  
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  
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  
取客、客庸一月、千菹、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  
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  
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  
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



嗣絕迎之不足相贖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  
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  
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  
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  
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  
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賜其匱使足代耕自供  
以絕其內顧念奸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  
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  
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十三

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  
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  
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  
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  
犯罪者輒亡奔隣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  
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  
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  
六七年乃壹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比  
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壹赦百姓忸怩輕爲奸

尊疑遠

非每迫春節微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  
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暗噫況不  
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  
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  
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蹙兩  
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  
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  
際未嘗不赦每其今日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  
更始是哀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十四

抑邪之道也昔堯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  
赦者痤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  
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  
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  
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  
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  
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寔德是



爲而非刑之收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十五

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耻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耻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總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十六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



其聲音激厲其廉耻塗塞其虧隙由尚有胥心之逸念踴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插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姦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一七

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恒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弟也妻之於我愛

用怒行

超疑超

且媒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弟也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効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此歎唾盼盼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爲超走是供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一八

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宏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姦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論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



犢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為維綱帝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撓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良審也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一九

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誠也下世其本而為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舛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世下有  
晚矣

簡郊社慢祖禘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為之檢欲無所齊法為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二

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効子孫相襲家



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臺榭則高數十百尺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被綈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夫會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防闔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芻蕘雉菟者得時往焉隨農郊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虔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

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矧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間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



人嘗作之

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剗摩困苦難為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子矣

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為起非也為太子時太傅即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為之起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

墓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二十三

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傅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剗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宏天德益聖

猶上恐脫聖人二字

性也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不踰矩況於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剗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深練金錫何以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故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

墓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二十四

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為疾痛在於膏肓此為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忘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為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為厚也何必友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於我心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

忌惡當作志

友恐當作久



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  
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食之不飽則不能食  
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  
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  
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  
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  
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  
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  
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二一五  
憎無所偏幽閑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  
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  
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  
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  
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  
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  
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  
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  
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

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  
疾子孫之爲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  
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濟  
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  
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  
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  
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  
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二一六  
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  
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  
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  
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  
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  
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  
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  
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  
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



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郵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為善惡，以喜怒為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蒼龜積於廟門之中，犧性羣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為本，天道為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令夫王者，誠忠心於

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為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二十七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二七八

今當作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恒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淫巧以蕩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微不至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

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愛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

宋作進

本書變作定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三

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謙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

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仇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察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

答慶作讒嫉

督作督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四



勸功四曰衰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救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止也恕者仁之術也止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

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二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二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

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

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憂傷國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

若無乎字補之

真上恐脫則字

精作情之

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飭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偽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

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

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

下字上有字



商德作

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義作公

不任所愛之謂公唯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

主在政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闕清靜發孽

君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七  
不作茲謂主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針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乎曰

人非下愚則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

君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七

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

導下有非字先作引

人臣有二罪一曰導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細

進諫作止之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



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衆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衆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繇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衆之寇凌疆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九

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慝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慌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

已矣作  
不近也  
三字

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沉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一

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也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已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睿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



仁德  
安其安

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

卷之四十六 十一

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爲人役也

人之爲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

墮下有  
於字  
撫其心  
作謂于  
張  
及作反

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卷之四十六 十二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

知在攻

亦有善  
作未良



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裡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棊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警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為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十三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已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加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十四



俱作植

子疑之誤

舍旃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  
如己者須已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  
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廩則水縱友邪則  
已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  
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  
弊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  
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  
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

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  
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謀謀  
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  
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  
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  
作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者殺之為其疑衆惑民  
而澆亂至道也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  
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  
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

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  
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  
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  
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黻衣繡  
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  
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  
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  
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  
為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  
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  
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沉居富貴之地而  
行其政令者也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  
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  
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  
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  
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  
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



勤作動  
思作志

皆以作  
以人皆  
三字

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人之思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已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不見謗聲若雷而己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効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十七

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銷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十八



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堯幽滅于殷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鱒蘧伯玉而獻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十九

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虢有官之奇舟之橋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內實奸邪外慕古

君子則  
著作君  
子情改  
之

日難作  
難白

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鉄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二十

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讎豈為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

一第... 冊... 頁...



類作  
其親  
親

德安  
死

類下  
焉

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  
 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填鹿歆之如  
 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  
 至之有乎苟寵穢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側殺  
 戮不辜宮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  
 多財力匱竭怨喪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外  
 內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蝸蝓  
 臺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經歌樂如號哭酒醴如  
 滌滌肴饌如糞土眾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  
 甚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一

我也如是其甚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  
 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  
 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  
 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  
 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  
 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  
 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  
 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

不勸  
懼上共  
有民字

禮記所  
以二字

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  
 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  
 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  
 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  
 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  
 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  
 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  
 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  
 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  
 甚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二十二

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微幸罰重則  
 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  
 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  
 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  
 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  
 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  
 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  
 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為至痛



在下立  
文下

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  
 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  
 簡易其將弃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  
 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  
 欲施乎己而已非為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  
 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  
 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  
 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  
 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三

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  
 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  
 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  
 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  
 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  
 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  
 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  
 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  
 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

潛  
作

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慕  
 我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  
 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為典式傳示萬代不刊  
 之道也

昔之聖王制為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  
 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潛上之愆而人役財力  
 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  
 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  
 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二十四

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  
 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  
 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  
 勞筋力日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  
 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  
 今之君子尚多貧賈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  
 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  
 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



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  
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  
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  
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  
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  
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  
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  
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  
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二十五

典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  
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  
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誠作姦讒  
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並開府近士  
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  
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  
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  
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  
於渠彌魯隱公死於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三二六

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  
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  
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  
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  
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  
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  
遺命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  
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絀降之  
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



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  
 遂走尚梟譚禽配敵圖二子既滅臣無餘紹遇  
 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  
 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  
 馬地方二千里眾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  
 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  
 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  
 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  
 宗廟為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  
 稱其類已久之為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  
 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  
 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為之先  
 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  
 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  
 出為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  
 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  
 忿怒之色日發誚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為嗣矣  
 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七

魏志注  
所引共  
論數下  
有心字

忌恐當  
作忌

試恐當  
作試

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  
 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  
 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  
 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以增其  
 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  
 去士民間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  
 加此琦豈忌晨梟北大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  
 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  
 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偽辭奔喪內  
 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劓請罪  
 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  
 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  
 之固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  
 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  
 前無不烹菹夷滅為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  
 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於  
 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厓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二十八



事挾宜愠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傲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理冤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既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矣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二十九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艷女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誡于後作內誡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間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

問疑

續疑

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爲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廟梁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追妬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爲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尚爲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爲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履其房棟宇未墮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三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羣書治要卷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劉廙別傳

政論注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劉廙別傳

備政

夫為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既成衆稅不安則梁棟為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為之並廢善為屋者知梁稅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棖與之共成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也善為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為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覩一非之為小也輕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輓轄之在車無輓轄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為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覩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

者夕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為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衰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為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為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為



必須至  
心也百  
三字恐  
當連正  
文  
連疑存

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為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為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

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  
不入，人非鍼，不微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  
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鍼而  
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瘳  
亦速，良醫急於速瘳而不恃鍼入之無恙也。明  
君急於治平而不恃  
亡失之不便亡也。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三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効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為之制，使不為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卑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賈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慎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四



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為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違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為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妬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為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為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一七

五

審愛

為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已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已成敗於所闇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弄疑弄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為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質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臣故故為君者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計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先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為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為

羣書治要

卷之四一七

六



成恐戒  
或威

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  
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荷賞名而實窮  
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為為忠  
者不利則其為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  
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為不忠矣為君者以一  
人而獨慮於眾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聞  
又況庸君之能觀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  
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  
故篤私交薄公義為己者殖而長之為國也抑  
舊詩治學 卷之四十七 七  
而割之是以真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  
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  
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  
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  
昔人曰為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  
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  
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

美疑美

阿下恐  
有說文

有下不  
字悉從

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  
思其所以為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  
淺其事以求其指搗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  
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  
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  
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  
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  
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為悅心易  
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  
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  
塞於側為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為天下  
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  
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  
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  
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  
下易所是一君為臣而萬臣為君也以一臣而  
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為人所  
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



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為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臯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為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眾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觀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九

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足況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為泰故君稱元首臣為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義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十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為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耄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烝子啖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



乎夫安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効以文相叙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誠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叙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効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

脩疑循

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藏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泰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悉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



名刻二  
字板符

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宏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  
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  
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  
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兼持天機豈近於元  
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間漢為新家哉推計之始  
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  
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桓範

為君難

書言治要

卷之四十七

十三

或曰仲尼稱為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  
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  
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  
也治水禹也稼穡禹也理訟皋陶也堯無事焉  
而由之聖治何為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為難也  
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  
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  
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為也是以天  
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

於澤者天以為負負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  
君以為耻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  
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  
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  
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黈纆  
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  
無事不慮服一絲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  
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  
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罰

書言治要

卷之四十七

十四

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  
涸汚之人移薄偽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  
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  
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  
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眾而賢才寡是  
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  
父不能皆得騏驥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蹊轔必  
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  
輔羣下均養小大審覈真偽考察變態在於幽



思上恐  
有說字  
二軒字  
疑一有  
誤

士疑言  
作上或  
主

冥竊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  
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  
効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  
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  
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  
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  
慮之以奸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  
慮之以奸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  
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  
君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一五

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有和同  
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  
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  
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  
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駸而辭訥外  
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  
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  
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  
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

危字上  
下疑有  
脫文

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  
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  
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  
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為易言臣之事君  
供職奉命勅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  
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  
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  
君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十六

爲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  
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  
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  
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  
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  
之難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  
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代之聖明己爲一世之  
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  
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



以上疑脫是字

鄙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  
 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為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  
 然為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  
 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  
 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  
 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  
 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苟所謂大臣以  
 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  
 從己身而眾善自君發為羣寮之表式作萬官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十七  
 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為邪臣所  
 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  
 釋忠計詭而為非善事變而為惡罪結於天無  
 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即時伏劍賜死  
 淺者以漸斥逐放弄蓋比于龍逢所以見害於  
 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  
 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為小臣者得任則治其  
 職受事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  
 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

專下疑脫則字

若為苟諛字

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  
 其卑庶賈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  
 至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  
 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  
 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  
 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  
 下者或妨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  
 非受誅於秦龐涓則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  
 脇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為難也為小臣者一當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十八  
 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  
 愛主媚不求與竈而已若為苟若此患為外人  
 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  
 公俠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  
 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  
 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  
 平爰盜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  
 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為難也為外  
 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



典恐苗  
作與

未之有  
也符

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  
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  
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  
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為左右所輕重貴臣所  
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  
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於魏  
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被讒於燕章邯畏誅於秦  
斯又外臣所以為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  
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十九

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  
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  
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  
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  
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  
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  
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  
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  
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

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  
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  
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為弊乘  
伯樂執轡即為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  
遇禹湯則為良民遭桀紂則為凶頑治使然也  
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  
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  
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二十

治本矣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  
故為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  
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  
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  
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為政  
以正己為先教禁為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  
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



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為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為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

身治國也

要莫大於節欲

傳曰欲不可縱

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二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術也以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

事也 以恐有 股文誤

純當作

莊王誤 作共王 其能當 作楚其

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嶰巖之山抵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是疎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獠獵而忘歸於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艷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謀壞後垣而出之此能拂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隣國恭王終謚為恭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一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王用其刑也詳而行之



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鬪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三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

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懸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弭隱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二十四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甯成郅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辦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



士子以

其整飾  
當作字  
類其

無字恐  
衍

是申韓寤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為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眾。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者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為先。行事務邀時取辨。飾望上官。

書言治要

卷之四十七

三十五

尊嫡

凡先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

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姪勝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書言治要

卷之四十七

三十六

生說言

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傳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拂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為。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際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



于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耻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為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七

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隣，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為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

面恣而  
字誤

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

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

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

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

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

寔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

帷幄之內，沈溺於詔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

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

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二十八

而不可得，視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

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勲德，思詠政惠，此蓋

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

考之，導實有勲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

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

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

而為盈，亡而為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耻

庶幾疑  
有誤字

等重疑  
有誤字

見之商  
恐有誤  
字



也

銘誅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  
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  
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為臣無忠誠  
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  
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  
貨刊石紀功稱述勲德高邈伊周下凌管晏遠  
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二十九

人相踵稱以為義外若讚善內為己發上下相  
效競以為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  
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誅  
諡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  
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効豈不  
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宏大道述明聖教推演  
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當時可行

疑疑姓

疑疑篇

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  
唯篇論椒儻之人為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  
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  
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効名作書論浮辭談說  
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  
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  
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  
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  
疾矣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三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偽行要名而姦臣以偽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偽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偽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隩譬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踴然自以為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瓌瓌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訛偽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

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為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偽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偽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



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驪兜何遷乎有苗夫奸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為繼踵千里一人是為比肩而舉以為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奸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為君父乎是猶斃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為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即趙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三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眾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為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梏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眾以至少御至眾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四



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  
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  
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  
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  
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  
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  
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  
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  
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五

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  
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  
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  
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  
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  
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  
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恆不得其所欲而  
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

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  
疎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  
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  
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  
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  
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  
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  
則民不偷兼聰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  
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六

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真實者起自羣臣以  
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  
易慮反其端慤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  
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  
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  
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爲  
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聽也然則君人  
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



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為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偽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

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

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為安及其為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

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偽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

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

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為名不為苟得以儉安不為苟免而無耻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已立壞之於闔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柔足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

一萬二千...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四十八 七



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  
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  
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  
體也凡趣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  
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  
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  
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偃樓而走晏平仲辭其  
賜邑此皆守滿以冲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  
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九

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以榮慕而君子  
之所以爲耻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  
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  
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  
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  
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  
所長不以怫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  
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  
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殺而

取上疑  
有疑字

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  
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  
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  
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  
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僞取  
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  
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  
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汚焉而不辭  
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一

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  
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  
其後不爲管仲卽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  
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卽爲翟黃耳安有壅君蔽  
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  
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皂白也  
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  
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



義利為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趣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拚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為功。君子寬賢容眾以為道，小人微訐懷詐以為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耻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十一

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孔子曰：為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之為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十二

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為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溷。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瘖而為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為大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為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韃纒充耳，所以拚聰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



以探民情是為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為君也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為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污也是以為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偽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十三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為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十四



輕重之叙、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眾共之、眾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為法不具也、以為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誅、眾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十五

躬脩元默、論議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積密、文書盈於机格、典者不能徧觀、姦吏因緣為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之主、不放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聰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治成辭於手也、孔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十六

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闕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

固疑問

効悉効



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十七

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泚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聞一聽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官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趙

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爲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十八

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尚爲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爲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賢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

賢當作  
監



養真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麗服適體、遠眺迥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遊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鯨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間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破霧縠、襲纖絺、處華屋之大廈、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一九

重蔭之元堂、褰羅帷以來清風、烈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屨、疊茵累席、居隩密之深室、處複帶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燄燄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

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典語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為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二一

其功、然猶誠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耻粟丘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為、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慎官人、故周襄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為宰、單于震畏



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為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為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耻之。天子據率土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為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歷蘇不嫌登禹，親仁也。魯子不為宥父，遠惡也。以能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二十一

昭德立化，為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又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入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則眾惡懼。昔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思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効之以事，能

推事効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為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既登，百揆時叙。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嚴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二十一



良材，即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莖，股肱情哉，庶事墮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各理下其字疑行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負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誡之以刑罰，故明誠以効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任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三十三

登賢之問恐有脫字

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不權辱。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三十四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



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効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政，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勲，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二十五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

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奪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被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二十六

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雍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及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輸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梁旨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



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膏梁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率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且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二十七

日側忘食恕已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窳窳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飴輕裘累煖衣裳重疊則欲民皆有温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勳祚享長期者也

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媾死葬無以相卹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不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八

二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傅子

傅元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為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安，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

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為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財，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為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紂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



相取作  
將相可  
取

子下有  
也字

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因矣、韓信去楚而  
 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  
 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  
 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  
 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於戮、  
 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  
 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  
 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  
 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  
 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  
 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  
 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  
 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道之  
 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  
 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  
 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  
 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  
 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三

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  
 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  
 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  
 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  
 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  
 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  
 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  
 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  
 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  
 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  
 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  
 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  
 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為之、謀、秦孝  
 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  
 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  
 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  
 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四



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椽橈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叙矣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五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飭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參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

價作貴

善無其字補之

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為碑鐫石為虎碑虎崇偽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勤偽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六

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為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為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成



典作正

賤和機

內作問

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弃本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偽於市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

書言治學

卷之四十九

七

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賈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

釋書作廢改之

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兼并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已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

書言治學

卷之四十九

八

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耻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



西巴不忍而放麀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九

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

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欺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十

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



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滄海胡越不勳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十一

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不嘗之寶獨宿於野其為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代之其秦之謂與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

大罪非終乃惟皆哉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惠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十二 獄緩死也則安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安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亂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

併上疑 脫感字



法刑之  
法疑任  
字誤

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恒失其中也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

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

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

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

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

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

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

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

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

衍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

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

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之於下

是以仁讓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

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

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

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

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一三

衍作衛  
既食於  
人四字  
無

改作欲

羣利  
每大字

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

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教

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

吏之清也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

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

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

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

身遠不足以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

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

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

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

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

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

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

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

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

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因而身黜不移之

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一四

主上有  
八字



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為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為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為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

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十五

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

基未基

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量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

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十六

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為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畏作威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



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即修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十七

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弃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趨之趨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耻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十八



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十九

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為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虢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為之癘瘁，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安，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二十



未作夫

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眾流之不至者多矣。眾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石厚子也，石碯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三十一

是之謂公道。未在人上，天下皆樂為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眾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開實寡。外

無法字之

倦於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眾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按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三十二



尚下有  
其字

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眾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為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

然下有  
愛字

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二十三

周景同

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檢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

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

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二十四



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儲而并兼之際塞事有儲并兼之際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二十五

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尅民爲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常橫求相仍弱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

民而下  
悉有開  
字

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別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二十六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



惡當

懈而為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  
 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  
 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  
 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  
 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  
 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  
 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  
 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  
 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  
 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  
 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  
 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  
 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  
 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  
 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三十七

常下有 由字 推役修 作推修 割作割 上感疑 行

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  
 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  
 佞臣推役修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  
 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  
 殷以亡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  
 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  
 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  
 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  
 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或問佞孰為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  
 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  
 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  
 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  
 不欲為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  
 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  
 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  
 辭自利而已顯然善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三十八



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大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為害深，下佞形露為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明法者，所以齊眾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三一九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爨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為火水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三十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袁淮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為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

一

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鞅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為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耻，導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為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為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為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偽者也，是故失威失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

二

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紆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



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隣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羣書治要 卷之五一三

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

治疑法



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習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蟬賊也明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

五

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袞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

卷之五十  
足

奏上  
似

求實不可以偽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偽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為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

六



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  
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  
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  
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  
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  
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  
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  
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  
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七

疑問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  
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  
與法首尾也又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  
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為政則亡國之兵  
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  
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  
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  
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眾物備舉人  
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眾善

不以一過掩眾美不遺小類不弃小力故能有  
為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  
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慝  
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眾  
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  
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  
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  
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八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為袁子稱  
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為其官爵也  
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  
不安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  
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  
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  
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  
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說非明者不能  
察也姦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為之容說人主不

漫  
恐富  
作  
後  
設  
定  
備  
生  
語



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爲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姦臣之言，已拚於人主，不自以爲非，忠臣以逆逆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爲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破髮而爲狂，有竄伏於窟穴，此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微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闇其大，今賢

者固遠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於上，姦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闔閭霸，及夫差立，錫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耻，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於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身達，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荆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舊本作  
有改之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  
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  
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  
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  
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為男女  
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為廉耻之教知足之  
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令民德厚矣故聖人貴  
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用賢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

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  
其舊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  
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  
無茲不可得也為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  
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  
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日以大體期之二曰要  
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

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  
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  
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  
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  
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為齊將者無有自疑  
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為能信一不  
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  
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士十室之聚能任天下  
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  
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  
大臣故也寬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為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  
詩人疾措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以虛  
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  
世俗以公刻為能以苛察為明以忌諱為深三  
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



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樂為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虛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以至公處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於仇讎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敬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為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愆伏也

貴公

漢書治要

卷之五十

一三

受當作愛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為國之本也公也者為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為國者一不欲為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之則國分為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瞻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輕重即頗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即姦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以勝會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即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即目不別精麤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受者即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

漢書治要

卷之五一

一四



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  
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日食二日兵三日信三者國  
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  
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  
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  
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  
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

十五

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  
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  
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  
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  
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  
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  
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  
富也故率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日儉以足用  
二日時以生利三日貴農賤商四日常民之業

五日出入有度六日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  
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修貴  
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  
散貨布則并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  
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  
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  
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  
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  
祿壹出於已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趨下矣夫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

十六

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  
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  
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  
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  
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  
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  
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  
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  
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



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故為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為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為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為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藝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十七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破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分之短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甯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為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官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為明奚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足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祿具賞罰以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

之疑父

藝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十八



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偽、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為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為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為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以為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並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

則賢能不勦、數赦則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為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於一、而傷

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為也、故所俘虜、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曠弩於百萬之眾、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為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



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為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為不可罰也必以為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夔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二十一

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二十一

相賞之問疑有脫字

疏疑跡

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偽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干祿者不邪是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為仁明法之謂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為之先



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膳去樂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者乃愛人之心也滄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也先王制為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之聽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為也

抱朴子

葛洪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不慎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芷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

本書不  
慎作類  
一字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

二十三

舊無尾  
之至庚  
十六字  
補之

梁作良

是以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豐累也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豪鋒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甚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之近欲輕召灾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醜是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

二十四

觴誦温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僂僂舍其座遷載號載敗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机筵或顛蹙梁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慙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儀毀而荒錯之疾



動作聲

發鬪茸之性露而傲狠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谷而不憚以九折之坂為蟻封也或登危蹋頽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迹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營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熾火烈於室廬遷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老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先後構灑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眾患於須臾結百痼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能否料瀝雷於小餘以替遲為輕己傾筐注於所敬

楚書治夢

卷之五十

二十五

邦作邦

慙慙變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忽怛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為病猶展政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噏及其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蒼海如盤盂仰譁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樽銜杯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趙武之失眾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眾我寡良箴女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楚書治夢

卷之五十一

二十六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斯頹敬讓莫崇傲慢



成俗疇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  
盛務唯在樽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  
不離綺襦統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  
不聞清言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  
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駭野於是馳逐之庸  
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  
者猶輕毛之應颺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或  
下逮婦女往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唱之  
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於言輕之不塞  
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  
之辭焉得嘿哉其有才思者之為之也猶善於  
依因機會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夫  
疏拙者之為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  
與蚩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  
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  
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厚  
構隙致禍以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  
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二二七

輪作於

以作於  
按次者  
各反

願作爲

并作弄

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  
哉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言  
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詭調以  
杜禍萌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  
逆耳之規恢美而無直亮之鍼艾群惑而無指  
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捐  
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  
捷過人之辨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  
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  
已哉然敢為此者非必篤願也率多冠蓋之後  
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  
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  
榮位或以婚姻而成貴戚故并毀譽以合威柄  
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逼步高清論  
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  
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其  
下者作威作福以鞆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  
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一

二二八



也

刺驕

舊無人  
無至則  
為七字  
補之

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矣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也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為之可悲者也舊無人無至則為七字補之不修善事即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

二十九

舊無經  
字補之

能經久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毀辱天官又移添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或叨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為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

三十一

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剜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聰也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削高馬以適昇車削跗



蹀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剖尺璧以納促  
匣也

結作盡  
減食作  
食毒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  
而窮兵以侵隣猶鈔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蝮  
蝎減食以中蚤蝨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闇於地根芟燬  
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  
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三一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  
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  
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  
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  
或放之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  
失色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終